

淵鑑類函



三公總裁一

原杜氏通典曰記曰虞夏商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視大國之君漢官儀曰倉頡作書自環者謂之輔背私者謂之弼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則用之無則處其位不如且關故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天文三台以三公法焉三台星名伊尹曰三

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周成王作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傳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義者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公名曰三孤孤特也

三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貳三公弘大道化徵信天則三太周之三公也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命也

九命則分又以三少為孤卿與六卿為九馬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周禮正義曰按禮義云

陝為二伯又以三少為孤卿與六卿為九馬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周禮正義曰按禮義云

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又周禮王畿有六卿每一卿則公一人蓋一公領

也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其任也故周禮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

人于此欲與之謀也羣吏謂府史也州長卿遂之官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衮與王者之

子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春秋九命作伯尊公曰宰言其於海內無不宰統焉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

司空主土是為三公漢初惟有太傅太尉後加置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家帝時議以漢舊無司徒故定

司空史記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王莽居攝置四輔官初王莽為左輔豐為右弼大司徒為右

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弘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王莽居攝置四輔官初王莽為左輔豐為右弼大司徒為右

輔位上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後漢惟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司徒司空光武初認司徒司空

太師非太尉公主天尉太常衛司徒公主人應廷尉司空主地部宗正少而分部九卿漢制三公職稱蓋石

一歲共食萬石也蓋多以九卿為之若天地災變則皆策免自太尉徐防始焉後漢變者唯免太尉自徐防為

至魏黃初二年始罷此制漢制三公不與盜賊若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頸而前司空破張舖入觀天子亦行

此制汗流當背自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輿為下凡拜公天子臨軒六百石以上悉會直事卿贊

拜御史授印綬三公讓然後受至安帝時三府任薄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眚變咎則責免公台靈帝臨朝

遣使者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自溫始也至獻帝建安十三年乃罷三公官魏初復置與後漢同

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然皆無事不與朝政初封司空崔林為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封丞相已為荀悅所議

其失同也黃初二年又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末年增置太保晉武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

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義陽王子初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顛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

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馬詩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遂以太傅太保為上公論道經邦變理陰

陽無其人則闕蓋居者甚寡年給菜田十頃田賜十人立夏以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又給虛費二十人持班

劍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其太尉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為三公及晉迄於江左相乘不改之制不改前代三公策

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廢而不行至晉拜石鑿字林為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始有詔令

會遂以為常十六國姚泓借號受魏于博士淳于岐岐病私親省疾拜于林下自是公侯見師傳皆拜宋皆有八公之官而不言為八公也齊時三公

惟有太傅梁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國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從公開府

者亦置官屬陳以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為贈官三公之制開黃閣廳事置鴟尾後魏以

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上公也大司馬大將軍謂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公北齊皆有三師二大

三公之官並置府其府三門當中門黃閣設內屏三師二大置佐史則同太尉府後周置六卿之外又改三

師官謂之三公並置三孤以貳之少師少保少傅而以司徒為地官大司馬為夏官司空為冬官如姬周之制無復太

尉三師之號宣帝又置四輔官師申國公李穆為大左輔隋國公楊堅為大後丞隋置三師不主事不置

府寮但與天子坐而論道置太尉司徒司空以為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北齊置府寮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

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埽除其位多曠攝行事尋省府寮佐置公則坐于尚書都省朝之眾務總歸于臺閣矣煬帝即位廢三司官唐復置三師以師範一人儀刑四海置三公以經邦論道變理陰陽祭祀則與並無其人則闕天寶以前凡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增五代時多以異藩鎮及贈官馬希範張全義安元

並太師馮
行讓太傅

宋承唐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爲宰相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

預政事赴上于尚書省凡除授則自司徒選太保自太尉舊在三師下由唐以來至宋朝加重加以太尉居太

傅之上若宰臣官至僕射致仕者在位久近或已任司空司徒則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師則爲異數自趙

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政

和二年九月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真相之任司徒司空

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爲次相之任

遼北面于越府有大于越無職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軍功者不授遼國最尊之官猶南面之有三公也太

祖以遙輦氏于越受禪終遼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魯屋質仁先謂之三于越南面置三師府太

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又有三公府太尉司徒司空此皆南面朝官之長公師府有掌印官一人 金三

師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皆正一品師範一人儀刑四海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員皆正一品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 元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正一品銀印以道燮陰陽經理邦國特示尊崇太祖十二年以國王

置太師一員太宗即位建三公其拜罷歲月皆不可考世祖之世其職常缺而僅置太保一員至成宗武宗而

後三公並建無虛位矣又有所謂大司徒司空太尉之屬或置或不置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

置三師三少蓋亦不恒有也馬祖常上言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如此極比者聖上踐阼之初

沙汰冗濫尤慎此官近歲屢有閒雜人等如沈宗攝汪元昌輩亦受司徒徒竊恐天下後世傳爲口實非便

仁宗延祐五年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濫冒太尉司徒國公接迹於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忻悅近聞禮部

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九此輩無功於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閱閱貴重勳業昭著存留

一二餘並革去制曰可 明國初設三公府正一品府罷而李善長徐達以丞相兼太師太傅常遇春以上公

贈太保三孤無兼領者太祖高皇帝下江左因勝國之舊爲五等爵以贈勳臣及文武之死綏者其後有王公

侯伯之典而罷子男至公孤絕不以爲贈太宗文皇帝罷公孤官仁宗洪熙中復設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

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侍上左右備顧問咨幾務無定員無專授爲勳戚文武大臣兼官加官贈官文官惟贈得

授官部 一公總載

三公時置公孤官以居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等於是加贈姚廣孝胡廣得少師馬京少傅畢鏐得少保文臣之贈三孤自廣孝等始宣宗宣德中寵夏原吉其卒也欲爵之而不果故特崇以太師而蹇義因之文臣之贈三公自原吉始嗣黔公沐斌之薨欲王之則無功欲毋贈則不容已故特優以太師勳臣之贈三公自黔公斌始周太保尚文之卒岳都督懋之戰歿宜伯而靳之一崇以太傅一崇以少師武弁之贈公孤自尚文懋始少詹鄒濟贊善王汝玉爲仁廟舊宮臣故即位而贈太子少保賓客文臣之得贈東宮大僚自濟汝玉始王一寧侍郎也以閹臣而得太子太師三品之躡得三太自一寧始

三公總裁二

原章昭辨釋云公貢也才德兼於人人咸貢薦於王而用之也辨云公猶取正直無私也故曰公字從八公音背八古之私字昔私則爲公者也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元曰帝上帝藉天子藉天子田千畝以供上帝之案盛

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推未發土三公九卿皆御也御進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春秋孔演圖曰諸

侯爲外蕃三公爲中輔春秋元命苞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主閭德宣符德立題宋均曰皆升文昌三台也立題題自

帝之德行能之爲言耐也天官器人各以其材因而任之則分職治其象以見符能今之合字也春秋漢舍注其職矣能之爲言耐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

擊曰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孝經援神契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司徒司馬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

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許慎五經異義曰今尚書夏侯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

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

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

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石周公太公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

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又曰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絀職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

伯絀職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

王命行天下爲其威故抑之明有所屈伯也皇甫謚帝王世紀曰三公者知通乎天道應變無窮辨于萬物

王命行天下爲其威故抑之明有所屈伯也皇甫謚帝王世紀曰三公者知通乎天道應變無窮辨于萬物

之情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四時而御風雨如是舉以為三公之事 應劭漢官儀曰今太尉司徒下書州郡

事文皆稱公 漢禮儀曰天子稱尊號曰皇帝者曰制稱制言曰詔稱民有言有詞曰陛下今皆施行詩云肅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詔令之義三公三人以承君蓋由鼎有足故易曰鼎象也 徐廣

衣服儀制云三公安車駕三特進駕二 又曰太康七年詔依舊三公既拜為之小會 **增**六典曰三師訓導

之官也蓋天子所法師大抵無所統職然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 陶氏職官要錄曰三台

擬三公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 **原**河圖祿運法曰舜以大尉受號為天子五年二月

東巡狩至於中州與三公諸侯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也 環濟要略云三公者謂太師太傅太保也

師王所尊也傅助王事保安也保王身也凡此皆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殷時有阿衡伊摯佐之太甲改

為保衡皆三公官也有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副助三公者也孤者不掌官桀然孤特 應劭漢官儀

云武王克殷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 舊說以司馬司徒司空為三公周以司馬司徒 太師在太傅

上太保次太傅無不總統秦漢之際並無其官至高后唯置太傅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立師

傅保之官位在三公上崇號為上公東漢以後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太尉與大司馬恒不兩置歷代

傅保常曰上公後魏書官氏志云後魏尊師傅保為三師五代史百官志云北齊因後魏亦曰三師後周依周

禮又以師傅保為三公隋初又為三師煬帝廢之自漢魏以來皆開府置寮屬至隋省寮屬 漢書曰鄒陽上

書曰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 又曰丞相孔光初為御史大夫時董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

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

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謀

議大夫常侍 **增**漢書曰王尊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

美風俗為職知石顯等專擅權勢不時白奏無大臣輔政之義 又曰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

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又曰董望之奏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原**又曰新都侯王莽為大司

馬秉政權彭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耄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瑛填溝壑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淮陰太守行春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爲吉凶拜賀曰聞三公車輪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後弘果爲太尉 又曰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驕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繩袍以示之曰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三公位而徵爲太常卿 又曰胡廣在台輔三十餘年經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疾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徒三登太尉及爲太傅其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又曰黃憲同郡陳蕃爲三公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不敢先佩印綬矣 又曰陳謙字伯謙爲御史中丞同郡宣豐時爲衛尉司徒位缺尚書欲案以補之咨問于謙謙正坐不荅豐亦因士大夫謂謙曰位不可妄假人三司位重上和陰陽下訓五品豈可得處宣豐何人而欲居稷卨之官傳語者媿而退 又曰元始中賜馬宮策曰入稱四輔出備三公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 又曰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舉刺之官黜鼎輔之任 原司馬彪續漢書曰楊彪字文光博覽衆書有恭孝稱至司徒太尉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三公恥復爲魏臣乃稱脚擊不復行魏文即位賜杖几延請之又使著鹿皮冠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 後漢書曰虞詡薦龐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爲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崔烈廷尉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烈時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寮畢會帝顧謂倖者曰恨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注曰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之美也或作棘根本也烈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

臭耳烈怒舉杖擊之鈞走烈罵曰死卒父搃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 仲長統昌言法議篇云光武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政有不理猶加譴責策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行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耶執旣如彼選又於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

原魏志曰高柔宇文

惠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

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勲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

輔之臣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

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有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

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 又曰文帝即王位鍾繇復爲大理及踐阼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

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又曰崔琰

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

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後林禮毓咸至鼎輔

原蜀志蔣琬字公琰

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左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

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晉書曰庾嶷弟純字謀甫門宗最知名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早有公望 晉八

王故事曰太康七年正旦日蝕詔公卿大臣各上封事其咎安在汝南王亮與司徒舒司空瓘上言三司之任

天地人也乾道不普故水旱爲災人倫失序故兇奸不禁乃者荊州之域妖災仍興任城國都水流變赤延三

朝之始日有蝕之孟陽節過堅冰未消臣等瑣才叨優高位可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就顯戮以答天意謹

免冠徒跣上所假章綬詔曰夫陰陽失序朕于天道政刑失中之所致也其使冠履勿復道 吳鈞齊春秋曰

柳世隆字彥緒太尉元景弟子也器望清華音吐雅潤宋孝武聞而奇之後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孝武謂元

景曰卿昔以此職遂至公輔今復以加世隆令卿門三台不絕也 唐張延賞奏故事冊拜三公中書令讀

冊侍中奉禮如闕即以宰相攝之 宋王旦沈默好學父祐深器之曰此兒異日必爲三公輔臣因手植三槐

於庭以爲識已而果然 宋真宗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彭王元儼同日除制加太保三公竝除雙員

原三足

六符 梁濟要略曰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漢書曰六符孟康注曰泰階三

沈約宋書云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臣按禮記云士紳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即異鄭元注云三公之與

天子禮數相亞故黃其閣以亂為四輔斥天子宜是漢末制也晉官品令曰三公錄駁段工相之音當為三公

三公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設四輔及三公武所贈刀懸樂皮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必

為害以子有台輔之量故相贈後享果無設樂之制太常韓非言尺背私曰三公象鼎則有樂

宿懸于殿庭下有司奉非祭相贈後享果無設樂之制太常韓非言尺背私曰三公象鼎則有樂

德成禮記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則樂施樂施則禮備禮備則樂成禮記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則樂施樂施則禮備禮備則樂成

兩傅子曰三公正而國治見上法三光象五岳也數三者法三光下見三公二理陰陽節風

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及至額遂拜而祥獨長指而已曾經邦平國周書故推三公論道禮邦

宇頤考與高柔鄭冲同為三公漢光武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告於三公具瞻所歸

平邦國理陰陽無所不統天子具瞻參聽不可用非其人蕭赫制尹氏具瞻參聽不可用非其人蕭赫制尹氏具瞻參聽不可用非其人

於王三宥然後制刑公簡員奉職東漢光武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告於三公具瞻所歸

大儒元老荀子儻效篇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又君道篇上賢使之為三公弘化王隱落水平世南史宋

瀟因送湖州刺史王僧虔履道樓宗先在僧皮筋中大聲曰有道高行清操謝宗所恃以崇道弘化王隱落水平世南史宋

河伯不受淵大怒曰寒士不遇趙宗曰我不賣袁門得富貴焉能免寒士三公蔡廓夢松植槐吳嗣主傳注

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史中丞多所糾正帝嘗云蔡廓漢光武為方世三公蔡廓夢松植槐吳嗣主傳注

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下詳總載二責吏事舉謠言漢光武為方世三公蔡廓夢松植槐吳嗣主傳注

掌水土營城邑浚溝洫修墳坊事此所謂吏事責三公也東漢蔡邕上疏五年制書今三公舉

諺言是時奉公者依然得志又漢官儀三公聽察長吏臧否人所疾苦蔡邕之是為舉謠言也

金章紫綬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又春官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三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

執躬圭子執穀軒男執蒲鉞女執玉節內有孔謂之好軒有玉謂之節按肉倍好為鮮好肉倍於象為璽

內有孔謂之好軒有玉謂之節按肉倍好為鮮好肉倍於象為璽王者下輿中書讀策東漢安帝朝李忠上疏曰

政事出則監察而量是非非則參對而議道問喘牛門施行馬漢丙吉出逢羣牛羣牛吐舌使問逐牛行

黃閣 綠綬

四輔

三公

象五岳

法三光

王祥不拜

何曾畫禮

經邦

平國

理陰陽

節風

節風

節風

節風

節風

節風

節風

節風

節風

節風

節風

節風

節風

石又六典注梁制十八班班尊者為貴上公班第十八班萬石
職官分紀陳舊制三公黃閣事置驛馬坐時平字之長子成熙中
秋下辨以清辨聞于時兄弟並登司馬時字已為太宰父子同
非置鷓尾 父子同居 兄弟並登 司馬時字已為太宰父子同
六人並登三公世稱千歲兄弟 鍾繇膝疾 陶侃手文 鍾繇
假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橫文上飾便絕占者以為此文若通
無極保以誠批令微血流彈射上仍作公字以紙裹之公字愈明
自如當為公矣其後果為司徒 下詳上懸樂 聞車馬聲 備金石樂

三公總載四

黑頭 晉書諸葛恢為臨沂令名亞王導庚亮謂曰明折臂 晉書人相羊祐先人墓富有突命者祐掘斷地
府當作黑頭三公指司空冠曰後著此冠也 明 父子三公 晉書司馬字為太宰其長子為司

神化丹青 理故公卿者四海之表 昭明神化之丹青也 明 父子三公 晉書司馬字為太宰其長子為司

司分鼎足 位列台階 崔環 花百餘日老羽成放之後寶書有黃末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特臣

為鴟鵂所搏 賴君拯救今當使南海不得復生 乘生賜賜生起四世與寶曰令公 改容而禮 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

子孫潔白登三公之職也 又云三公之貴皆天子之忠厚廉潔身而禮貌之者也 議國大事 隋百官志三公參議

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者保其身體備者備之禮貌之者也 肉脫粟飯 荀悅漢紀前脫粟飯三公

食不兼味 分羊飾食不兼味 一燕皮障泥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議國大事 隋百官志三公參議

位貌隆重 文彥博新 禮樂莊重 有大臣位將相者五十餘年 歷公孫兩以太師致仕 雖位貌隆重而平居接

人為洛社 備物典策 元功正位 兵府備物典冊 首冠三公 廟坐見庶僚 判河南彥博至河南未交印先就

者侯會 見監司既交府事 見監司如常式或以問彥博彥博曰吾未 我不獨拜公 世說王丞相既拜

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 既交印河南尹見監司官六年請老拜太師致仕 我不知為三公 晉王戎傳雖位總鼎

不獨拜公 非助德者不居 為三師古之三公非助德者不居 見者不知為三公 晉王戎傳雖位總鼎

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 者不知其為三公也 見者不知為三公 晉王戎傳雖位總鼎

三公總載五

梁沈約為柳世隆讓封公表 曰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代鼓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
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于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于開賦昔竄命窮雉難迫勢
孤枕版未難負戶非切及頓溫清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嗚嗚舉門端端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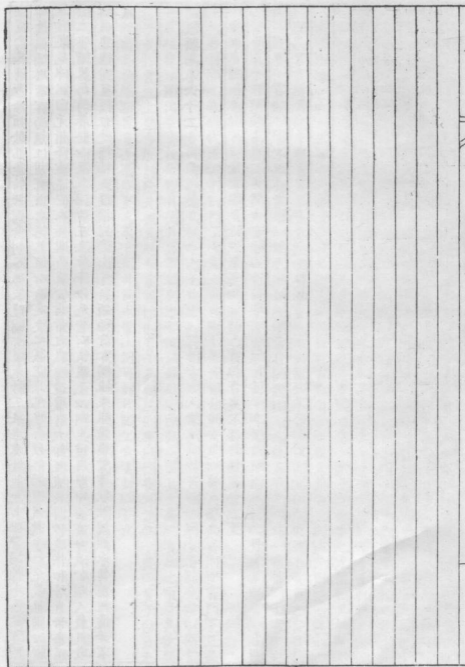
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勦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國膏以邀其功因
衆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于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于貌謁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
第一表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
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己實不忍自固于綴衣之辰拒違于玉几之側遂荷
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
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于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于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
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徵榮於家恥晏安于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勛神州儀刑之
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歿
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于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先宅
近甸奄有全邦隕越爲期不敢閉命亦願曲留降鑿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彌固永昌之丹慊復申乃知君臣
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己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至

唐制唐封郭元振爲代國公制曰門下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郭元振偉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帷幄疇咨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
樂朕往在儲闈洎登寶位每觀其間義感激願別忠邪立誠慷慨密陳弘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梟獍興
謀干戈作孽太上皇命朕討除元振又馳奉宸極始則養予爲弼終則寧朕問安可謂格于皇天貫于白日元
惡既翦品物維新昌言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山河可封代國公食實封四百戶

唐銘唐張說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曰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異符翊聖斯
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纜安卑位即聘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
二計謀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鑿分區外武形放中恒禮
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視渾璞誰詳瑾瑜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乎方辭漢祿更辱齊租既
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瞞上惻旒宸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戴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乃

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鑑金刻石鳳篆龍圖七曜光動三泉澤瀉銓能欽事理營詞敷求舊銘實慙
殫惡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元載冀國公贈
太尉襄冕碑銘曰元精降靈建乎人極邈矣冀公順帝之式鴻造覆育大鈞埏埴業濟功成保和居直帝念羣
碩二登輔翼爲時養賢以及萬國昔在上帝降命元老以仗愷元以明至道唐歷中否亦命我公順人載天猷
黎伐共德謝星隕仁沈海竭大厦梁崩崇山玉折領袖前古綱緯來轍憧憧豐碑耿耿鴻烈永傳億祀遺芳不
減

淵鑑類函卷六十二



設官部三 太師 太傅 太保 三少總載

太師一

原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為之 武王克殷作周官立太師以太公為之成王時周公並為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 賈誼曰天子不喻於前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 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

光為太傅遷太師又以馬宮為太師金印紫綬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 孔光為太師王莽為太傅光嘗稱疾

不置 晉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諱師故置太宰以代太師之名 晉書曰惠帝太安元年以齊王秩增三司 魏世

童貫鄭紳靖康初燕王侯越王偲紹興初秦檜張俊紹熙末史浩嗣秀王伯圭建隆至紹熙宰臣生拜太師者

五越普文彥博蔡京秦檜史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特拜其他皆還政加恩云親王生拜太師者五人楚王元

佐燕王元儼吳王顥燕王侯趙王偲皆以父兄行而得之紹熙中嗣秀王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師蓋王於光宗

為親伯父用優禮也 遼金元明俱詳總序

太師二

增逸禮曰太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史記曰周文王得呂尚於磻谿以為師謂之太公武王嗣位

號師尚父成王即政尊為太師 漢書音義曰師訓也應劭漢官儀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太后詔曰太師光

今年老有疾俊又大臣惟國之重書曰無遺老成國之將與尊師重傅其令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以靈壽

杖黃門令為太師於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用杖焉 續漢書曰趙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即太師也 獻

帝春秋曰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與卓爭權後嵩為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

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公今日變為鳳皇卓笑曰

設官部 太師

御車服何得不拜 晉書載記曰蜀李壽以安車東帛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
隋書曰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賜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拜
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 唐書顏真卿傳德宗立拜太師正色立朝剛而有禮晚節偃
蹇為姦臣所擠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唐書裴度拜太師平章事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
不悲其風烈 五代史曰馮道為太師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 東
都事略曰文彥博召赴闕司馬公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詔一月兩赴經筵六
日一入朝至都堂商量事

太師三

原尊師 問道 漢詔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大 布衣 青蓋 張良世家封萬戶侯為帝王師布衣足矣 後漢
經邦事 乘國均 尚書曰立曰尹氏太師 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維民不迷 鄭箋云昆
輔也言尹氏居太師之官 毘天子 備國師 上詳東國均注 變陰陽 經禮樂 上詳三公總載 大戴禮
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 毘天子 備國師 上詳東國均注 變陰陽 經禮樂 上詳三公總載 大戴禮

不問於威儀之敬詩書禮樂無經學不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 訓帝躬 持國政 應劭漢官儀曰先
以通明宜居四輔職訓導帝躬 下詳乘國均注 得於確谿 賜以靈壽 史記周文王得呂尚於磻谿以
師高父時惟鷹揚 下詳太師二 獨班 優禮 起居注元祐元年四月詔王師致仕文彥博赴闕獨班

見任宰臣 下 並除 特拜 朝野雜記曰故事太師未嘗並除初聖王德紹與中泰申王翰宣和中
詳上太師一 俊紹興末史會稽王浩嗣秀王伯圭 又曰國朝自建隆至紹熙宰臣生拜太師 鞍馬 銅羊 淳化二年遣

者五趙普文彥博蔡京秦檜史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拜其他皆選政如恩云 鞍馬 銅羊 淳化二年遣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事略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相休仍遣其弟彥昭賜之例以上善勳舊故特異焉 東都

太師四

周公 尚書召公為保周公 張禹 前漢以論語 教事喻德 禮記師也者教之 天道汝師 六韜文王卜
置三公之職太師居上 分紀唐 勳在廟社 名聞華夷 東坡文太 職守三公 儀刑四海 宋百

非服天 民具爾瞻師尹 蔚為帝師文選 出則有師禮 冠三公之首 為四逸之儀 當至聖之朝

居太師之任 周寵元勳任先呂尚 漢崇碩德選在孔光 **增**父師書畢命王若曰父師今 師臣晉書

伏師臣 而授 師制寵既極于維師 師台楊大年德 優拜非常例分紀西京留守太師趙普為太師西京

也 特拜用優禮詳前太師一

太師五

增銘唐權德輿太師忠武公渾瑊銘曰北戴斗極陰方尚武元金朱輪錫命都府太師間代感會雲雨四征庇
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卓行深入致果忘身弱冠摧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勳援枹兩河轉
戰三秦靈朔郇邠所居必間出統蕃衛入司微循時丁阮難節冠羣倫通誅煽結狂穢宮闕西平鞠旅公亦授
鉞既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舍時惟不伐侵沴乖方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胥命長春克成厥功開
鮮勞軍靡有不公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有翼乃敷仁澤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
府是獎是陟禮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鹵簿悽惻大隧解原終南之北萬邦作憲永代是式追琢馨香與
唐無極 又權德輿贈太師崔倕神道碑銘曰奕奕四姓崔為之冠瞻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才
如彼椽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炯如貫珠焯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亦既暨茨生逢
艱虞戎夏交師獻俘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業飛輓四馳歷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糴乃分行使治粟為邦
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為利泓使車來思刻獎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贏奏課連最德音褒明就加執法好爵
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歿揚淑聲上聞軫懷侑樂為停贈禮之禮侔於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
太丘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為壽母二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眾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
鳴環交饗庭戶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為甲族今為興門天爵人爵蔚然而尊先德蔭之默如重雲孕和含粹
濯潤本根景毫之源圖書之川陽陵帝壇砌礪迴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於碑前

太傅一

原太傅古官周成王時畢公為太傅 漢高后元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綬初用王陵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

設官部 太師 太傅

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平帝以孔光為之 後漢有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道無常職光武以卓茂為之

薨省明帝又以鄧禹為之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進見東向 章帝以趙憲三世在位為國元老乃以為

之異莫 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則省胡廣有高名海內歸仁徽為太傅百官總已以聽之恩寵

尉胡廣司徒趙戒領尚書事至靈帝復以陳蕃為太傅與廣參錄尚書事陳蕃志欲艾夷闕聖以清本朝世亂

魏初置太傅以鍾繇為之鍾繇字元常遷太傅有疾時華欲亦以高年病朝見 諫勝用殫厥身胡廣代之拱默而已

冠介幘絳朝服佩山元玉 梁後魏北齊後周及唐皆有 **增**宋遼金元明見總序

太傅二

原大戴禮曰傅之德義 又曰天子不惠于庶民不信于諸侯不戒于戎事不誠于賞罰凡是之屬太傅之任

也 **增**漢書音義曰傳覆也 **原**賈誼書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不與文王曰發嗜鮑魚

何為不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齊職儀曰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

位周公為太傅遷太師秦無其職 **增**漢書曰王莽權日甚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云帝

幼小宜師傅領宿衛明年徙為太師莽為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 **原**應劭漢官儀曰世祖中興特遣使

者備禮徵卓茂策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

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 **增**東觀漢記曰胡廣為太傅總錄尚書事時年

八十而遇事克沒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傷無几杖言不稱老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

益 後漢書曰張禹遷為太傅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

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應劭漢官儀曰和帝冊故太尉鄧彪曰元功之族三讓彌高今

以彪為太傅 晉書曰何曾為太傅乞遜位詔會朝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

原曹植輔臣論曰蓋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羣言系于口而研摭是非典詰總于心而惟

所用之者鍾太傅也 沈約宋書曰晉宣帝為魏太傅誅曹爽後置左右長史掾屬舍人各十人事既非常加

又領非準例也 **增**後魏書曰淮陽王欣大統中為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

此例欣遜謝而已 北齊書曰高歸彥作亂冀州詔段歡與東安王婁叡率眾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 後周書曰王盟為太傅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 語林曰太傅府有三才 裴逸清才潘陽中大才劉慶孫長才 宋東都事略張士遜上章請老就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八士遜歸老范仲淹適守鄧州士遜還鄉仲淹置酒月會明日士遜覆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 係年錄云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太傅奉朝請秦檜主和議世忠乃力求閒退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騎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亦罕得見其面云

太傅三

原元老 中庸為太傅 後漢胡廣傳萬事不理問伯始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周畢 禹彪 史記周成王即位

傳 後漢書鄧禹 橫劍 懸樂 別意乃橫劍正色以正之 下見三公 賜杖 奪服 後漢書世祖即位

時年七十餘拜太傅賜几杖 口以母 相天子 錄尚書 尚書曰立太師太保孔安國 三讓高

憂自乞職以太傅行三年認賜牛酒齊服 職官分紀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師儀注蔡謨議曰凡徵其事

萬事理 今以鹿為太傅 齊尚書事百官總已 職官分紀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師儀注蔡謨議曰凡徵其事

在位 百官總已 下詳三讓注 增 大拜 進封 則備其禮今大拜輔相宜有金石之樂從之 又曰紹興十

一年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孫俊除太傅進封廣 名冠天下 志清本朝 並詳太

太傅四

原服進賢冠 佩山元玉 晉百官表注云五時朝服進賢 太傅之任 大戴禮云天子無思于父母無禮于大

卑賤不能德怨室怨不從太師之言只是之屬太傅之任也 元功之首 鄧禹元功之首其以禹為太傅

坐而議政 蓋奉天子坐而議政無所不統 在位罔愆 應劭漢官儀 瓊帝曰張禹三世在位 位在

公上 後漢光武徵故高密令卓 與三公絕席 漢書張禹字伯達拜太傅錄尚書事劉蒼以禹為太傅 位在

歸府每朝見特 子康執節淳固 也詳太傅二 伯始明解朝章 也詳初學記 增 崇帝傅 增公李暹亮制

奉朝請 會要紹興二十一年 朝之雋老 本紀晉衛冲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韜德深粹履行高潔可謂朝之

不
朝 行常單馬分紀建吳武拜太傅時好華飾及居重位不理威儀行常單馬門不礙戟常書掩一扇或謂
事威儀乎言 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代出入儀衛不稱具瞻何極率若是武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適
者慙而退 東山之志謝太傅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元功之族謝前二

大傳五

原 晉齊王攸太傅箴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惠于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
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
者彌昏 又王保庶太傅箴曰保傅賢明宗國用寧輔佐不忠禍及于躬無曰父子無間乃有潘崇無曰父子
無二或容江充志不可解思不常恃一藥不嘗罪歸許止一時不侍惡延宗子

原 碑後漢蔡邕太傅胡廣碑銘曰用能七登九命篤受分社亮皇聖於六世嘉庶績於九有窮生民之光寵享
黃耆之遐紀蹈明哲以保身與福祿於終始五蹈九列七統三事和神人於宗伯治水土於下台光弼六世曆
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未有若公者焉觀皋陶之闡壺究孔氏之房輿通水源於潤下繁后土於稼穡
訓五品於羣黎理人倫於區域曜三辰於混元協太和乎皇極傳聖德於幼冲率旦爽之舊職 晉孫綽太傅
褚哀碑曰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深量體於自然冲識足乎弱冠含章內映而不運繳察之明元識
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默爾獨得膚見莫測其奧加以溫恭孝友少思寡慾都督充
州刺史將以藩屏畿甸綏撫宇內會康皇晏駕太后臨朝總己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錄尚書事公
要終之識定於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以本應顧以主少國危方難未夷思清函夏以一天宇且帝命所存以
社稷為寄謀身雖重方此為輕深為意疾俛首撫順公志在芟夷兇類拯拔晉民繕甲練卒日不暇給者久矣
遂見機而作遺其劔履將龍馬河洛電掃司豫廟算以逆徒尚繁困獸難逼命公還旆以俟齊舉雖元勳未捷
義聲亦足以振暴於華夷矣銘曰邈邈遠遊塵疊令圖將激淮海灑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敢勒元石敬
刊高謨 晉孫楚故太傅羊祐碑曰稟二儀之純靈膺造化之冲氣文為詞宗行作世表遷黃門侍郎受祕書
監公算滅吳之略以為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處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
敵人之資於是江浦馳義旌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恩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以搢紳之士鱗集仰化

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善莪之美育才無以過也銘曰金德發曜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憚遺
公俾屏聖皇哲人其祖孰不增傷 周王褒太傅燕文公于謹碑銘曰古者六等官人師傳崇其匡輔一命作
牧侯伯總其專征南仲成薄伐之功吉甫作來歸之頌若乃仰叶宸曜上屬台階錫之以彝器明之以車服隆
名盛業太傅燕國公其有焉西葉開其命緒東海傳其世祿父曾致平法之科廷尉稱無冤之頌駟馬方駕高
門繼軌公稟山岳之上靈含風雲之秀氣雕良玉於廉劇鍊貞金於鑿塗於時王業締構國步權輿太祖地雖
二分功猶再駕忠誠簡帝有志興王公運策帷帳參謀幕府封齊定文成之計間楚賁曲逆之奇仲華訪輿地
之圖林叔參兵車之右魏恭帝元年爲大司寇正刑糾懲國無害馬之倫翦暴詰奸民亡飲羊之俗三刺薦無
簡之文兩造陳禁邪之憲大周受命寶曆收歸表高惠之功臣紀河山之著命封燕公邑萬戶姬氏建國君爽
始封昭王禮賢郭隗開館又授太傅本官如先保定五年賜金石樂一部公世爲邊將少習兵書當敵制機臨
戎應變增壘滅竈之圖題樹繫桑之略軍中罷戰無廢雅歌壯士志驕時觀投石及乎名高衛霍爵重韓彭錫
邑增於鄭僑賜樂同於魏絳丹節比司隸之貴緹騎埒金吾之寵座闕倡歌之娛堂無鐘鼓之奏辭功坐樹不
伐征西之勲還第角巾無競龍驤之賞銘曰惟岳降神應期命世量包川較道弘兼濟昂宿協符佐旌冥契匪
躬諒直武節橫厲函敝重險鐘鼎淪覆潛龍勿用瞻烏在屋道贊上台功匡下濟條教斯理彝倫載睦懋官惟
德明試以功旣移上將寶董元戎傳呼甚寵徽章載隆居高能降處貴思冲寶命維新王猷允塞爵班異姓禮
均同德林胡以南易州之北帝曰爾諸俾侯燕國駸駸過隙滔滔逝川明哲詎寶館舍長捐立言不沒遺愛在
旃三河斥工駟馬開泉丹旒毀宗元堂啓殞寵贈虛加鸞和空引晏子悼齊隋武懷晉謂天蓋高如何不憚
權德輿爲太子太傅貞獻趙憬神道碑曰公保抱之歲生知色養羈冠之年則無幼志及夫被儒服踐法言
敬直而文肅莊而溫端誠博物錯綜古今非大中至正不接于心術貞元八年夏四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明
年五月轉門下侍郎以厚德載物以全才宣化舉直盡忠數納詳明正王度之本去一朝之便事有統紀心無
面從嘉猷匡言鎮定弘大謙厚而不伐持平而居易關邪塞違貞厲而不校陟恪始終帝載用和至若睦中外
之姻而均其祿賜嚴宗廟之祀而不理第室啓手足之日家無餘財奉終即遠待恩禮而後備難矣哉職奉贊

書備詳盛烈俾刻金石聞于無窮銘曰晉有成宣代稱忠勲先正常伯匪躬事君績服于公爲時獻臣德不渝
關心不違仁貞其所履以翼天子大猷是經中立不倚乃賦明命宜躋遐紀吾道方伸修途遠已緣原蒼蒼宰
樹成行令名章章樂石在傍噫嘻太傅之風永代不忘

原表陳沈炯爲陳太傅讓表曰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具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廷首當關轉增危慄百川沸騰
百室如燬釋位同謀諸侯總至盟書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口絕平吳朝遊赤松暮過濟北出就侯服
入襪龍章則四郊有壘誰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強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綠鶴之鼎軍威重於護將國禮貴
於塞門則臣道尚卑孰云非逼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謁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違恩義不以
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北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

增啓宋楊萬里賀史丞相除太傅啓曰師臣吳命帝傅升班七十從心公亦何心於極品三千同德獨高崇德
之紹勲叶朱衣介憤之祥增黃耳玉鉉之重切以傳者傳之德義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哉臣作股肱罕有是父
有是子若西京厚王陵之寵及東都旌卓茂之年雖加衡紱以繫纓俱匪箕裘之鼎鼐於皇孝廟舊學越王當
淳熙丙午之壽上皇以正月戊子而進亞父今專槐之正位有喬木之世臣父子一家兩兩齊三台之色君臣
千載重重聚四紀之間賁然綠綈之新復此青氈之舊某官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無敵知儒者之具可久見賢
人之德上念慈闈之訓日思元老之功無官酬公維師尚父猶堅謙抑力反渙揚始隆絕席之班式舉載輿之
典虹明帶玉龜顧印金備袞冕之上儀增衣冠之盛事改容而禮論道以經平淮用八千兵更酬謝傳蒼生之
志辭齊封三萬戶會尋留侯黃石之盟某久累播均遐瞻巖石聳聽上卷之一命阻陪潭府之三才斐然成章
是以有慶乘雲邊之節傳無因拜壽杖之尊窺天上之階符願長輔化樞之運

太保一

原太保古官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 周成王時召公爲太保 **增**周禮曰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
也 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失節凡此之屬
太保之任也 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

周公相宅太保召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原應劭漢官儀曰太保古官保養也又曰太保謂保安天子于德

義禮記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周禮入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為之光武中興省

魏初不置末年始置太保以鄭冲為之冲字文和在三司上晉武初踐阼以王祥為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

官之職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汝南王亮為太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又章綬佩

服冠帻與太傅同梁後魏北齊後周隋及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實季謀一人而已宋遼金元明見總序

太保二

呂氏春秋曰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增以田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暮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

以臣為保今王暮年不聽朝王罪當笞王伏臣將笞王王曰敬諾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

謂王曰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

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增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保申之力也王隱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泰始元年拜太保三年春御史中丞侯史光上言曰祥久以疾病闕廢朝會應免

官詔曰太保者文元老高行清粹朕所毗倚以隆道弘治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增

晉起居注曰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其給兵騎千百人原沈約宋書曰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訓

護天子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增崔鴻

十六國春秋蜀李雄錄曰雄異母兄始字伯敬為太保善撫士眾眾多歸之時人為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

五代史曰趙光逢以司徒致仕大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宋會要曰天禧元年二月司徒平章事王

旦加太保熙寧元年潞國公文彥博以太保兼侍中再任彥博辭太保止受所加封再任從之紹興十年

少保萬壽觀使兼三鎮節度使劉光世除太保紹興十年少師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除太保

太保三

贈刀賜絹上見三公注晉錄咸寧二年制故上公元老詳太安天子諫王惡詳太任伊尹

職召公詳太明允篤誠高行清粹詳太增訓護保衡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訓王

詳太保一保一明允篤誠高行清粹詳太增訓護保衡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訓王

詳太保一保一明允篤誠高行清粹詳太增訓護保衡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訓王

撫士 族美西棟底貢厥製太保乃作
兼製用訓于王 下詳太保二

太保四

原金印紫綬 漢書百官表云太保者平皇 周成王時召公為之 漢平帝王舜為之 東觀漢紀元始元年拜王舜為太保 當

垂拱之代 居論道之司 周寵元勳任先召爽 晉推碩德選在王祥 保安德義 孔注尚書太保保

隆道弘治 詳前太 尚德依仁 分紀晉帝詔曰太保何曾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贊先皇光濟帝業 同日降制 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彭

并降 雙員

太保五

周王褒太保吳武公尉遲綱碑銘曰昔者王室藩屏周德謂之宗親列國諸侯異姓稱為伯舅元勳懿德

姬崇齊魯之封疏爵嗜庸漢重韓吳之秩司勳載其弘烈典冊備其徽章山甫式列辟之功紀績廟器莊叔匡

成獻之難昭德彝鼎鴻名盛業公實兼焉公命世挺生應期間出嵩華峻極降惟岳之上靈霜露所均體中和

之秀氣危松摧本且觀後凋之質貞桂挺生便體冬華之秀是故以辰昂膺慶風雲元感者焉公柔順內凝英

華外發斧藻仁義珪璋令範危勳之節冠四序而踰秀堅貞之操經百鍊而不銷加以逢門射法遠中戟支養

由箭神通穿懸葉巧極將軍之伎精窮校尉之官及年踰艾服任隆台衮甲第當衢傳呼啓路不以寵貴驕人

每以卑恭自牧易箠之言無忘寢瘁城郢之志終於瞑目銘曰珠角應期山庭表德出忠入孝自家刑國人物

冠冕彝章表則任屬屯警官聯極侍行部六條議班三吏逝水詎停光陰不借遽辭逆旅俄悲怛化旌舒夏練

棺陳衛幕北郭人稀西山景落三千不見九原誰作銘茲鼎彝永傳嵩霍 庾信太保鴈門公統于弘碑曰公

本姓田氏虞賓在位基于捐讓之風鳳皇于飛紹於親賢之國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始則

長陵有碑況復高廟上書小車而對漢祖聊城祭鳥長兵而驅燕將公以胎教之月歲德在宮誕載之辰星精

出昂既而受書黃石意在王者之師揮劔白猿心存霸國之用常願執金鼓而問吳王橫凋戈而反齊地有志

不就忠貞死焉銘曰移苗返葬提樞山行靈璫隴水哀輓長城山如北望樹似東平松門石起碑宇金生眇眇

山河贊贊膚子泣血徒步奔波千里孝水先枯悲雲即起世數存歿哀榮終始

三少總裁一

通典續會要曰周以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通典曰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秦漢而下省後周置三孤以貳公宋初沿唐制置三師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元豐肇新官制於三師三公無所改政和二年詔司徒司空並罷依周制立三孤之官非三公之任乃今之六曹尚書是也太尉秦官居主兵之任亦非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並罷依周制立三孤之官乃次輔之任或稱三少為次相之任 大戴禮曰天子宴贍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己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 又曰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 又曰天子宴私安而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餒飽而強飢而憊暑而渴寒而軟寢而莫宥坐而莫待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案注餒過其性也憊貪殘也

三少總裁二

史記宋世家問於太師少師注曰少師孤卿比干也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師太保為三公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六卿 政和間除童貫制極貳公之位敘 宋會要云紹興九年節度使韓世忠除少師十年少傅節度使張俊除少師二十八年少傅節度使楊存忠除少師孝宗即位九日少傅四川宣撫使吳玠除少師 紹興六年少保節度使張俊除少傅七年少保節度使楊存忠除少傅 紹興元年少保左僕射呂頤浩罷少保除特進先是頤浩言少保之官自陛下臨御未嘗輕授望追寢成命除一階官故有是詔至七年三月自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府儀同三司充浙西步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始除少保

三少總裁三

爵弁 皮帛 春官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注曰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耳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碧色織也天子之孤執

孤卿 次傅 前漢百官表少師少傅少保為孤卿 宋政 亞師 次相 初案除楊戩制

列李相彥除監從熙制云 亞傅 亞保 初案除余深制云俾公洪化越陸亞傳之班 貳三公 弼一人 見

三少總裁四

特揖禮夏官司正朝 **特授**宋會要云隆興二年降授特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張浚可罷 **奏事特**

儀之位孤卿特指 **授**宋會要云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張浚特授少傅信軍節度使判福州以浚自劾求去故也 **授**宋會要云紹興元年十二月左僕射

魏國公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入朝奏事雖有是命 **特授進封**宋會要云隆興元年十二月左僕射

封魏國公判信州又乾道八年九月左丞相華國公廣允文特授 **貳公** **次相** **左棘** **列棘** **棘位** **策**

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充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以求去故也 **車** **辭榮上宰** **進位貳公** **誣布制麻** **晉班孤棘** **極貳公之高位** **進次傳之崇班**

三少總裁五

碑唐蘇頌右僕射太子少師唐璿神道碑曰於戲惟公浚明前典允迪古訓總而成之入則獻規出不言政

石建孔光之比浚勝千里通知四夷子房充國之亞為將軍尊重于位而謝賓客公之不敢專為丞相開陳其

端以歸人主公之不敢伐如是則鑠彝器圖旂常載史官列盟府矣夫翠鶴犀象非不驚也有其用則不全麟

鳳龜龍非不靈也無其時則不至若乃時已借用不竭身已康名不滅者既明而且哲也公上惟祖禰傍至功

總頌於槐里之間謹原之右卜其兆圖其域各以族而為之度焉昔禽息進里奚於秦而繆公之政厚虞丘進

叔敖於楚而莊王之力霸故有世祝而代祿焉則我師臣計功着于私風小彼秦楚之事大哉韋平之烈謀可

久者敢作銘曰稽古陶唐惟帝之初遷虞事夏俾侯而起居盤峻峙令德之祉亦曰繇系誕生君子君子伊何

邦之宰臣宰臣伊何秉我洪鈞登于廟堂王躬是保服于戎狄公嘗致討事惟一心恭乃三命從讓頤老歸閑

體正天也不愁人之云亡大夫掌域郡公會喪咸陽北坂渭水南渡其如邢山水此防墓

贈宋鄭雪巖賀鄭少師啓曰恭審涓吉宣麻敷恩升棘貳公弘化一通橫寶帶之輝崇德報功六靈昇錦鄉

之節勳經擅上投室國中異數便蕃羣瞻聳動若稽昭代率重元勳潞公以維垣而陪講筵忠獻以本鎮而騰

受鉞或為內相而修帶圖之詠或由舊學而賜京第之居是皆昭一時非常之恩未有備今日極盛之典恭惟

某官沈潛而有略真寶而無華不知三公之為尊依然寒素如見一介之有技納之陂汪憂國形癯愛君心赤

方更張于新化爰圖任于舊人非道不陳王前與與如也斯謀惟我后德贊贊襄哉業之隆者彌必隆眷之厚

者施亦厚此禮非諸臣之敢望惟上知我公之獨深非但勸當世之至忠又將貽後王之丕則賡歌相戒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難老為期受命長矣第祿康矣某自遊環僻久困大鈞聞盛事之巍煌倍輿情而欣忭乘當時之驛傳適綴稱觴望武公之威儀就加舉笏永言頌詠罔既編摩 李梅亭賀史丞相除少傅啓曰雄麻渙命孤棘升班相堯之功已書二十八載之半弘周之化始介三公九卿之間取之甚嚴簡在則厚恭惟某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海晏河清藉整頓乾坤之手天明地察鑿經綸社稷之心奏琴瑟改絃之功贊匕鬯主器之治進律固加於有德酬功真恨於無官矧如拔去凶邪收洪範福威之柄且復芟夷煩亂整素王筆削之功是皆非常之元宜受不次之賞猶且固辭於專面姑令明陟於貳公惟時亞保之休蓋古司空之選若稽漢制專司萬乘之宴私其在周官實任兩儀之寅亮聊丕昭於著錫豈盡荅於元勳昔魏王再相於淳熙首升此職故高宗獨稱於德壽謂無幾人爰正師垣宏開壽域尚式周公之猷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觀文王之耿光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某欣逢盛典倍激歡欣歌芘士之詩敢忘燕雀之賀屢作得賢之頌或憐蟋蟀之吟秋 陳質奮賀錢少保啓曰顯詔元臣榮躋亞保傳家而為碩輔信槐棘之罕聞去國而有殊褒又粉榆之創見尊榮廟杜開闢江山切以知進知退者所以為名節之全善始善終者所以為寵靈之備歷觀往事多媿此言或朵頤鐘鼎而不為閒適之人或掉臂山林而無復便蕃之渥臣既懷利君亦少思但思締合於一時遑恤譏評於千載必聖賢之胥遇能道德以相求可去則去既不較於升沈當褒而褒亦豈問其出處爰有方來之綸綍及乎告老之軒裳自古無多如今寡二某官唐元凱之器度漢韋平之勳庸早陟黃扉誠欲扶於民命晚投綠野正不係於身謀蓋陽和已播則有收斂之時而雷雨既行則有蟄藏之日天運猶爾公心可知方將蟬蛻塵鴻冥寥邈自適於逍遙之境永遊於安利之淵奈盛名愈抑而愈高聖主彌疎而彌睦惟朝綱肅靜則思更化之人惟邊報安寧則念和戎之客雖其既去尚擬重來亦何愛於褒恩不少伸于別緒願以九重之此意與夫六合之具瞻儲養神明調娛氣序使日月侔其不老而乾坤與之俱閑或再位於元台抑亦公之餘事某兼懷附鳳比復登龍忽傳異詔之丁寧切倍常情之呼舞但忻寰海見明良天合之情肯為鄉閭草世俗雷同之賀

淵鑑類函卷六十三

寶鏡具即身天合之軒宮萬機開草野沿密同之寶

...

...

...

...

...

...

...

...

...

...

...

...

...

...

...

...

...

...

...

...

設官部四 宰相

宰相一

應劭風俗通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虞舜臣堯為堯舉八凱

蒼軒噴鼓構統大臨履降庭堅仲容叔連為八凱即垂益禹皋陶之倫也庭堅則皋陶字使主后土

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平也 舉八元仲伯齊仲堪叔獻叔弼為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夏外

夾謂之十六相亦曰十 及成湯居臺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伊尹為阿衡仲虺為左相 武丁得傅說爰立作相王

置諸其左右武丁親之高宗也 得賢相傳說于周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亦其任也秦悼武王

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樛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茂為左疾為右 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為丞相及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

則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漢官儀云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初有左右 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至

二世復有中丞相二世巴誅李斯乃拜趙高為 漢高帝即位一丞相綠綬高帝三年拜曹參為相左丞相即漢

書之 以蕭何為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為相國何薨以曹參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

丞相月俸錢六萬成帝綬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古者民謹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

三公官三光日月星 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久

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於是上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

夫改為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漢御史大夫則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事及參知機務

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又蕭望之謂朱 至哀帝復罷大司空大司空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

雲曰吾備位將相蕭當任御史大夫及前將軍 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非所以

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非所以

重國政也今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寮師長帝從之 元壽二年更名丞相為大司徒初漢制常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

內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 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其後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也注曰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

侯故且先賜爵關內侯 白事教令稱曰君侯亦謂丞相為上相陸賈謂陳 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

宰相

無不統焉故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皇帝見丞相起謂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贊稱曰

立乃升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後漢三公班令中黃門問疾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

夫賜以養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酒一斗為中尊酒一斗為下尊酒

矣非必繫於米也蕭何為相國將妻魯名者斬斥之不變事一日夜飲醇酒及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最長

者即名除承相史史之言文刻深欲務舉名者斬斥之不變事一日夜飲醇酒及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最長

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又田蚡為丞相斷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廷文學儒者數百

僮由是興又田千秋無他才學功勞特以一言寤主旬月取宰相封富民侯前代未有也又宣帝時丙吉

所惡艾手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恐與馬休告故事無按驗者或曰君侯為漢相豈更私掩過

揚善吉嘗出逢羣闕者死傷橫道吉不問過之及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據史怪之

問吉吉曰人關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吾備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

始也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職所憂也又章賢字長觀小丞相年七十餘乞罷歸私第丞相故仕用暑

相相府辭訟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道用薛凡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後漢廢丞相及御

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眾務則三公復為宰相矣前代丞相有蒼頭宇宜祿至漢代有至於中元以後事歸臺

閣則尚書官為機衡之任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而以曹操居之又有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

丞相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書在中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

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為之晉景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為之晉文晉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永昌元年

罷司徒并丞相則與司徒不並置矣丞相與司徒廢置非一其後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

多為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晉趙王倫梁王彤成都元帝渡江以王敦為丞相

轉司徒荀組為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為留府敦不受成帝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以為丞相府導薨罷

丞相復為司徒府相國丞相皆兼宋孝武帝初唯以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始如故亦有相國丞相

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元玉相國則綠盤綬也齊丞相不用人以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

相置司徒陳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並為贈官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

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自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真為宰相者不必居

此官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並掌機密晉武帝詔以荀勗為中書監侍中贊朝政和得泉慶

法裁物上類夫人心至冰結輪時務升擢後退朝野注咸曰賢相

江運王僧綽俱為侍中任以機密後謝安為景仁是為侍中左將軍與侍中右將軍王弘為江州刺史尚書王僧虔

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漢代功曹耳此漢之為侍中衛將軍唯謝安蓋自沈也明帝初命江祐兄弟及始安

其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此漢之為侍中衛將軍唯謝安蓋自沈也明帝初命江祐兄弟及始安

王通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諸坦之更日帖敷時呼為六貴皆宰相也梁何敬容初為史部尚書侍中時徐

也官參掌如故又王訓為侍中又周舍卒後宋并為散騎常侍代掌機密北齊韓軌為中書令尋授司空自以

非宰相蓋在當時委任而已晉宋以來宰相皆文武兼外官若宋王弘侍中兼內官或受沈演之其例不少則

晉之中朝俗尚於元虛貴為放誕尚書丞即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總懷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唯下

遂以臺閣機務頗欲稱理既乎謂之曰卿帶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代王敬弘身起端右未嘗省驛風流尚其

識理見識薄俗者哉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俱置之八大人官總

號八公然而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為樞密之任說在侍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清河清中分為左

右各置府察然而為宰相兼持朝政者亦多為侍中同為宰相皆兼侍中後周大象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

左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隋有內史納言令侍中是為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

柳述為兵部尚書參掌機事又楊唐侍中中書令是真宰相尚書左僕射亦不為宰相其間或改為納言中書

令也共有四員其僕射與納言未始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七年以兵部尚書李

加平章事方為宰相相見僕射篇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七年以兵部尚書李

門下三品自此始也永崇弘道之際裴炎為正議大夫守侍中崔知溫為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劉洎為中書

者即更不言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貞觀二年太宗謂侍

之司權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教如不堪何須備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亦漢行丞相

事之例也後漢書曰周澤行司徒事如其自先天之前其負頗多景隆中書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為限

或多則三人武后聖曆三年四月敕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三百戶事賜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十年十一

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勳賢並建故備位者眾然其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舊制起居舍人及起居郎唯

開盛頓首

設官部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不得聞武后時文昌右丞姚璩以為帝王謀訓不可無紀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而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
知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則宰相一人撰錄每月封送史館謂之時政記自璩始也

議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三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
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為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筆每
日一人執事

增德宗時常袞為相奏貶中書舍人崔祐甫為潮州刺史上以為太重貶祐甫河南少尹初肅宗之
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

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御向
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袞為欺罔大駭乃貶袞為潮州刺史以祐甫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宰相之職無常負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師為之上
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兼修國史並除焉初

范質昭文學士王溥兼修國史羅仁浦集賢學士此 參知政事堂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其除授不宣制不押
三相制也唐以來三大館皆宰相兼之宋仍唐制

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別設碑位教尾署銜降宰相一等乾德二年以趙普為相上欲為普置
副而難其名稱問陶穀下宰相一等

何官穀引唐參知政事為對時薛居正為樞密直學士呂餘慶為兵部侍郎乃命二人以本官兼下宰相押班
蓋未欲速用與普齊也史臣曰按唐參預朝政參知政事等職皆宰相任也高宗嘗欲用郭待舉參知政事復
以其資淺上令同承受平章事 至道二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二年詔復如舊制參政押班
則平章亞於參政矣穀言失之

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書敕惟宣敕除授
馬自冠準始 後遂不易

者敕未存其銜而已乾德二年范質等三輔皆羅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命下無宰相書敕使問
翰林陶穀穀謂自昔相皆羅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命下無宰相書敕使問

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書敕實儀曰穀所陳非承 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
平令典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書勅上從之

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二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
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

之獨中書取旨而門下尚書之官為首相者不復與朝廷議論時王桂榮確俱為宰相確奏三省長官位高恐
致乖不 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當治事自紹興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
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政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復為

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政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復為

左右僕射 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參酌三省之制舊尚書左僕射今改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尚書右僕射今改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爲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詳定敕令所言近承詔旨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令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緣舊左右僕射非三省長官故爲從一品今左右丞相係充侍中中書尚書令之位即合爲正一品從之丞相官以大中大夫以上充參政以中大夫以上充常除二負或一負嘉泰三年始除三負故事丞相謁告參預不得進擬惟丞相未除則參預輪日當筆多不踰旬月獨淳熙初葉衡罷相龔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創見也 遠北面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皇族四帳世預其選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國舅五帳世預其選各有左右宰相二人下有總知軍國事知國事南面有大丞相左丞相右丞相平章事參知政事等官列于中書令下有左僕射右僕射等官列于尚書令下遼有五京聖宗時設東京中京南京宰相府各有左右相左右平章政事統和二十一年七月召北府宰相蕭塔烈葛南府宰相漢王貼不及南北院樞密使等賜坐論古今至道 金左丞相右丞相各一負正一品平章政事二負從一品爲宰相掌丞天子平章萬機左丞右丞各一負正二品參知政事二負從二品爲執政官爲宰相之貳俱列于尚書令下海陵天德三年五月以戒敕宰相以下官詔中外世宗大定二十四年閏十一月制外任官嘗爲宰相者凡吏牘上省部依親王例免書名二十五年十月以宰臣年老艱於久立命左右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章宗明昌三年尚書府奏知河南府程嶧乞進封父祖權尚書禮部尚書懷英言宰相執政除外任長官其佐官以下相見禮儀皆與他長官不同其子亦得試補省令史且祖父封贈禮當不同合與宰相一例封贈從之 承安三年四月諭有司宰相相遇兩可循廡廡出入宣宗興定三年四月以天暑詔宰相四日一奏事 元宰相正一品銀印統百官率百司居中書令之次令缺則總省事佐天子理萬幾初職官未初太宗始置右丞相一負左丞相一負世祖至元後尚書省與中書省更變不一丞相增減無定武宗至大四年尚書省仍歸中書丞相凡二負自後因之不易至正間復有添設左丞與右丞之名平章政事四負從一品掌機務丞相凡軍國重事無不由之文宗至順元年定置自後因之至順帝時復有添設第三平章之名至元十五年上半年諭昂吉兒

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覲回回中如阿合馬阿里皆才任宰相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或可以相位處之耳 明宰相建置沿革詳內閣大學士中

宰相二

晉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說築傅巖之野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若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雞乎雖有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稷無此五德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若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用為相三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太息為之避寢 **原**史記曰甘茂學百家之說秦使茂定蜀還而以茂為左丞相以樛里子為右丞相

樛里子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事武王以為丞相使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甚敬之昭王即位樛里益尊 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昭王十六年而冉相秦魏人范雎譏穰侯越三晉以攻齊以此時干說昭王昭王用雎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乃免相就封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又曰秦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 又曰李斯為丞相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甚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又曰二世既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物理論曰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為二府焉 漢書曰蕭何沛人陳豨反上自將聞呂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卒五百人為衛衆人皆賀邵平獨弔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平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又曰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吾將入相使者果召參參為相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飲歌呼從吏患之請參遊後園幸相國召案

乃反張坐飲歌呼與相和參見人細過專掩匿之百官皆歎 又曰樊噲為左丞相先黥布反時高祖常病甚

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

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

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又曰王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

言為右丞相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

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

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高皇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

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

之 又曰張蒼陽武人也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之

及貴父事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免相後口中無齒食

乳女子為乳母年百歲餘乃卒 又曰文帝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決獄一歲幾何勃謝曰不知又問曰

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謝曰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答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

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

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夫宰相者上

內曰主學也臣服也言其學服懼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夫宰相者上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

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耶子

是絳侯自知其不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丞相 史記曰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

漢書丞相

趙周坐耐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 漢書曰公孫弘淄川人武帝以弘

為丞相丞相常以列侯為之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十戶弘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

餘財 又曰蔡襄河內人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上疏臣行能無比容貌不及眾而不棄人倫者以聞道于先

師自託于經術願賜清閒之燕以詩授昭帝為丞相短小無鬚着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

又曰韋丞相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元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卽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 又曰魏丞相者濟陰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劔而後敢入 又曰丙吉爲丞相馭吏嗜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 又曰匡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 又曰王商爲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簞于來朝引見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還延却退天子聞之歎曰此真宰相也 又曰王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薛宣爲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並居位八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爲相衆人爲駿恨不得封 又曰王嘉字公仲哀帝時爲丞相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 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黑輻騎者戈絳掾吏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黃閣 又曰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病上遣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輅馬卽時布衣步出府免爲庶人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騶騶馬卽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賜歸田里思過 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寮亦然朝廷遣中使太醫高手膳羞絡繹 獨斷曰相國自蕭何以後殆非復人臣之位 **蜀志**曰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魏明帝使張命距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馬謖違亮節度爲所破戮謖謝衆上疏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紬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共夙夜匪違安處百僚師師措茲度矩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劭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又曰顧雍爲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雍卽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有不合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卽退告權權曰顧公惟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

者是意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又曰：萬或爲右丞相，王蕃嘲或曰：魚潛于淵，出水吹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自出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驚蹇之質。蕃上証明，遂下訕。楨幹亦何傷于日月？多見其不知量耳。晉書曰：山濤薨，魏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居位，持重不顯人之短，咸推有宰相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齊書曰：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盛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唐書曰：杜景儉爲相，則天常以季秋月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漬之即爲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漬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相，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又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又曰：楊綰素以德行者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又曰：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負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肅宗許令直事者一人，假借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又曰：貞元九年，詔丞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不言，于是奏議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其必迭以應事，皆從之。又曰：李藩拜門下侍郎時，王錡領軍，太原用錢千萬賂貴倖，求兼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錡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有以筆塗詔耶？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某何暇別作奏事果寢。又曰：韋處厚爲相時，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臣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嘗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實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所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

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廷英門，復令詔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諭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言：「裴度勳高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壯國威，帝皆納聽。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橫議。」又曰：「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年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又曰：「會昌元年，中書奏請依姚璿故事，宰臣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因話錄曰：「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代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間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又曰：「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高祖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參判。」宋史曰：「趙普既相，以天下爲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榻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又。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又曰：「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又曰：「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文彥博與弼同名，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脩頓首賀會，拜舟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又曰：「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歐陽脩三人同。」

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脩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又曰陳升之既相神宗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能曉事又執拗耳 又曰司馬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觀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救其邊史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又曰馬廷鸞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度宗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元史曰耶律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搆百端必欲置于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帝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訴帝命楚材鞠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近侍曰楚材不較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帝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庫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又曰元阿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為右丞相阿散任左丞相

原阿衡 補衮詩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注云謂伊尹也言湯所依倚而取 帝賚 嶽降高宗夢得說曰夢帝

旁求於天下謙謀傳疏及申 開閣 杜門杜門杜門 帝賚 嶽降高宗夢得說曰夢帝

為法較若畫一畫一畫一 鼎鉉 巖廊耳金鉉 為股肱 乞骸骨 君之舟佐為股肱

請老乞骸骨 伐西蜀 擊甸奴張議為丞相將兵二十萬隨金平漢要擊之 秉國均 執政柄詩東國

賜金百斤 納百揆 增熙載 調元漢文帝時句奴侵入北地丞相調元之職使宅百揆 秉國均 執政柄詩東國

目詩大雅王命仲山甫武是百辟 鼎臣 堂老 姑城集 調元元之載使宅百揆 秉國均 執政柄詩東國

或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猴古 鼎臣 堂老 姑城集 調元元之載使宅百揆 秉國均 執政柄詩東國

百官志漢丞相金印紫綬黃車黑轎所故異車服以示謙 風流 清白 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杜衍為相

道直貨殖不敢到 探丸 夾筋 唐宣宗命相必擇中外有人望三兩人姓名推之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

以簡夾之首得 判百日 遲十年 劉賓客嘉話永徽中盧齊卿死復蘇見其官名內號稱瓶中焚香說天

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 既拜果百日而罷 宋真宗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兩人當國

者雖古稱立賢無方 然須賢士乃可 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兩人當國

十年作宰相 金鉉銀青 元冕赤鳥 杜佑碑文從鼎位光贊大猷元冕赤鳥在帝左右 道問喘牛

廳容旋馬 上見三公 李洸為相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放馬或言其太隘 沈 心卑體恭 辭和氣平

荀子曰 錙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處官宜者士視奉祿則已寬矣 矣 尊是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

者不得罪於楚何也曰吾三相楚而心益早每裨益厚而施益博位愈尊而體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也 轉

魏公別錄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氣必動則辭氣和平如道常事 不規科名 大耐官職 宋試士由鄉舉至

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如道常事 不規科名 大耐官職 宋試士由鄉舉至

宜山縣 言行錄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故中應甚喜賓客必多知往來 觀

位未嘗除端拱見承相倚絕門無一此公復雅唯又 夢碑列名 業 劉賓客嘉話錄唐杜相鴻漸之父 賜

乃具以所見對是笑曰向報中大理官職 雙鏡成字 夢碑列名 業 劉賓客嘉話錄唐杜相鴻漸之父 賜

果嘗夢有所是鳥備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其子為鴻漸生謂之名汝上杜相問曰世杜家鳥旁不復言後有

紗籠護像 金榜書名 唐李藩字叔輪未仕時問卜于蒭生曰汝是紗籠中人藩問其故終不復言後有

果拜相 唐書崔昭暴卒復生云見蒭問其故終不復言後有

詞姓名將相列金榜其大列無榜州縣並列長 職 人 包容仁傑 師服王曾 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擢

仁傑出 狀曰 妻公 盛德 我為 其所 包容 久矣 臣與 韓魏 公琦 論近 代宰相 獨裴度 本朝 乃裴度 所為 也 味道

兩端 王珪 三旨 唐書 韓魏 道在 相位 俄而 取容 寄諸 人曰 處事 不宜 明白 但模 樣時 兩端 可矣 時人 謂之 蘇

聖旨 選論 聖事 者云 已得 聖旨 領 裴度 雅量 楚材 名言 酒自 如頃 之左右 曰已 于故 處得 印度 不應 或同

其生 休戚 曰此 必使 人盜 宗嘗 以印 書券 耳急 之則 投諸 水火 每言 與復 運故 處人 服其 量生 一元 事律 楚材 為事 人小

為名 函中 龍骨 橋上 鵬聲 廣異 記債 射業 進慶 母皇 甫氏 少時 常持 經函 中有 小瑞 瑞樹 異時 忽有 小

石癩 言 再升 三入 十拜 四登 宋梁 謝表 再升 台座 三入 家司 又職 源唐 宰相 再入 者長 孫無 忌狄 仁傑 李

裴度 宋朝 三入 者呂 蒙正 趙普 李昉 又呂 夷簡 張士 遜皆 再入 二十四 考 九十八 族 唐汾 陽王 郭子 儀至

王曾 前後 輔政 十年 王旦 為相 一紀 裴度 十拜 相詔 四登 紳壇 二十四 考 九十八 族 德元 年自 朔方 節度

唐宰相 三百 六十九 人九 十八族 其盛 有如此 者 調和 兩宮 分領 三館 宋具 宗得 風疾 詔自 今軍 國大事

人心 亦不 用后 若加 恩太子 則太子 安則 劉氏 安矣 惟演 承間 言之 后深 納焉 乾德 三年 趙普 倚太子

國史 宋朝 因唐 及五代 故國 史其 次為 集賢 院大 學士 光輔 三后 逮事 四朝 宋韓 魏公 之末 英宗 之初 朝廷 多

彥博 逮事 四朝 彥博 將相 五十年 名聞 四夷 力朝 結重 公忠 直諫 臨事 果斷 有天下 于大 宰公 之力 也 宋文 蒙

故公 臨大 學士 其次 為監 修國 史其次 為集 賢院 大學 士 光輔 三后 逮事 四朝 宋韓 魏公 之末 英宗 之初 朝廷 多

正一能 司馬 六語 能為 正推 多為 同列 所爭 公曰 或誠 無能 如諸 子曰 大人 為相 天下 無事 甚善 但人 言無

內侍 同司 馬光 為政 所當 先光 請問 言路 大臣 有不 悅者 設六 語云 若陰 有所 壞犯 非其 封還 內降 不用

密啓 宋杜 行為 相每 內有 降車 輿格 不行 帝嘗 謂李 沆曰 人皆 有密 啓何 獨無 沆曰 臣待 罪宰相 公事 則公

言之 何用 密啓 臣有 密 私第 見客 夾袋 求賢 初唐 德宗 猜忌 宰相 不敢 私第 見客 裴度 為相 宋云 見客

隨御 疏之 朝正 夾袋 中有 冊子 每四 方人 贊罷 滿見 必問 其有 何人 才 死蝗 不賀 老鳳 尚蹲 相時 天下 大

軒筆 錄曾 公亮 于野 得死 蝗政 以示 大臣 中尚 在年 雖甚 高而 精神 不索 故臺 諫無 非之 者唯 李復 圭性 敏天 下東

宋時 以老 鳳池 邊野 不去 餉鳥 臺上 嘯無 聲未 幾公 亦去 又 兒童 皆誦 宦妾 不知 日司 馬公 盛德 大業 丕績

宏觀 兒童 走卒 皆知 之非 兒童 走卒 之至 于與 知也 又蘇 東坡 以詩 贊然 無所 不備 宰相 之日 大雨 如注 彗星

前宰相 二 宇賜 商英 詩示 趙鼎 宋朝 實錄 時久 旱不 雨彗 星出 張文 忠公 商英 拜相 之日 大雨 如注 彗星

也 前宰相 二 宇賜 商英 詩示 趙鼎 宋朝 實錄 時久 旱不 雨彗 星出 張文 忠公 商英 拜相 之日 大雨 如注 彗星

也 前宰相 二 宇賜 商英 詩示 趙鼎 宋朝 實錄 時久 旱不 雨彗 星出 張文 忠公 商英 拜相 之日 大雨 如注 彗星

也 前宰相 二 宇賜 商英 詩示 趙鼎 宋朝 實錄 時久 旱不 雨彗 星出 張文 忠公 商英 拜相 之日 大雨 如注 彗星

示宰執鼎入湖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
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據夷狄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宰相

原仰成言天子垂拱仰之而成化

光輔爾光輔子一人

保衡伊尹也言天

翼戴子彌綸

實亮子一人

注意漢陸

具瞻言德大政

佐命曠位危而不持

充位張湯為大夫用事

不案吏相令三公

不移書漢詩宣

親小事政有體上

克弊其心伊尹其心

鎮撫四夷親附百姓

父子相代孝賢並為

行故事漢翁翁為丞相

父陪貳左傳趙簡子問於史墨曰李氏出其君而民服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

友陪貳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配耦王有公諸侯有伯皆其戚也天生季氏以威魯侯民之服焉不亦宜乎

大學士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父子相代

友陪貳

宰相

光輔

保衡

翼戴

注意

具瞻

不移書

親小事

克弊其心

王者佐呂氏春秋云武王至殷郊保墜五人御于前莫為係之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騶白社

稷器蜀志備云諸葛稱若金作礪朝書說命篇曰說茶于薄巖之野爰立作相王置謀其左右命之曰

早用汝猶鴻有翼過桓子曰桓公在位有仲父罔夕猶鴻見立有羽異者二鴻乘桃李莫援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李

之委于行者池淵不稅吾不稅泰山吾不賦詩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步騎十萬上可富國安主太公金匱

富國安主調陰陽和季匡主濟民以匡主濟民成五伯之業下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正事之臣尚

臣樂萬民非吾宰相也羽翼之佐謝承後漢書云非腹背弼亮四世命篇光輔五君左

乃自介用逸王若曰爾乃克羞饋祀爾羽翼之佐謝承後漢書云非腹背弼亮四世命篇光輔五君左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開風便委國子云

魏王遣使者聘于顯為相魏國狹小乏于輕賢親魏君久鄒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青降節豈惟魏國

後道德懿勳幸見顧臨願國改對曰臣竊放之臣慕君高義是以庚此跪行投以相說苑云楊因見趙簡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是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君五去商君好士故走來見也越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而行之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察也事君五去

宗名對於使殿以錄解曰半臂之點念曰臂者底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非譽將臂者豈以其叨居顯位得給半

拜中書侍 閱未得名 宋瑒羅帝殊用張嘉貞而忘其名夜名章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張姓

事可知矣 唐昭宗時鄭玄好誦詩多為賦思之因觀文臣表表一閱而得其名即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不獲乃視事 名震四夷 宋成太和四年詔進書門下平章事既而賀客至榮極首言曰朕後盡因有司上

故鄉無兩鎮之節 備三公之典 策 不私故人 唐裴君才不稱其官 不負天子 唐陸贄為相所言

大過對曰吾上 不負 不吝通族 唐令狐綯入相自以姓氏少人有授者不吝通族由是連近身趨之至

嘗市恩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士未嘗知出于公庭坊亦未嘗市恩意于人何必使知出我門下也 衣鉢相

傳五代 登第謂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 欲君傳及知貢舉范魯公贊文卷知非常人也至放榜亦以第

者曰從此廟堂添故 門閥不墜 宋李昉子宗諤字昌武景德中為翰林學士至右諫議大夫卒其宗諤

事登庸未鮮亦相傳 謂宰相曰國朝將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李昉也 和

頽溫語 宋李昉為相曰求差遣者見其材可取必請是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其用者必和頽溫語以待之

此取怨 嘉謀俾望 宋范魯公贊嘉謀俾望時稱名相會謂同 不為驕侈 王旦為相以儉約率子弟使不為

之道也 嘉謀俾望 宋范魯公贊嘉謀俾望時稱名相會謂同 不為驕侈 王旦為相以儉約率子弟使不為

與太盛為權其可 不微窺澤 書行錄呂祖正微窺澤 得宰相體 言行錄宋韓琦公琦為參政凡事關為令則

曰問賢賢故則曰問東 歐陽文舉則曰問 真宰相言 宋韓琦公琦為參政凡事關為令則

西題至于大事則自決之 宋人為得宰相體 真宰相言 宋韓琦公琦為參政凡事關為令則

曰真宰 可方安世 宋中無問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可方漢張安世 遠過周公 言行錄宋韓琦公琦為參政

相言也 從容有餘 德業兩全 榜鏡自止 過問公遠矣 遼使却立 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使耶律永昌來聘見

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 遼使却立 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使耶律永昌來聘見

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遼使却立 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使耶律永昌來聘見

宰相五

原 晉陸機丞相箴曰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愛簡則易遵網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

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衰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

而惟牆隔之矜已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鑿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

察

察

察

察

察

察

察

察

照其身

原碑晉袁宏丞相桓溫碑銘曰文武開基尚父定王佐之幹宗周不競桓公弘九伐之勳脫履於必濟之功忘懷於屈伸之會高氏出乎生民公亮坦於萬物遂復改謀迴慮策馬武關總轡丹旂之塗揚鞭終南之嶺兵交則戰無全敵勸義則極負雲集從以懸軍輕進因蓄靡儲而豺狼懼殄保固窟穴乃方軌迴轅反師凱入雖奇功大勳未捷於一朝而宏模神略義高於天下公惟秀傑英特奇姿表于弱冠俊神朗鑒明統備于成德巾褐衡門風流推其高致忘已應務天下謝其勳業輔相兩朝而通運之功必周虛中容長而方圓之才咸得道濟而不有處泰而逾約可謂固天將縱生民之傑者也銘曰美盡黃裳道暢伊呂哲人應運命世作輔卓卓英風略略宏宇亮心高列俊神間舉忘已濟物撫化翼世河洛澄流華梁卷翳俾我仁公弘道作鏡如何不弔雲巒落映 晉孫綽丞相王導碑文曰公胄興姬文氏由王喬元聖陶化以啓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元性合乎道旨冲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溫煥俾于冬日信人倫之冰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德不建神轡再絕獫狁孔熾凶類叢起公見機而作超然元悟遂扶翼蕃王宣協東岳弘大順以一羣人之望仗王道以應天人之會於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已雅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已以招巖穴之俊逍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勳舉非夫領鑒元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于世而動與理會者哉 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文曰黃曲之祀九井尚慙洙水之堂七辯猶在豈非德含體氣神降空桑蒸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貴德公諱某蘭陵人皇帝之長兄也命世降靈峻極開著宗百川而成海倍萬俊而為英為南梁北秦二州刺史陽陵黑水改號難堪加以岳牧遷迴軍民徙散同高闕以為塞象玉門而置關三尉寢謀六屯罷業功同疎勒之守備甚即墨之堅圍公臨危制變殷如敵國是以六角摧鋒兩賢蒙鼓指搗則破勅敵叱咤而靜邊塵公德應大賢照惟殆庶如鐘資叩似鐸發聲含朝陽于千仞散風行于萬頃神武所向士卒忘水火之難筆醪所驅小大一死生之志微管之風餘芳無絕人畏其神德音不泯梁

秦二州刺史宜封侯條刺舉漢陽親親遺愛有表請立碑置廟天子許焉反宇飛風伏檻含日參差丹桂周流
紫房踐蹤刺獸下臨網戶蒞茵荷花傍連屈屋庶使邊韶所立之石豈稱高于陳郡袁逢所勒之字非獨擅于
華陽乃爲贊曰帝國開道皇源配天功書綠宇事燭青編天漢之陽黑水惟梁如仁永播流詠寧忘扶風高碣
名伯甘棠餘芳無泯望古可方構斯象室循茲洞房琉璃照戶璧玉開堂秋條下葉春卉含芳九微夜火百味
朝榮 又丞相長沙宣武王碑銘曰金表龍符綠地龜圖且稱瑞漢實曰開虞於昭帝緒蟬聯厥初有徵元水
亦作司徒重檐偃塞曲注透迤重據鳳蕭桂棟蓮披文檀晚麗采節晨輝春藤絡戶寒菊臨池惟馨惟德無絕
于斯 梁沈約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曰世載冠冕之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峰冠於削成公自
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往摩赤霄而理翰望閭闔而上馳迴風颺于襟袖宅山川于懷抱爰初弱
冠藏器俟時康莊廣闢飾禮賢之館杞梓備收罄滋蘭之畹旣駕朱駟又數袞職升降軒陛率由孝敬謙以備
物貴以在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現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首且華裔在庭執玉
端闈冠冕百辟外夷震聲猶單于之懼王高羣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
皇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輜德必從譬由吠澮匪讓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嵩岱保翼三善弘
正九伐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大德風邁其美雲從事貴愈貶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服以庸羽儀列辟冠
冕羣龍周實多祐漢有餘慶奕奕皇族於斯爲盛公之綏之終和且敬是惟宗國庶邦作詠 梁任昉丞相長
沙宣武王碑曰玉映藍田金鉉之望已集木秀鄧林輪轅之用先表值戎寇貪憚羈縻失道憑凌雉堞逼迫濠
湟都護之威旣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晨析易子朝餐乞師援絕飛書路阻公內定不戰之奇外聘必勝之略
神功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旣寢折膠之術北遯燕然將空漠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賞就賦
夷歌成章 **唐**張說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曰源深自虞派別從吳辟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并岳瀆冥
符翊睚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办攢植文鋒迅驅纒安卑位即聘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
三軍國一二訐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翻藻彌煥丹青靡諭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
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諱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乎方辭漢祿更

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樹旒宸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
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鑄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銓能敘事理鬱詞敷求
舊銘實慙殫惡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元載
故相國杜鴻漸神道碑銘曰陽驕必折陰勝亦邪剛柔雜居賢聖之家堂堂衛公舍和用中爲保自易當難不
逢首陽誠拙柱下非工鋪糟末位致命危邦自西徂東足跣頭蓬簡稽衣食賦政理戎經營指揮雲合風從定
計翊帝革暴鋤凶退殊獨潔進不爭功出征入輔計文經武洗蕩三蜀雍容兩府神邁形扁思深志遠封禪留
草東山不歸台光折耀白晝徂輝依仁孔夙履信不暮自天之祐宜無悔怒天之荐瘼時丁耗數如魚思涉若
廢網罟或歲大旱孰爲霖雨生公則惠喪公何苦形有必行死無不之誰存封域誰制喪期平臯漫澶野蔓離
披延陵已達弋者何知

原詠晉陸機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曰根條伊何苗黃耆骨長發有祥貽我祚胤劉王負險寇我西隣公侯赫
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元王隕難鯨鯢陸麟戎漢時磴方域清塵 又成公綏魏相國舞陽宣文侯
司馬公誄曰應期降命篤生我公九德聿修百行薰通文皇踐位龍飛天衢協贊大命啓迪靈符光我聖主齊
德有虞受茲介祉封國建畿入總納言數化銜機出登上將奮武明威皇輿省方作鎮于許旌旗旣反撫戎荆
楚巴蜀作寇侵我邊疆乃眷西顧董統雍涼丹麾所指莫之敢抗仁濟宇內威攝外荒流惠零雨齊美甘棠加
命九錫尊位相國比王齊魯以崇殿禮

制宋蘇軾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制曰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于百姓
之既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祇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
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元閣復丞相阿朮贈謚制曰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
將門出將三持分閫之權緬思百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賁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贈開府儀同三
司太尉追封并國公謚武宣阿朮英才間世勇略邁倫當先皇大理之征佐迺父雲南之役靖蠻荒而平交趾
拔襄漢而下江南鳶瘴揮戈萬里若衽席之上龍驤飛渡三吳歸掌握之中贊成混一之圖式副元勳之號按

禮寺易名之典加王章異等之恩於戲青史屢書諒騰芳之有永黃河如帶尚流慶于無窮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謚武定

論唐李德裕近代良相論曰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頽鸞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恩義至重實先于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諄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誘救其患難而已雖瞽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庭辨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許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邪讒之患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特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恩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凋藜藿由其不採責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為寶也廉而不劔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好古洽聞應變睿敏幾可以成務而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用於籠虜以盡天涯雖劒光不沈而鸞翮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歿不瞑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勿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記唐李華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于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之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贖道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畜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問私讐不可以擅報公讐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格之於萌伐紊不賞爵紊不封閭荒不救見鐘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

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斯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成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無罪記者 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醒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關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警金門未開玉漏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以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以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從青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慙慙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負而全身者亦無所取也

傳唐柳宗元梓人傳曰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雜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

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大學士一

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爲祭酒其後無間唐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貧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王學士之名始於此至宋皇祐元年詔特置觀文殿學士寵待舊相今後須是曾任宰相乃得除授時費昌朝由使相除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大學士之名自此始 宋會要宋朝官制有殿學士閣學士雜學士又有待制殿撰修撰直閣殿學之名有觀文有資政有端明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觀文殿大學士惟曾任宰相者乃得除觀文殿學士以寵輔臣之去位者資政殿大學士亦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之久次者始除後拜僉樞者多領焉閣學士雜學士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勵行義文學之士專以備顧問其次與議論典故警得之爲禁選擇尤謹 明太祖即吳王位建百官置中書省遂以李善長爲中書省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洪武戊申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兼少師徐達爲右丞相統六部事庚戌召山西參政楊憲爲右丞陝西參政汪廣洋爲左丞憲尋被誅辛亥春正月太師右丞相李善長致仕以左丞汪廣洋爲左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右丞相己未十二月汪廣洋謫海南至太平暴卒庚申胡惟庸伏誅遂罷丞相不復設而析中書省爲六尚書歸其權于六部時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常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啓奏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設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以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壬戌冬十一月戊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時未有內閣掌機務者至成祖靖難後始即文淵閣名侍講等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重上所與謀羣臣甚祕稍遷至大學士歲時齊予同尚書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宗右文遇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取報行而吏部審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名得迭入省可六尚

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豈非無專職由上輕重裁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及景憲大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真相矣 天順中大學士李賢建議請專選進士科充翰林院官遂為制自後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林為孤卿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宥密 內閣臣不由甲第者楊士奇以薦辟胡儼陳山張瑛以鄉舉其初不由翰林者黃淮以中書舍人楊士奇以審理正胡儼以桐城知縣金幼孜以給事中俞綱以審理正文薛瑄俱以御史李賢以吏部主事劉宇曹元俱以知縣袁宗臯以長史張孚敬以刑部主事桂萼以知縣方獻夫以禮部主事夏言以行人此外無不由翰林入閣者 憲章類編曰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生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為禁革俾永不得設丞相貽謀垂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于吏部各相鈐制其防尤密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而口啣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霍韜曰考之漢朝凡為賢相皆由郡守考之宋制凡為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困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薛瑄入閣則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皆為一時名臣今大學士楊一清亦由巡撫而轉吏部已選入閣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變通者也宜裁為定制永世遵行

大學士二

名山藏曰楊士奇為人秉謙執虛薄利篤義歷事四朝四十餘年論事持大體不苛細薦進人才博詢廣訪先德後能無所私庇有大政大疑眾論紛紜徐出一言莫不快愜 楊榮歷事四朝善承人主意旨靜而正之與楊士奇楊溥協恭輔政天下稱為三楊 楊溥立朝四十餘年恭慎謹畏雖御吏卒亦不敢慢每議事決疑舍已從人略無吝躁天下稱曰南楊 名臣記曰薛瑄河津人天順中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時曹石專用事遂引疾去四方從學者日眾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皎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 李賢鄧州人為大學士事英宗憲宗練達政務不屑為小庶曲謹薦用耿九疇軒輒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顏彪馮宗諸文武才臣皆得其用 商輅淳安人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試廷試皆第一景泰三年入閣天順元年除名成化二年復入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

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嘗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略因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立命去西廠 獻徵錄曰弘治改元命徐溥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三典禮閣所得多天下名士溥未去位時已多躋顯位餘姚謝遷與溥同陞內閣時以為榮 又以劉健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凡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與李東陽謝遷同心輔政上方倚任入告之謀多所嘉納終弘治十八年海內晏然稱治 明實錄費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凡三入內閣以功名始終云 明名臣言行錄嘉靖中徐階繼嚴嵩為首相書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 李春芳傳春芳與徐階同心輔政力振頹靡受顧命事穆宗皇帝于諒闇誅左道錄言官蠲逋負中外欣欣以為太平復見 皇明盛事述曰內閣李賢楊廷和父封少保劉珣嚴訥黃淮父封太子太保李春芳父封太子少傅張四維父封少師獨張居正父自少保少師以至加特進左柱國凡四膺誥命而嚴訥李春芳張四維張居正皆具慶嚴李皆得歸政終

大學士三

增一人領五官 贈官并兼職 今言曰今關臣一人領四官非禮也景泰時陳循一人領五官矣 馬倫神道碑曰倫卒特簡師保例贈翰林學士實善大夫禮部尚書自前文武大臣贈官者率加其正職倫始并 四入內閣 三總三邊 皇明盛事述曰嘉靖中張孚敬夏言俱四入內閣 楊文舉無銜加之蓋出特恩也

致仕少傅大 名動天下 稱社稷臣 錄曰王象昇撫豫端嚴臨事有執可稱社稷臣矣 明名臣言行錄曰象昇撫豫端嚴臨事有執可稱社稷臣矣 考滿勿改外任 入奉絲綸出

朕自訪得一人 名臣記成祖敕吏部曰大學士胡廣等侍朕日久親今考滿勿改外任 玉質金相通

從焉勒 奕以行權順以濟險 石渠曰行權高軫處未嘗昭德兩宮問順以濟險可謂難矣 剛方正直 明紀洪熙元年

達國體 揮斤游刃遇事立斷 國體東揚榮揮斤游刃遇事立斷 繩愆糾繆 剛方正直 明紀洪熙元年

奇楊禁金幼改銀閣書各一其名曰鍾愈糾學論之曰卿等皆國舊臣諫達老成今朕剛位之初 溢曰文清

凡政事有關失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於再言之也 明宣宗朝楊榮諫達老成今朕剛位之初 溢曰文清

可謂明潔 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澤其身可謂清矣 大學士劉忠藎曰野亭年方六十非無明退不慕榮勳

得行收法于去其于道 肩輿登萬歲山 賞節游無逸殿 侯伯師傳尚書十一人前與登萬歲山 皇明賦

元上御覽舟命時將名號乘舟給酒額命儀夫漿時等舟近航舟而行向燕國海運至滄州李復宴無也

各稱謝上書 際昌辰 領班籤 楊廷和 費宏廷和 少時嘗夢天門開見神棋題曰際昌辰在童中時物院

也宜果狀 給輿皂 受美珠 輿皂八名連官 議送乘舟 運物蓋 巽敷也 復降 較爲 曰張九齡之忠 蓋而不

元入閣 者公直受之 嗣諸邊將 請請留侍 左右詢邊事 可隨出所 受珠分 編之 授之地 頃刻 立盡 蓋以 天下

用即比于一 介慎廉靜 風流儒雅 雙槐歲抄 曰弘治 乙卯 春 立海 堯于 位 祭 其 生 手 不 可 及 者 有 三 自 少

官四十載 俸祿所入 惟得 拮据 張維 一困 其 兼 誓 三 釋 卷 其 好 學 一 時 風 流 儒 雅 前 代 宰 相 中 亦 罕 見 其 比 也 片 言 遇

主 舊學受知 明名臣 言行錄 曰 張 璠 桂 等 以 片 言 遇 主 翰 林 諸 臣 皆 鄙 賤 之 大 學 士 馬 自 強 墓 誌 曰

大學士四 大 學 士 四 年 始 發 于 公

救明宣德三年 敕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曰 卿等祇事祖宗多歷年所 嘉謨讜議積勳勤

誠朕嗣統以來 尤深贊輔 夙夜在念 圖善始終 蓋以卿春秋高尚 典繁劇優 老待賢禮非 攸當 况師保之重 寅

亮爲職 不煩庶政 乃副倚畀 可輟所務 朝夕在朕左右 相與討論 至理共寧 邦家職名 俸祿悉如 舊卿其專精

神審思慮 益致嘉猷 用稱朕眷 注老成至意 欽哉 嘉靖元年 敕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曰 卿資稟醇正 器識恢宏 粵自早年 究心理學 上探河洛之傳 登名賢科 董聲

藝苑 勞動懋著 間望彌隆 遂以碩德 長才受知于我 孝宗皇帝 簡自暇心 擢居政府 朝夕獻替 不說不隨 培植

人才 愛惜善類 宣達民隱 慎守彛章 延訪于便殿 賜問于平章 危言讜論 裨益弘多 是以致弘治十有八年之

間 政事清明 實惟卿與二三大臣 佐理之功 至于顧命之際 推誠付托 至切至專 卿感激 知遇 益切勞瘁 故當

武宗皇帝 改元之初 隨事納忠 曲爲匡救 其毅然不可回之氣 往往形於辭色 釐革宿弊 斥逐羣小 直道難容

告老而歸 高風大節 播在天下 中遭權奸 橫加讒抑 旋復昭雪 人皆欽仰 之不置 乃今年近九旬 體履康泰 全

名盛福求之當代 實鮮其倫 維昔宋之名賢 如司馬光 文彥博 輩皆 卿鄉哲 揆其始終 進退之大義 抑亦不多

讓焉 朕嗣承大統 圖新治理 顧茲尊賢 優老之典 誠不可緩 唯卿累朝 舊德 實軫朕懷 矧夫公論 明揚 至再至

三 亦可見卿之賢於人遠矣 茲特遣行人 齎敕至家 存問 仍賜羊酒 命有司 月餽官廩 八石 歲給輿隸 十名 用

開 監 頭 名 設 官 部 大 學 士

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頤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 萬曆九年以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年八十遣行人賜敕諭存問曰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問道更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德勸功之典曠言者碩著有勳庸世咸仰爲達尊朕豈靳于殊數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于清華歷試功于盤錯簡知皇祖晉陟台司履忠順以事一人持薦節而先百辟當儉壬之既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汚而仕路肅清獎忠直而真材彙進申明典制多安邊定國之善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宣上德于彌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貳以奉宗桃方倚重于黃扉遽乞閒于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資其典型終始完名寰宇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爾壽康屆茲八旬敘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世之禎祥朕祇遵先猷追維舊德粵稽功載申錫寵章茲特遣行人涂時相齋敷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耄勤箴儆不忘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宗工不殊前哲其茂綬繁祉慎保修齡尚謀黃髮之詢用慰蒼生之望欽哉

記明沈一貫內閣藏書樓記曰我國家崇古右文釋天闡聖自高皇帝龍驤宇內橐籥未藏而購書之今四出海內學士抱典冊而馳赴蓋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彬彬焉而高皇帝稽謀好學博收廣采故草創之初而熙皞之業已建何啻陋漢祖馬上之習即歷朝明辟詰后覽能表章者何以當也成祖卜燕益隆鼎業而增購遺書尤爲繁滋朝宁旣設乃建文淵閣于午門城之東偏樓其中而藏之累朝承平潤色鴻著故迄今言藏書者必稱內閣天琛夜玉璀璨煜耀上與東壁西奎齊光接彩古所謂天祿石渠圖書之府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麗正集賢修書之院雖今昔阻絕無所質問即其閤鉅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所校錄止矣以方今茲豈復能勝之哉顧禁庭嚴密百僚希覯獨二三元僚奉詔入閣參稿幾備顧問者僅乃鐫翔其間然閣上帝之冊府鈞天廣樂輻輳殷難言之矣臣惟國家總歷代之典章攬萬方之圖籍躡次川委練首不能舉其數凡庶府之珍儲百司之淵蓄豈不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吏耳惟內閣藏書若斯之祕環以清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聖賢英哲精神經制之所貽歷代聖明王治亂興亡之所具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輔導聖明迪啓神智

而輔臣者又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俾得優游縱觀庶可對揚休命佐成熙朝之學而宣文明之德化哉

疏明徐階謝入閣疏曰黃扉視草任重絲綸薰殿宣麻輝騰台斗自顧一介賤庸之質誤蒙九重特達之知竊揣分以凌兢式銘心而感戴恭惟皇上至仁大德上協元穹偉略英謀遠同皇祖定一代之制儀章煥著乎堯文計萬世之安征討懋揚乎殷武機宜立斷詔令親裁難照弘敷民隱物情之畢燭乾綱獨攬吏才戎政之咸新夫建大有爲之功宜簡不世出之佐如臣性資柔闇學識迂疎誦載籍之陳言無裨實用守信果之小節莫贊宏猷方虞黜罰之加頓拜延登之及入參閣務出縮部章貳鈞未遂乎忱辭兼秩更承乎寵授文非陸贄何以增黼黻之華望乏馬光奚足繫國家之重况越此而周而名又進之爲臯爲夔仰企前修雖幸遭逢之適類俯惟小器實慙經濟之無能此臣所以聞命而震驚拜官而偃僂者也臣敢不激昂夙志捐委微軀祇竭寅恭之衷擬酬高厚之造伏願因愚臣之不足任益舉羣策而用厥中念人才之難求全姑取所長而於其短內安諸夏外服四夷聖壽萬年曆數邁軒虞之久皇圖一統提封兼周漢之隆

贈銘明商輅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彭時墓誌銘曰鳳山龍岡儲精降神篤生才賢學貫天人名魁甲第望隆縉紳官居密勿職典絲綸謀謀啓沃迪知忱恂歷事三朝執心忠純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吁嗟文憲無愧師臣許國少傳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謚文端陳以勤墓誌銘曰有曜列星淪精少傳夢而公生墜而公仆天啓我公篤我明祚衆圓獨方人趨我駐潛龍在淵如翼斯附飛龍在天如霖斯雨矢其謀謨去其媚妬美和樂諧臚納巷遇示我師表式我王度朱紱方來歸田早賦明哲煌煌靡有他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西水逍遙濠濮同趣帝念舊臣乃眷西顧養年上尊載沾異數令名考終前昌後裕羔裘狐袖傾軫載路先幾如公誰與並鶩穹然者封鬱然者樹巢有鳳凰穴無狐兔于斯萬年亦孔之固

雜詩明李東陽賀彭閣老詩曰吏部銜清帶翰林路隨仙步轉高深人間別有登龍地天下空勞仰止心瀛海新波添夜雨玉堂喬木長春陰歸來更覺門如水不受車塵半點侵半生名行重儒林吏隱官曹歲月深文靖舊無旋馬地敏中原有耐官心川原暖入三春雨殿閣涼分六月陰欲效禹偁書院僻向來官序敢相侵 邊貢送少傅楊一清節制三秦詩曰帝夢非熊舊起邦側思賢佐隱京江三邊羽檄來金殿九色龍函到石滄范

老甲兵胸有萬李侯才氣世無雙臨戎制勝尋常事蚤見邊城築受降
三十年來四入關土人迎拜想開顏
風雷晚送蛟龍雨藜藿春藏虎豹山已遣北門歸鎖鑰更從西海弄潺湲
寥寥蜀相十年後伊呂誰當伯仲間
唐順之壽張相公詩曰惟中運策九州清共說留侯在漢京賜第近連平
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承顏色酋長西番識姓名却望上台多
氣象年年長傍紫宸明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設官部六 太宰 太尉 大司馬

太宰一

原太宰於殷為六太於周為六卿亦曰冢宰 武王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治 秦漢魏並不置 平帝加王莽號曰宰

衛 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以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獻王孚居焉增據

屬十人蓋為太師之五名非周冢宰之任也 安帝以太宰職邪王德文不宜嬰擗事務以汙論道之重可察

邪平昌縣似艾可 宋大明中用江夏王義恭為之冠綬服秩悉與太傅同 齊以為贈 梁初有之 陳又

祭殿因以為號名 以為贈有事則權兼之 後魏初無至孝莊時以太尉上黨王天穆為之增置佐吏 北齊無聞 後周文帝

又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邦治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治邦國自隋而無 **增**宋崇寧時

蔡京得政乃言僕臣之賤非宰相所宜稱於是改左僕射為太宰右僕射為少宰靖康末詔宰臣依舊為左右

僕射 遼金元明俱無是官

太宰二

原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增**又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原周官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

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增**又曰太宰以九兩繫

邦國之民兩耦合之言繫者以維持其情性使不離散也 家語曰官屬不治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不紀

曰亂亂則飭冢宰 飭謂整攝也 **原**王隱晉書曰武帝時太傅領司徒何曾屢上書遜位詔以司徒所掌煩務不可

以久勞者艾其進位太宰朝會乘輿劍履上殿如漢蕭何魏鍾繇故事 **增**又曰何曾為太宰年老禮優每召

見敕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 又曰太宰兼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兼依安平獻

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 **原**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朗陵公何曾汝南王亮皆為太宰 齊職

設官部 太宰

淵鑑類函 卷六十六 設官部 太宰

儀曰太宰品第一金章紫綬佩山元玉堯命羲和使主其陰陽之職羲伯司天官也后稷伏事虞夏敬事民時尊稷為天官夏衰稷後不窋失官由是廢官殷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豐為太宰召公又居之秦漢魏無此職晉武帝以從祖安平王孚為太宰始置其官安平薨省咸寧四年又置或謂本太師之職避景帝諱改為太宰太宰周之卿位晉武依周置職以尊安平非避諱也後元興中恭帝為太宰桓元都督中外博士徐豁議太宰非武官不應敬都督從豁議

太宰三

原正百工 計羣吏 尚書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孔傳謂武王崩統理百官均平四海

太宰四

原太宰古官 晉百官表注云太宰古官金章紫綬五時

原正百官 禮記曰正百官掌邦治周禮太宰掌三國之法以辨九職之名

原冢宰成道 冢語云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德宗伯之

原總百官 尚書伊尹曰百官總攝冢宰

原掌邦治 周禮太宰掌三國之法以辨九職之名

原主國政 尚書冢宰掌邦治也

原布治於邦國 禮記曰布治於邦國

原于官府 又云太宰乃施法于官府而正其官

原六職辨邦治 又云六職辨邦治

原六聯合邦治 又云六聯合邦治

原八成經邦治 又云八成經邦治

官府又云太宰以入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八則

治都鄙又云太宰以入法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叙其神二曰法則以刑其官三曰廢置以叙其吏四曰六

計弊羣吏又云太宰以入法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叙其神二曰法則以刑其官三曰廢置以叙其吏四曰六

進其治又云太宰以入法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叙其神二曰法則以刑其官三曰廢置以叙其吏四曰六

以道得民又云太宰以入法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叙其神二曰法則以刑其官三曰廢置以叙其吏四曰六

八統又云太宰以入法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叙其神二曰法則以刑其官三曰廢置以叙其吏四曰六

九貢又云太宰以入法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叙其神二曰法則以刑其官三曰廢置以叙其吏四曰六

九職又云太宰以入法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叙其神二曰法則以刑其官三曰廢置以叙其吏四曰六

九賦又云太宰以入法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叙其神二曰法則以刑其官三曰廢置以叙其吏四曰六

九式又云太宰以入法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叙其神二曰法則以刑其官三曰廢置以叙其吏四曰六

播時百穀又云太宰以入法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叙其神二曰法則以刑其官三曰廢置以叙其吏四曰六

西陽王以宗室加禮又云太宰以入法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叙其神二曰法則以刑其官三曰廢置以叙其吏四曰六

原碑晉孫綽太宰和鑿碑文曰公蓋黃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於祖御史大夫之碑矣靈和誕授載有公侯

至德碩量天實挺之琅邪王應天落之運關中興之道思延英賢以匡王業乃假兗州刺史金章仍剖元鉞載

飾于時羯寇凶熾羣逆焱起公奮其忠勇精貫白日信順為甲冑大節為城池故能摧却凶寇全身濟功惟公

德器純固體識深弘敦尚衡門則服膺曾閔毗亮皇極則憲章元凱篤誠簡於帝心明允著於蒞政信鍾山之

圭巒嶽寒之靈木者也摘藻風雲策名帝錄聲階方尺遂隆台岳王室未休吾何以豫興言再慨思康天步將

俾皇化歸之大素彼蒼者天曾不遐祚哲人其萎民斯攸慕嗟爾後昆式瞻宏度 齊王儉太宰褚彥回碑文

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歿趙文懷其餘風乃祖太傅德

合當時行庇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公稟川岳

之靈暉含圭璋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睦於闈庭金聲玉振寥亮

太宰五

二宰
原碑晉孫綽太宰和鑿碑文曰公蓋黃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於祖御史大夫之碑矣靈和誕授載有公侯

計監頁白
卷六
設官部
太宰
太尉

於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義之園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遠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今之尚書古之冢宰雖秩輕于冢司而任隆于百辟暫遂冲旨改授朝端過無異言遠無異望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蹟康衢延慈哲后仰南風之高詠餐東序之祕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暖有餘暉迢然流想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在三之如一銘曰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深登岳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迹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元宗萋萋辭翰義既水流文亦霧散

原 詠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誄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揜討逆節折衝江湖走欽擒儉梟誕弊吳公于出征爰整其旅壘未越郊廡不及舉秦涼獲又西戎即斂他人之賢譬彼丘陵邈矣公侯如日之升泰山其頽寢疾不興遐邇曷仰社稷焉憑生榮則易終哀實難靡不春華鮮克歲寒嗚呼公隕率土含酸趙喪望諸列國同傷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桃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沒能彌彰

原 表後魏温子昂上黨王穆讓太宰表曰臣聞策蹇長途終慙一日之致懸縷層臺詎任千鈞之重固知才弱不可自強力微難以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懼有絕臍之悔既慮錄金因陳匪石

太尉一

原 太尉秦官 漢因之 應劭漢官儀謂太尉周官非也 鄭注月令亦曰秦官尚書中候云尉為太尉東晉據非 奔作軍 衛尉 賦政 當是 據位以書前職 非虞之實號也 太尉所職 即舜所掌 遂以同掌 追稱太尉 乃中候之誤 假蓋其官之為 謀康成 謂傳自注中候 義及注禮而忘 殆位豈其實哉 此是不發議於中候 而江之於月令也 廣微之 謂 金印 紫綬 掌武事 漢文三年 省景帝三年 復置其尊與丞相等 丞相衛綰病免 上議置丞相 太尉 兼 未標 願意 金印 紫綬 掌武事 漢文三年 省景帝三年 復置其尊與丞相等 丞相衛綰病免 上議置丞相 太尉 兼 實 雙 嬰 為 相 將軍 必 為 太尉 太尉 相 尊 等 拜 文 有 讓 賢 名 翰 從 之 皆 如 其 謀 五年 又 省 元 狩 四年 更名 大司馬 大司馬 漢 後 漢 建 武 二十 七 年 復 舊 名 為 太尉 公 每 帝 初 即位 多 與 太傅 同 錄 尚書 事 府 門 無 闕 論 者 云 王 莽 以 大司馬 掌 四 方 兵 事 功 課 歲 盡 則 奏 其 殿 最 而 行 賞 罰 凡 郊 祀 之 事 掌 亞 獻 大 喪 則 告 謚 南 郊 凡 國 有 大 造 大 疑 則 與 司徒 司空 通 而 論 之 國 有 過 事 與 二 公 通 諫 諄 之 靈 帝 末 以 劉 虞 為 大司馬 而 太尉 如 故 自 此 則 大司馬 與 太尉 始 並 置 矣 劉 龔 字 叔 才 漢 建 武 大 尉

以日 魏亦有之 汪祥字休微為太尉司馬文王進爵為王時祥與司馬何曾司空荀彧並請王親相去一階

食免 而巳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輕拜人者耶 謂魏朝之美 劉晉王之德 君子愛人之重 晉太尉進賢三梁冠介

以禮吾不為也及入荀勗遂拜祥獨長揖文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子見顧之重

幘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元玉若郊廟冕服七旒元衣纁裳七章 宋制武冠山元玉 齊制九旒 後魏初

與大將軍不並置正光之後亦皆置焉歷代唯後周無其餘皆有悉為三公 宋循歷代之制以太尉與司

徒司空並為三公政和時罷之復周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以太尉本秦主兵官

定為武階之首正一品在節度使之上建炎三年劉光世始以檢校太保除自後或以檢校三少或以節度使

不帶檢校皆徑進太尉則進使相是為除授之序依兩府恩數 遼南面置三師府又有三公府太尉司徒司

空此皆南面朝官之長公師府俱有掌印官一人 金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員皆正一品論道經邦變理

陰陽 元太宗即位始建三公其拜罷歲月皆不可考至世祖之世其職常缺而僅置太保一員至成宗武宗

而後三公並建迨無虛位矣又有所謂大司徒大司空太尉之屬或置或不置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

宮嘗置三師三少蓋亦不恆有也 馬祖常上言曰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如此極比者聖上

踐祚之初沙汰冗濫尤慎此官近歲屢有開雜人等如沈宗攝汪元昌之流亦受司徒司空之職竊恐天下後

世傳為口實非便也 元仁宗延祐五年監察御史上言比年名爵濫冒已極太尉司徒國公接迹於朝昔奉

詔裁罷中外莫不忻悅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有九此輩無功於國家誠恐載在史冊

貽笑將來請自今以後凡闕閔貴重勳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制曰可 明太祖下江左因勝國之舊

為五等爵以贈勳臣其後有王公侯伯之典而罷子男至公孤不以為贈亦并無太尉司徒等官 又按敘齊

職儀云太尉古官也 魚豢曰太尉掌武事古者兵職皆以尉為 堯時舜為太尉舜時舜為司徒禹為司空

古亦為三公之職其後常以太尉與大司馬迭置不兩立 有大司馬則不置 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以

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與大司寇大冢宰大宗伯為六卿至西漢末師傳保之官崇其號為上公以大司馬大

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後漢初省大司馬立太尉與司徒司空為三公 皆除 歷代皆然 周以

周禮以師傳保為三公五代史志云隋以太尉司徒司馬為三公歷代皆開府置官屬唐廢府寮

開 設官部 太尉

開 設官部 太尉

開 設官部 太尉

原月令曰孟夏之月命太尉贊俊傑選賢良舉長大 春秋合誠圖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授圖

史記曰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漢書百官表曰太尉掌武事周勃灌嬰周亞夫等為之 又曰太尉古官也

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以為號 漢書曰呂后問高帝曰陛下百歲之後蕭相國既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

其次曰王陵可然少翹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

尉 又曰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東觀漢記曰張輔字益

侯為太尉父尚在輔每遷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輔父壽極歡莫不嘉其榮

又曰鄧彪字智伯為太尉在位清白公廉率下 謝承後漢書曰京兆朱窳字仲威為太尉家貧食脫粟飯卧

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又曰鄭弘字巨君為臨江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

簿黃國鹿為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轄一作圖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後弘果為太尉 又曰初第五倫為會

稽太守署鄭弘為督郵舉孝廉及弘為太尉而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早上知其故遂置

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增**又曰劉寬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令之講經寬嘗於坐被

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又曰張禹為太尉時連歲災荒府藏空

虛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都國康假許之 又曰楊震代劉曄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閔

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代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

公固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 **原**袁山松漢書曰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靈帝時為三公者皆軼

禮錢千萬續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 華嶠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

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免始自防也 范曄後漢書曰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

至太尉 **增**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方岳事物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為大司馬

原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息其以融為太尉錄尚書事 又曰冲帝丁酉策

書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機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為太傅

固為太尉與大將軍莫參錄尚書事又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為司徒司空府已營欲更治太尉府

公南陽趙憙也西曹掾安眾鄭君素愛名節以為朝廷新造北宮整飭宮寺今府本館陶公主第舍員職鮮少

自足相授熹表陳之即見聽許其冬帝幸辟雍歷二府光觀莊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歎息曰屠牛縱

酒勿令乞兒為宰原幽明錄曰常山張顛為梁相天新兩後有烏如鶴飛翔稍下墜地民爭取即化為一團

石顛摧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顛表上聞藏之祕府顛漢靈帝時至太尉齊職儀曰魏文帝黃初二年

日食有司奏免太尉賈詡詔曰天地之災害罪在朕躬勿貶三公遂為永制增魏志曰文帝踐祚鍾繇遷太

尉時華歆王朗並先世名臣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日殆難繼矣吳志曰孫皓詔

曰范慎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可為太尉晉中興書曰和鑿為太尉雖在公位冲心愈約

勞謙日昃誦歌墳索自少及長身無擇行家本書生後因喪亂解巾從戎非其本願常懷慨然咸康五年秋寢

疾上疏遜位優詔不許又曰桓温授侍中太尉固讓不受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輒軒相望於道謝靈運晉

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五代史後唐書莊宗御文明殿冊齊

王張全義為守太尉如常儀禮畢全義於尚書都省領事宰臣羣官在列諫議實專不降階為御史所劾專接

引舊典以對時宰臣不記故事無能詰寢而不行

太尉三

上 亞獻東觀漢記曰楊震字伯起為太尉性忠誠每陳諫諍中常侍樊豐等譖之收印綬歸本郡震到

下詳太尉一統兵 掌武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嘗客於湖外不答郡禮命數十年眾入謂之號

兩鹿三鱧 畫鹿輜飛鵲印 保皇家安劉氏 歎黃憲舉蔡謨

自此升矣後位至太尉畫鹿輜 飛鵲印附二 保皇家安劉氏 歎黃憲舉蔡謨

家是用進歷上台主九伐 齊七政尉詳太 攻調五兵臣不如議郎王暢歎黃憲

下詳太尉二主九伐 齊七政尉詳太 攻調五兵臣不如議郎王暢歎黃憲

陳蕃拜太尉臨朝歎曰黃憲若在不欲先傾印綬置屏風 賜錦被附二 六年四世

晉書和鑿字道徽道祿太尉疾篤舉蔡謨自代置屏風 賜錦被附二 六年四世

世為太尉

大尉

周鑑類函 卷六十六 設官部 太尉

太尉四

原冊太子授璽綬漢百官表云太尉掌邦辭年老賜几杖晉書曰劉寔拜太尉自陳年老固幽贊神明古

通典云與治隆化幽贊神明綱維王室太尉司馬宣王以細治見崔駰臨朝蹇諤謝承集云永平之初太

度順道使災不生者謂太尉也九州用綬羣公咸治見崔駰上清三元下堂九域隴西王泰

忘立朝正色為太尉蘇食惡衣弊車華散清素寡欲曹植輔臣論曰清素寡欲明領特達志存太虛安

下堂九域永欽洪範則康濟宇宙敬哉楊秉不惑酒色張璠漢記曰楊秉為太尉嘗曰我有

劉寔拜太尉不治產業居無第固讓不就謝承漢書曰酈食為太尉固讓不稱疾不退

人將立第凡徒命百官能為大尉已須君到朕常侍學樂奉詔諭音曰君其力疾速會以患予一

東轅骨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告老以候就第千寶晉紀曰劉寔為太尉告老詔

將詔於宅室也以日蝕免東觀漢記曰太尉張輔鄭以流星免後漢太尉皇甫嵩以流星策免

周勃 晉尊碩德選在王祥 張禹在位三世忠孝彌篤 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息

原詩晉傳咸贈太尉司馬虞顯機詩曰帝崇元淑妙選其屬命予是佐增袞之綈

原箴後漢崔駰太尉箴曰天官冢宰庶察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極爰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

九州是綬羣公咸治干戈載載宿蹙其紀上之云據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敢我帝戴昔周人思文公而名南詠

甘棠昆吾崇夏伊摯嘉商季葉頗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

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原贊後漢蔡邕太尉陳公贊曰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陝餘慶餘慶伊何兆民其觀少者是懷老

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督京輦京輦用清乃登三事三事攸寧弁稷之佐具于克庭命則由古於穆誕

成 原碑後漢蔡邕楊太尉碑銘曰於戲公惟岳靈天挺德翼赤精神氤氳仁哲生應台任作邪慎帝欽亮訪典刑

道不忒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又楊太尉碑銘曰天鑿有漢挺生光輔世作三事勲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
前矩悉心畢力膺其相武化洽羣生澤霑區宇 又太尉李咸碑銘曰天垂三台地應五岳降生我公應鼎之
足奕世載德名昭圖錄旣文且武桓桓紹績外則折衝內則大麓 又太尉橋元碑曰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
羣至矣乎初紳高明卓異爲衆傑之雄其性莊疾華尚樸百折而不撓拔賢如逝流討惡如霆擊至德在已揚
之由人苟不矯迹夫何舍焉 後漢桓麟太尉劉寬碑曰公誕受純和之氣體有樂道寧儉之性疾雕飾尚樸
素輕榮利重謙讓力與同好鐫墳典於茅廬是以根經緯綜精微誨童冠而不倦遷南陽太守推貞諒以示下
顯衆善以厲否惻隱之誠通於神人故去鞭朴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 晉孫綽太尉庾亮碑曰次黃中
以培曹鍾遐武於軒轅爰及晉代世號多士公吸峻極之秀氣誕命世之深量微言散于秋毫元風暢乎德音
闕門者責其凝峙入室者議其通元標形者得之廊廟悟旨者期諸濠川提挈南翔息肩靈越會大君有命納
妃德門自求多福辭不獲已鳳羽籠于華樊麟趾繫于椒房王敦阻兵翫權志窺神器乃轉公左衛將軍要雄
戟以扶華轂勒武旅以翼豹尾死難之心義形于色親受中詔奔告方伯於是羣后稟盟同稟高謀巖栖懷德
以響赴義拯神器於馱吻扶帝座於已傾王室之不壞翳伯舅是賴公以爲戰伐之謀仁所恥聞况立德弘道
年幾不惑闔門沈舟將遠迹山海詔累遣侍中黃門逼以嚴制知不獲免乃固求外任江外無烽燧之警宇內
歸穆然之美銘曰金德時昏乾綱絕紀素靈南映中宗尉起誰其贊之數鍾伊公達人忘懷形隨運通再潛再
躍婉若游龍 梁沈約齊太尉王儉碑銘曰瞻旦爽而齊軫軼夔龍而長驚百辟翹首警列星之仰望舒千里
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盛運鼎命將改而瞻烏所集未知適歸公高卧開宇獨啜虛室眷龍顏以托夢
詠日角以興言竹傳巖之下懷滋水之上慨深版蕩念在濡足霸君亦慮屬一匡情降三顧卜匪熊羆唯人是
與公深覩興廢妙識人英察榮光於河渚攀龍翼於雲漢傾方寸以奉國志七尺以事君殊文共會異軫同歸
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方引應斷決如流辭不輟響紙無停筆精明外朗神彩旁映矚矚按其光景風雲溢乎
帷席鶯喧總至大薄相填齊鑣共軫並不雜銘曰悵公赫矣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茲五臣德參世命道亞
如仁履步金門濯纓蘭晴激水上征培風鬱起 陳沈炯太尉始興昭烈王碑曰古者帝王之興莫不崇建親

屏奉伯讓而退封武哀終而受號則有之矣至若勒功鼎鼐銘德太常清廟尊乎國家揚名顯乎子弟在昭烈王見之焉若夫媯水逕源石罅遐集五絲作而詠南風八世典而和鳴鳳藉帝王之基居正卿之族有由來矣孔融汝穎之論許其少多傳暢諸公之書頗有賢哲自漢至魏涉江而東綿邈蟬聯言之者舊皇上革命應運大啓邦國麟趾盤石之宗固立金楨玉幹之戚畢封文叔掩被之悲無泯仲謀援鞍之勸逾切乃封始興郡王永定元年下詔曰天倫所感義本同心名器追崇則惟恒典亡兄梁故南兗州刺史長城縣公德範沈邃風度寬厚性與天通深乎靡測昔彈冠入仕譽重城華宣力艱難遂顧洪業雖時非季漢勢異桓王海內挹其風流生民懷其大德者矣朕受天明命爰膺寶曆言尋永往興慕增懷可奉贈太尉公昔之密戚近親宗英令德若河間之不羣沛獻之受象東平之樂善陳思之藻麗實聞之也未有身死忠貞名存前代若王之義烈者銘曰稽古帝舜重瞳有裔曰陳祚土纂虞之系騰波汝穎承流媯汭四岳有後六奇獻計惟實惟忠卿長羣公浮舟震澤佳氣蔥蔥岐周七十商亳百里婉婉中陽帝出攸止太常景王季孫讓子天下不踐聞之惇史入孝出忠清輝何已苞指周藏風流懿德言爲世範行成士則名山可鐫豐碑易勒惜哉往矣殞身凶慝鼎命旣遷山河是始光啓代郡德表永祀周以別功魯侯戾止禮茂廟堂恩加松杞

張說贈太尉裴行儉神道碑曰星辰元象所以殷時布氣然而行不言之道者天也文武用才所以勤官定國然而收無爲之理者帝也當高宗之休運任名世之良臣清九流而開四海代天工而張帝德歷選前哲豈多乎哉公諱行儉字守約河東聞喜人其先出千羸姓伯益之後也秦則裴侯始封漢則侍中授職魏晉之代鬱爲盛門八葉方於八王聲振海內三子尊爲三祖望高士族自冀州刺史徽至公十二代中軍將軍雙虎至公六葉代無遺德不損厥問者已大王父伯鳳周驃騎大將軍光汾二州刺史琅邪郡開國公大父定高大將軍馮翊郡守襲琅邪郡公諸侯受封山河傳國天子共理循良克家考仁基隋左光祿大夫以陰圖世充仗義拔舊主遭時不利玉折名揚聖唐龍興旌淑勵節贈原州都督謚命曰忠蓋春秋之褒也公清明本乎世德正性出乎胎教氣潤河靈貌確岳立仁孝之道天生而知將相之器與年俱長以高蔭爲弘文生絕事篤學累年不舉房僕射異而問焉對曰隋室喪亂家亡典籍館有良書探討未徧故少留耳梁公驚曰驥子志氣凌雲一日千里其早爲通人之目也如是明經

補左屯衛倉曹詔舉轉雍州司士選金部戶部二員外歷都官郎中長安令明慶中與長孫太尉楮河南論及中宮廢立國家憂患有公伯寮諧行於季氏出爲西州長史又改金山副都護又拜安西大都護西域從政七年間窮荒舉落重譯向化我之獨賢邊之多幸乾封徵爲同文少卿尋除司列少常伯官復舊號爲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自居銓管大設網罟辨識差才審官序爵法著新格言成故事上元中長星出天禿髮入塞詔公爲洮州道左軍總管又爲秦州鎮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雖祭公有諫耀武之事不行而方叔陳師來之道備矣儀鳳二年十姓生可汗旬延都支爲李遮旬潛搆犬戎假擾西域朝廷憑怒將行天討公進議曰敬元敗績於茅戎審禮免胄而入狄豈可絕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此若命使冊立則路由二蕃便宜取之是成擒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冊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蒞遣愛洽於人心是行也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鎮酋渠連營而認酒一言召募萬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謀託獵以訓旅誤之多方間其無備暴糧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鉗遮旬於麾下華戎相慶立碑碎葉蓋美克雋不殺而是講要人以德而去害審廓氛祲於地表燁皇靈於天外充國有屯田之頌竇憲有燕山之銘訂茲遠略彼何微也遷禮部尚書加上柱國又特降恩命兼右衛大將軍夷典秩宗神必據我文昌有將天道存焉調露中單于可汗伏念外叛大鴻臚蕭嗣業喪律詔公爲定襄道大總管軍至朔州斥堠相接匈奴故態徂劫糧以餒師神將出奇張虛勢以陷敵僞爲轉運伏其壯士示羸師以緩行隱精騎以躡迹寇果大下援兵奔散驂虜益驚自爲得色驅此車牛憩彼井泉於是箱中兵起千弩齊發要路騎飛一息而至羣胡顛沛殺傷滿野從此饋運路無驚者觀夫大漠無倪穹廬靡所追之邈邈遯捨之憑陵費日老師兵家所病公潛使緩頰均其利心深圖旣入狼意亦改及委罪銜官陰送降款公密上其事人莫之知及如所期舉國歸附煙塵大起師徒惶惑公徐使令軍曰此是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寇也俄而啣辭棘門釋縛納款帝嘉厥勳命尚書崔知悌乘駟勞軍備禮獻凱冊勲之日程務挺張虔勗者行軍之偏將也訴言子勞邊遠方降大軍又屬秉鈞忌才上下其手公曰雖不逮羣師之讓功猶耻與二王之競力今而殺降後無來者乃封公開喜縣開國公而伏念溫傳皆戮都市是年也伏念弟元珍擁其餘種復叛則天稱制追正宿枉贈伏念太僕卿程張諸家別故夷族君子以爲神理之不可誣

也永淳元年詔公為金牙道大總管未行遘疾四月二十八日薨於京師延壽里春秋六十有四銘曰天生亞
聖祚此王國文綜九流武參七德柔遠服叛窮西盡北赫我皇靈去其蝥賊仁則不遠智何不周如山之峻如
川之流術與神合藝將道遊書來懸帳賦出登樓司馬軍陣官人綱紀帝加常伯國子聞喜室有令妻家成克
子社金傳世桓圭守祀神道上台永介邦社

大司馬一

原大司馬古官也掌武事司主也少皞有鳴鳩氏為司馬鳴音堯時棄為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為

夏官掌邦政項羽以曹無咎周殷並為大司馬楚大司馬景舍帥軍伐蔡蔡侯奔社稷而歸之楚發其賞舍

而缺退是棄威也臣不宜以棄威受賞又司馬韓宣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

冠將軍之號冠者加於其上為一官也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

印綬官屬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無印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

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漢律丞相大司馬

始置大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王莽居攝以漢乃無少司徒而定司馬司空之號並加

大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故常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吳漢為大司馬封舞陽侯至靈帝末始置

焉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則太尉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

朝服金章紫綬佩山元玉與大將軍同宋時唯元嘉中用彭城王義康為之冠玉與晉同齊以為贈梁

時置官屬陳以為贈後魏北齊與大將軍為二大位居三師之下三公之上後周以為夏官謂之大司

馬卿掌邦政以建邦國之九法佐皇帝平刑國大祭祀拿其容衛廟社則奉羊牲隋隋而無

大司馬二

韋昭辨釋名曰大司馬司馬武也大總武事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訓馬為武者
取其速行也白虎通曰司馬主兵不言兵而言馬者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馬不以傷害為文故言馬也

尚書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孔傳云夏官稱也主戎馬之政又曰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詳書毛詩曰析父子王之爪牙毛詩云析父我乃王爪牙之士當為王甲守為衛也尚書作析父酒誥析父傳曰

增家語曰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飭謂整攝也原尚書

大傳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韓詩外傳曰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

司馬原管子曰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馬全組甲勵士衆春秋運斗樞曰黃帝坐元池與大司馬

容光臨觀鳳銜圖置黃帝前尚書中候曰稷為大司馬舜為太尉原齊職官儀曰大司馬品第一秩二

千石其在少昊則睢鳩氏之任顛頊以司馬主火竟命義叔為司馬夏官也虞夏二代以司馬夏官棄居其職

增博物志曰太公望為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神女也嫁為西海婦灌壇令當

吾道不得作風兩夢覺召太公是日果疾風暴雨文王乃拜太公為大司馬後成王以畢公高為司馬齊職

官儀曰楚漢之際曹無咎周殷始居其職漢書曰董賢為大司馬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

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

于乃起拜賀帝得賢臣又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原漢書百官表曰

成帝綏和元年敕賜大司馬金印紫綬有長史秩千石漢官序曰三司之職司馬主兵漢承秦曰太尉武

帝改曰大司馬無印綬官兼加而已世祖改曰太尉東觀漢記曰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上

第一可用更始以上為大司馬遣之河北原東觀漢記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

以武名官以應圖讖後漢書曰世祖北擊羣賊吳漢將突騎五千為軍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

諸將奉圖書上尊號世祖即位拜漢為大司馬又曰上疾瘳召見陰與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與叩頭流涕

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班彪奏事曰元狩六年罷太

尉置司馬議以北軍中有千人司馬故加之大司馬以別大小司馬之號也原王隱晉書曰石苞太始之初

拜大司馬舊參軍於都督無敬故孫楚抗衡於苞苞以楚傲更相表陳參軍有敬自楚始也增又曰齊王回

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更詰之婦人曰我截臍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又曰陳騫咸寧初轉

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列臺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才將為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為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後果失恙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能得定帝乃悔之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騫春為事嘗至洛陽貨春有人於市貴買其春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隨去忽至深山此人曰且住當先啓道君須史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頭白將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春直發人送猛出山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晉公卿禮秩曰大司馬古兵官也魏氏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在三司上晉以石苞為大司馬次三司下

晉太始官名曰大司馬石苞開爽通悟乘意不羣 原晉百官表注曰司馬武官也周禮云掌邦政者所以平諸侯正天下也 後魏書曰安定王休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盜三人狗於六軍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軍跋涉野次軍行伊始已有奸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詔曰大司馬執憲誠宜如是但緣朕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君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後周書曰夏官謂之大司馬也

大司馬三

雖鳩 司武 傳曰少吳氏以鳥名官雖鳩氏司馬也注云王雖也驚而有別故命為司馬以主法制 宋司馬名 正百官 均萬民 周禮司馬掌邦典以均

平尚書事 冠將軍號 漢官制司馬中以外親寵平尚書事字尹 以整武事 入毗皇家 物理論

定天下立大司馬以整武事 曹植輔臣論云文武並亮權智時發者不過制德不損禮入也 皇帝之股肱出作 侯伯實推東夏者大司馬也 陳書曰太尉如黃鉞為大司馬位極人臣 漢侯護歌詩云周公為司馬白 位極人臣 威震海內 書曰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政事一出於光威震海內 魚入王舟 下詳大司馬二 王莽貶關 府舊大司馬二 齊職官儀曰大司馬 單于拜賀 賁育弗

近十三年百姓充 實四海賓服也 加詳大司馬二 傅子曰魯大司馬 左右 大小 吳志曰赤烏九年秋九月以車騎朱然為左大司

大司馬四

穰苴 桓温 並為 司馬成 暇 家語注云暇通也征伐所以通 司馬主天 韓詩外傳云三公司馬主

施邦國之政 周禮大司馬云乃以九職之籍施邦國之政於畿方千里曰闕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蠻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蠻又 教治兵之法 漢四時軍旅治兵之法 中春教振旅

大司馬職云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治兵之職也 漢四時軍旅治兵之法 中春教振旅

冬教大閱 又云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治兵之職也 漢四時軍旅治兵之法 中春教振旅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又曰大司馬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漢四時軍旅治兵之法 中春教振旅

今陵政則社之外內 違命則征 害民則伐 漢四時軍旅治兵之法 中春教振旅

魏相上封事言張安世上欲用之安世懼不敢當上曰君而不可尚誰可 景舍辭不受賞 吳漢在朝

唯公 安然其性忠厚篤於事上華翰漢書云漢在朝廷唯公 張奮名為清白 司馬在位名為清白 穰苴

文能附眾 史記晏子為諸其曰文能附眾 子孟可屬社稷 漢書光緒云上年老竊振鉤弋趙婕妤有男上

賜衮冕之服 致仕賜衮冕為大司馬 周任元勳寵崇呂尚 漢推大節選在霍光 當歸馬之朝雖云無事然

睢鳩之職用備不虞 大司馬五 後漢杜篤大司馬吳漢誄曰篤以為堯隆稷契舜嘉阜陶伊尹佐殷呂尚異周若此五臣功無與疇今漢

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朝失鯁臣國喪爪牙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茲在征茲海內公其攸平

泯泯羣黎賴公以寧勲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 魏

曹植大司馬曹休誄曰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踵奕世純粹闡弘汎愛仁以接物藝以為華體茲亮實年

沒弱冠志在英雄高揖名師發言有章東夏翕然稱曰龍光貧而無怨恐以為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不耽世

祿親悅為歡好彼蓬樞甘此瓢箪味道忘憂踰憲超頽矯矯公侯不撓其厄呵叱三軍躬奮雄戟足蹴白刃手

接飛鏑終弭淮南保我疆場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抗誄曰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體徽音奕世昭德昭

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候敬睦白屋踧踖曲躬吐食揮沐爰及鰥寡賑此俾獨乎厥惠

設官部 大司馬

大司馬

心脫驂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羣后因是荆人造我寧宇備物典策玉冠及斧龍旂飛藻靈
鼓樹羽質文殊塗百行異轍人玩其華鮮識其實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英與言
溢

原章梁簡文帝爲南平王拜大司馬章曰臣度連宸萼地實璿附王業權輿夙奉絳構爰頌盧綰同贊密謀豫
均鄧禹俱奉明詔故搏飛九萬實假扶搖之力冲天百尺無俟剗刷之勞

淵鑑類函卷六十六

設官部七大司徒 大司空

大司徒一

原少皞祝鳩氏為司徒司徒也 堯時舜為司徒 舜攝帝位命禹為司徒 禹元孫之子曰微亦為夏司徒

周時司徒為地官掌邦教 秦置丞相省司徒 漢初因之至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 後漢大

司徒主徒眾教以禮義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恭賀漢儀曰司徒府與丞相府對職于尊者不敢號前應

帝東京本欲仍之迫于太尉司空但為東西門耳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 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為司徒公郊高為大司徒封侯時年二十四從

臬建安末為相國 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 晉司徒與丞相通職更置迭廢未嘗並立至永嘉元年始兩置

焉王衍為司徒東海王越為丞相始兩置焉 宋制司徒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佩山元玉掌治民事郊祀則省牲視滌濯大喪安

梓宮凡四方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亦與丞相並置 齊司徒之府領天下州郡名數戶口簿籍

梁罷丞相置司徒歷代皆有 後周以司徒為地官謂之大司徒卿掌邦教職如周禮 隋及唐復為三公

增宋仍舊制政和二年罷詳見總序 遼金元詳太尉 明無是官

大司徒二

原尚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注曰五常之教勝在寬也 又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授兆民注

數布也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眾民也 周官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淺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

所合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禮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

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老以致孝 **增**又月令曰孟夏之月司徒行縣鄙 韓

詩外傳曰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 蔡邕月令章句曰司徒教官也 **原**管子

曰昔者黃帝得祝融辨南方故使為司徒 典略曰契為司徒百姓和親夔主賓客遠人畢至 **增**符子曰魯

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

三子丘明曰昔周人有愛裘而好珍饈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饈言未卒

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
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衰與羊謀鑑奚異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子謀而召孔子爲
司徒 **原**毛詩序曰緇衣美鄭武公也父子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

增漢書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爲大司徒鮑恢爲長史以事至東海過其家見良妻布衣徒跣曳柴從田中歸
恢告曰我司徒長史也故來授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採取恢下拜之歎息而歸 **原**華嶠漢書曰魯恭

拜司徒數有忠言陳正得失恭在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 **增**東觀漢記曰鄧禹爲司徒討赤眉不
以時進光武書曰司徒竟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飢民孰不延望 **原**又曰袁安爲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

不流涕 又曰郭丹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續漢書曰司徒公一人掌治民事凡教民孝弟遜順謹儉養
生送死事則議其制建其度 謝承後漢書曰劉寵爲司徒卧蠹布被 **增**又曰范遷爲司徒有宅數畝田不

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常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 又曰張湛稱疾不朝後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
盜金下獄帝強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屐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又曰馮勤遷司徒先

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因讎見從容誡之曰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鑠同列竟以中傷至今
死生吉凶尚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嘉賞賜賻祭不足償不營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代以

爲鑑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代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 又曰
鮑昱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 **原**蔡邕鐘鼎銘序曰惟建寧四年三月進公登於玉堂前庭乃制詔

曰其以司空橋元爲司徒公拜稽首 讓然後受命 齊職儀曰司徒古官也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同
太尉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爲大司徒以孔光爲之 **增**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

大司徒 **原**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 **增**魏志曰華歆字子魚拜司徒素貧
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儋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婦女惟歆出而嫁之帝歎息 又曰黃初元年改相

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 魏名臣奏曰黃門杜恕奏云漢故事人民疾病
責之司徒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及先主即尊號策靖曰朕夙奉鴻業君臨萬民夙宵惶惶不能自緩百姓不

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靖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納誘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原吳錄曰丁固爲司徒初爲尚書夢松出腹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吾其公乎遂如夢

王隱晉書曰魏舒爲司徒年過致仕有謙謙意而無居宅乃漸以俸秩餘爲第一所未嘗語親疎當遜位九年正月朝會罷還還家奉送章綬內外莫有知舒此情者又曰武帝以山濤爲司徒頻讓不許濤出還歸家左丞白褒奏濤違詔詔杖褒五十增又曰王渾字元冲遷司徒仍兼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得持兵乃吏屬

絳衣自以爲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讓而識體原又曰王戎字濬冲代王渾爲司徒高選長史西曹掾委任責成常得無爲形狀短陋而目明徹威儀不足常乘馬羈無日不出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財遠及田

牧性又儉不能善自奉養飲食通財不外出天下之人謂之膏肓之病增又曰王戎再至司徒委事掾屬乘小馬從便門出見者不知是台司也又曰石苞爲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官屬循行皆當均

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民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費廣當亟征役之後屬有水旱之患倉庫不充百姓無積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

論道經邦然國家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登司徒位當其任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意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主官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又曰何劭曾

之子也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及三王交爭劭以元老而遊其間無怨之者原晉中興書曰劉隗從兄疇字王喬少有重名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曰陳壽爲司徒仰理萬機

俯澄邦敎又曰蔡謨字道明讓司徒穆帝臨軒自平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穆帝時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詔曰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殷浩奏曰免吏部尚書江

彪官於是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到廷尉待罪詔可依舊制免爲庶人又曰蔡謨

國讓曰若我爲司徒爲後世鳴義不敢拜詔數十下謀章表十餘上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陳以疾篤帝臨軒自旦至中而數不至公卿以蔡公傲無人臣禮

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亦並雅敬君德庾中郎每云當今可以居司徒充民望者江生其人也增隋書曰王誼爲大司徒蘇威立議以爲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歷世勳賢方蒙爵土

一旦削之未見其可臣所慮者朝臣功德不進何患民田有不足耶上然之竟廢威議 唐書曰太和四年司徒裴度上表辭冊命言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覲顏目從之

大司徒三

原邦教 地征 五品也 擾亦安之 職乃立 曰官司徒使 帥其屬而 掌邦教以 佐王安 授邦國 鄭注所以 觀百姓訓

生之物也 九等駢列 赤緇填壤 渴澤 又曰官司徒 使帥其屬 而掌邦教 以佐王安 授邦國 鄭注所以 觀百姓訓

渴初壤 壇強禁 輕輿之屬 征稅也 又曰官司徒 使帥其屬 而掌邦教 以佐王安 授邦國 鄭注所以 觀百姓訓

民正之情 而致之 和以 度地 辨土 周禮言司徒 職凡建邦國 以土宜之 土圭測其地 辨九土之名 辨十土之法 辨十土之名 辨十土之法 辨十土之名 辨十土之法

有土之分 野十有二 邦也 七政 五教 常地 華陽國志曰 自建武之後 羣儒修業 開業 國 韓漢之名 物注曰 土其

上繁十二次 各有所宜 取穗 倫匪 解後 初在 廣漢 夢 范 時後 漢書曰 蔡茂 字子禮 建武二十年 代 鄭 復 失 之 主 韓 郭

賀離席 慶曰 大厥者 官府之 形象也 極而有 未人 臣之上 祿也 取其中 德 中 台 之位 於 地 官 農父 周禮曰

官大司徒 職掌 邦之 土地 之 主 震 謂 之 父 者 尊 之 也 言 農 父 能 順 保 萬 民 也 蒞 伯 君 牙 尚 書 曰 成 王 以

又曰成王 命 樂劔 冕服 晉王 導 受 遠 諮 輔 初 主 加 羽 葆 鼓 吹 及 班 劍 安 帝 乘 小 車 卧 布 被 晉 王 戎

徒委事 採屬 時 乘 小 車 而 以 手 版 插 腰 從 便 門 出 登 堂 落 水 宋 司 徒 褚 淵 因 送 湖 州 刺 史 王 僧 虔 南 史 云

人不知 其為 台司 也 下 詳 大 司 徒 二 副 龜 車 責 吏 事 設 小 會 漢 光 武 以 史 事 責 三 公 故 功 臣 不 用 注 云

多所 凌忽 撫 掌 大 笑 曰 落 水 三 公 登 宗 特 才 使 氣 責 吏 事 設 小 會 漢 光 武 以 史 事 責 三 公 故 功 臣 不 用 注 云

拜皆 設小 會 所以 崇 宰 輔 之 制 自 魏 末 以 後 廢 格 不 行 至 石 鑿 拜 司 徒 有 詔 令 設 會 遂 以 為 常

原主 教 左傳云 少昊氏 以鳥名 官祝鳩氏 司徒 民成 榮為司徒 而民成 注 銅臭 象 籌 俱 詳 大 明 七 教

修六禮 敷五典 齊八政 司徒 一 理人 倫 行 古 今 通 語 云 制 五 品 理 人 倫 使 風 統 人 倫 晉 書 荀 勗 傳 帝

同太常 賀循 循曰 經 舊 望 清 重 忠 勤 行 純 備 華 喻 漢 書 云 鄧 禹 字 仲 華 拜 大 司 徒 德 充 塞 曹 持 輔 臣 論 云 德

于外 解 釋 制 散 祭 結 者 王 司 徒 象 地 晉 百 官 表 注 司 徒 府 內 官 明 德 行 純 備 大 司 徒 成 德 禮 大 戴 司 徒 主 吏 表 注 司

其屬 官如 太宰 也 史 司 徒 主 人 白 虎 通 云 徒 式 和 民 則 尚 書 君 牙 簡 穆 五 命 君 牙 作 則 示 民 軌 儀 晉 書 注

云武帝 太始 六年 詔 曰 昔 舜 命 九 官 辨 用 理 蕃 維 品 之 訓 用 理 蕃 維 在 位 者 也 總 論 人 物 王 隱 晉 書 曰

以大弱領司徒曰舊宰相之本也
宣力賜勤恭以司空錄序曰惟建寧四年三月乃制詔曰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古及今總論人物訓治之本也
傳祇遜位晉諸公讚曰司徒傳祇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晉書曰魏舒字季直陳留人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曾不問非其人昔魏文帝用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昭德塞違晉天志曰三台大星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環之貌知九州地域九州之地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有刑糾萬民刑四不弟之刑五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職十有一以刑教中則民不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也相度謂宮室北而父坐于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有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職事謂為公家服事者元謂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注者音美美善也謂以保息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約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為素王類淵為司徒鄧禹作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索史記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孔子哭之傷曰自吾有同門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徒于十三人各使守一藝祿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衣徒司華歆賜御衣事也今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歸馬之代居祝鳩之官况當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宜重若保之任漢用元勳任
荀勗答詔苟勗別傳曰成

晉推碩德選在山濤

養老恤孤崇德黜惡禮記王制曰司徒養老以致孝恤孤獨以戴育庶物安撫萬民晉百官表注司徒掌邦教云百

姓不親則責司徒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萬民飢寒則飭司徒大戴禮曰財物不畜萬民飢寒風俗思訓

五品以康四海晉起居注武帝太始六年詔曰朕承洪業味於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宜贊三事以敷五

教王隱晉書山濤以左僕射為司徒詔曰濤道

大司徒五

詩唐賈島上邠寧邢司徒詩曰箭頭破帖渾無敵杖底敲毬遠有聲馬走千蹄朝萬乘地分三郡擁雙旌春

風欲盡山花發曉角初吹客夢驚不是邢公來鎮此長安西北未能行 張嶺贈李司徒詩曰承家拓定隴關

西勳貴名應上將齊金庫夜聞龍甲冷玉堂秋閉鳳笙低歡筵每怒嬌娥醉閑檣猶驚戰馬嘶長怪魯儒頭枉

白不親弓劍覓丹梯

原箴漢崔駰司徒箴曰天鑑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蒸茫茫庶域率土祁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

乾夕惕靡怠靡違恪恭爾職以勤王機敬敷五教九德咸事番民用章黔胡是富無曰爾忤忘于爾輔無曰余

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疚于爾祿豐有折肱而鼎覆其隄書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

國度斯慙徒臣司農敬告執蕃

原碑宋傅亮司徒劉穆之碑曰公諱穆之字道和彭城人也公膺陶鈞之秀範該生民之上操三麥葦於弱容

九德充於初迪文明在中柔順暢于事業敬以直內義讓洽于州黨時元兇竄遁擁據荆汙乘輿播幸越蹈九

江公率先羣后電發川潛獎懷本之衆勵思奮之士栢謙藉累業之資徐覆徂驟勝之鋒習亂之徒若蝟毛而

起內懷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勢公靈武獨運奇謀內湛鞠旅陳衆視險若夷飛雲西沂則水絕鯨鯢乘棘東

指則陸殪長蛇迴累碁之危成維山之固豐功茂勳大造於王室淳風懿化永結于荆南銘曰二儀發揮川嶽

協靈外恢溫雅內鏡文明懷仁履順蘊義居貞煌煌衮衣禮亦隆止翼翼素心亮終如始夷情升降一色溫喜

訓儉于物復禮于已
原墓誌後魏溫子昇司徒元樹墓誌銘曰昔樞電降祥姬水成業握八符以馭世膺五命以會昌欽明格于上

下光澤被於宇宙卜年永久歷世遐昌有文王之孫子啓周公之苗裔積善所及踵武稱賢每以辛李爲言恒持韓白自許殫百慮之一致盡能事於生民蒼蒼在上義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懷北海自晦之情疾非逢霧終異啓手銘曰明允篤誠發于岐嶷未鏤已雕不扶而直修禮以耕強學爲殖孔既歎魯莊亦吟越况以度思有懷明發翻然高舉歸于魏闕長路未窮朝光已沒 又司徒祖瑩墓誌曰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淵源悠遠枝葉繁華祖德潤於身聲高邦國父行成於己名重京師公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閑靈志識開悟口含碧鷄之辨手握雕龍之文門有善業家傳慶靈礪金成器相遺滿籥珠玉爲寶待價聯城匪直也人實惟有道言析秋毫辭連春藻 梁沈約爲司徒謝朓墓誌銘曰嶽神昔降和氣令鍾以彼天爵鬱爲人龍崇墓住峻世德今重漢車作傳靈位攸待我君應符非公莫宰華袞旣襲輕羅自改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已備皇情廻屬素駢輟柳元雲罷曲 唐杜牧爲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墀墓誌銘曰姬之支封國自爲姓以周爲氏入唐不盛歷後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爲唐相臣文思天子誇古爲治提起王道以公爲倚迺蹊巢窠出者烏駛誰塞誰棘勞公碎指三屏大邦駿壯武事哺撫稚耄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幾指古爲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唐而後公死不錫壽考誰其辨之

原後漢張衡司徒呂公諫曰昔呂皇祖帝堯之緒伯夷秩唐唐宗允敘四嶽在虞傳王佐禹克厥帝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寡于九族九族用寧登受八命衰職靡傾黃耳金鉉公鍊以盈綽兮其寬曠兮其清既明且哲式保令名旂旂從風駟牡超驥去此寧寓歸于幽堂元室冥冥修夜彌長 梁簡文司徒始興忠武王諫曰皇源地闡帝業天維於穆忠武光國之基爰自弱齡英明播越玉潤冰鮮山靜雲發帝曰爾諧僉議彼屬推轂兩江建旗三蜀將旋上國懇結四民三鱣表服二鹿隨輪方慶正袞永範時規天弗報善哲人其萎響哀挽于北邙去承明而不入望參差之流影聽潺湲之兩泣

原章宋謝莊北中郎新安王拜司徒章曰丕惟震施罔置鴻慶方稱樊調之重遂臻非據智小謀大周易典規少陽微暄有鑒前史辨其動植布其安擾以倡九牧阜成王教豈臣眇末所能克荷 又爲北中郎將謝兼司徒章曰臣聞變理陰陽寅亮天地弗惟其官無人則關司徒掌敷五教職擾兆民豈悟乾靈罔覆光渥方聞不

次之任殊絕藩岳豈可權尸三事假備六符慙震周迴顧步交悖

原宋梁吳均揚州建安王讓加司徒表曰臣聞元黃之馬事絕於銜鑣蟠朽之材飾垂於丹漆何則千里之志已窮萬乘之器無取遠物近身於焉在譬後魏温子昇為司徒高敖曹謝表曰委水橫流羣龍交戰徒悲道喪空懷王辱雖復見義援戈臨危奮劍顧慙後匈奴終謝先鞭事等泣河無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四極之壞北齊邢子才為潘司徒樂讓表曰武皇帝運屬繼元事深微禹推蚩尤之陣破尋邑之師義開金石理勗庸駘遂日奉羈勒有事風塵徒備鳥背之毛曾無馬筭之力

大司空一

原司空古官 少皞鳩鳩氏為司空 舜攝帝位以禹為司空 周禮正義曰為自司空總百攝乃分司空之職為共工虞者曰垂作共工監作厭虞是也

禹元孫之子曰冥亦為夏司空 殷湯以咎單為司空 周禮司空為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復溝洫修墳

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課歲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國有大造大疑諫諍與太尉同

秦無司空置御史大夫 漢初因之至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 初改為司空議者又以

加為大司空亦以別小大之文 金印紫綬祿比丞相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 後漢初為大司

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為司空 第五倫字伯魚為司空言議果決以貞白稱 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

空置御史大夫邾處免不復補 荀綽百官志曰獻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復待御史 魏初又置司空冠綬及郊廟之服與太尉同

字林故為司空天子賜軒道就第拜授表謂使曰魏以後景山 宋制進賢三梁冠佩山元玉掌治水土祠祀

為司空徐公曰三公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固辭見許 掌埽除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歷代皆有之 後周為冬官謂之大司空卿 掌邦事以五材九範之徒佐皇帝

則奉 隋及唐復為三公 天寶十三年第拜楊國 **增** 宋仍唐制政和二年罷 遼金元詳太尉 明無是官

大司空二

原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以居民量地遠近典事任力 春秋元命苞曰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

增尚書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曠不墾則貴之司空 韓詩外傳曰山林崩隄川谷不通五穀不豐草

木不茂則貴之司空 家語曰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 漢官解詁曰下

地理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 白虎通曰司空主土而不言土而言空者空尚主之况於實乎 環濟要略曰

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營宅器械監百工 原尚書曰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又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注曰冬官辨主國空土以居士農 尚書刑德考曰

禹長于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 魚豢典略曰禹為司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定九州使

各以其職來貢地方五千里至於荒服 增傳子曰荀仲預稱禹十二為司空 原齊職儀曰司空品秩冠服

同太宰舜以禹為司空成王以毛公為司空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為司城楚改司空為莫敖 家語曰孔子

初仕為中都宰三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齊職儀曰秦置御史大夫

省司空 東觀漢記曰杜林代張純為大司空務於無為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續漢書

曰張奮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天

兩三日 又曰王梁字君嚴為野王令赤伏符曰王良主衛作元武上以野王本衛地徙元武水神大司空水

土之官也於是拜梁為大司空 袁宏漢紀曰第五倫為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選

舉倫心不忘也然亦終不用 華嶠後漢書曰伏恭為太僕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

增又曰竇融拜冀州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

甚帝以此愈親厚之 又曰張奮字穉通父純臨終敕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

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敕固不受帝以奮違詔敕收下獄奮惶怖乃襲爵焉 又曰第五倫

章帝立徵拜司空奉公不撓言議果決後自陳老病以二千石祿俸終身 魏志曰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

侍郎孟康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服才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

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之人忠直不偽則史魚之儔也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

也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原又曰徐邈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

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圭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倫昔從蜀

郡為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荀氏家傳曰荀爽字德明董卓徵公公到府三日策拜司空起巖穴九十五

日而為台司世人號曰白衣登三公
晉揚賜本傳曰司空賜華岳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五登
家職弭難又寧 牟融本傳曰牟融經明才高明帝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
之節 晉武帝詔曰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詰裴秀思心通遠動德茂著
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為司空
原晉中興書曰陸玩字士瑤王導都鑿皮亮相繼薨朝野憂懼咸
以為三良既歿國基墜矣於是遠玩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比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為三
公是天下無人也談者以為知言
晉五代史唐書曰清泰二年制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為司空時議以自
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恒置於宰臣為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官議者
不練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便可綜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冊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
序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及晉天福中以李鑄為司空周廣順初以竇貞固為司徒禹
珪為司空遂以為例議者不復有云

大司空三

原別五土

決九州

作地圖

掌邦事

王隱晉書曰裴秀字季彥為司空作禹貢地域圖

事成奏上藏於秘府為時名公

下詳大司空一

通九澤

李通識

居四民

造宮室

平水土

鄭元考工記注曰司空掌營城郭建邦邑立社稷宗廟造宮

室車服器械監百工唐虞以上曰共工

下詳大司空二

李通識

王梁符

華嶠後漢書曰李通字文元以議

下詳大司空二

赤伏符

素絲節

哀曰體行純正履道冲穆退有清和之風

晉起居注曰武帝詔

李通識

進有素絲

說光武為大司空

下詳大司空二

詔政化

勸德風

荀悅家傳曰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定禮儀中護軍費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補家職之

謂其以家為司空

之職

諸政化

勸德風

荀悅家傳曰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定禮儀中護軍費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魏明帝時司空文皇帝尚書僕射裴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

食之制及

于明堂辟雍之儀皆公所議定朝廷錄其美公既為第五倫望清重加以留心禮教以年者多疾不

數朝見詔

正化之本宜先問政化所宜三公值華帝長者多怒屢有善政倫上疏常稱盛美因以勸成好更化

俗尚苛刻

使漢書曰朱博字子元以京兆尹數月起為大司空

范曄

三公領

中書兼

高書曰武

伯

伯

伯

數月超

百日至

後漢書曰荀爽固辭徵聘不得已乃行起為大司空

范曄

三公領

中書兼

高書曰武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為三公兼

領司空職

晉書

為柱石

掌事典

曰當今乏材既拜司空有人請之索林酒海置榻柱之間

修墳防

徒三責史事注內大司

下台司祿

大

大

大

大

曰張華以

中書監兼司空

晉書

為柱石

掌事典

曰當今乏材既拜司空有人請之索林酒海置榻柱之間

修墳防

徒三責史事注內大司

下台司祿

大

大

大

大

周禮曰

司空掌事典以平

為柱石

掌事典

曰當今乏材既拜司空有人請之索林酒海置榻柱之間

修墳防

徒三責史事注內大司

下台司祿

大

大

大

大

大

計元老

所謂天子有諍臣七人者三公當之朕欲聞仁人之言與天下之官大計非此元老將安取哉

為柱石

掌事典

曰當今乏材既拜司空有人請之索林酒海置榻柱之間

修墳防

徒三責史事注內大司

下台司祿

大

大

大

大

大

原宏父 周者宏父定辭注宏父事官司空也主郵地居民謂 **鳩鳩** 注云鳩鳩少以鳥名官鳩鳩氏司空也

空居人 孔安國曰司空主穿土以居人 **司空成禮** 家語曰天下者以六官司事也禮非事不立故曰所以成禮也 **金印**

紫綬 漢百官公服表云紫綬 **法錯刑清** 古今通語曰使國無枉法治 **俸同司徒** 表注百官 **祿比丞相**

制五服 見揚雄 **別五土** 詳大司空二 **上和乾元** 官解詰云二漢 **下率世俗** 典略云今司空缺宜求能

水害貴之 尚書大傳云水為 **地震免之** 魯國先賢傳云孔氏仲 **性疾朋黨** 漢書曰何武為司空性疾

乞上印綬 東觀漢記宗港為司空見思 **數犯嚴諫** 東觀漢記云任暹字仲和拜司空永平初外戚秉權

坐免太守 東觀漢記云馮異為司空 **飯惟脫粟** 漢記云荀爽為三公食 **時遊**

廟堂 宋呂公著平章制曰履貢封章力求退避 **忠直不偽** 清儉守約 **尊禮不**

九德純備 詳大司空 **朝廷舊臣** 劉琨表薦荀勗 **廉秉秀定官制** 王隱晉書云裴秀為司空禮無

苟顛定禮儀 詳大司空 **當歸馬之朝** 奉鳩鳩之職 **任隗元默守真** 東山松漢書云任隗為司空

陳寵温粹有智 華嶠漢書曰陳寵為司空論者大事之屬奏議通賢客以訪文開府 **陳羣至德純粹**

宋弘秉政恭約 袁山松漢書曰宋弘為司空秉政恭約 **何武號為煩**

彭宣疾病乞歸 漢書曰彭宣字 **何武號為煩**

王朗稱疾讓位 魏志曰文帝踐祚王朗為司空黃

王尚德明季為司空 左傳云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

體高雅之弘量 云云詳大司空 **先王尚德明季為司空**

體高雅之弘量 云云詳大司空 **先王尚德明季為司空**

體高雅之弘量 云云詳大司空 **先王尚德明季為司空**

體高雅之弘量 云云詳大司空 **先王尚德明季為司空**

當其官官當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培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勅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蕪執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原銘後漢蔡邕東海銘曰橋元爲司空公越在先民毗佐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原**表宋謝莊東海王讓司空表曰臣側觀前載與窺洪典三事之授惟帝其難臣乘少藉長久分踰涯量出滿入泰每究榮光不悟乾燭方遠義路同遺下參弘化上尸燮理自非德仞具瞻聲堪民詠未有妄臻此澤空集茲靈 齊孔稚圭爲王敬則讓司空表曰故李通豪贍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與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伸臣以富貴遂行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暎則左右交暉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動則劍戟如雲飛蓋暫停則鼓鐘成列擬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遺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啓黃扉而變五緯躡青幃而調四序 梁劉孝儀爲臨川王解司空表曰臣以庸薄繆竊隆重職班三事任總六條衣袞坐槐既闕論道馳傳憩棠尤慙爲政而俯司土地仰變陰陽棟橈之機已彰愆伏之咎爰著今水沴乃作旱魃爲災山無蒼蔚雲成煙火陛下曲私未垂策免臣職是當逖責乞降茲台步協此天人 江淹爲齊高帝讓司空表曰臣聞日發星迴昊天無以爽其節山盈川冲厚地不能虧其度陛下渟若鏡之明流如雲之暖方求士于版巖宜思賢如蜀肆 北齊邢子才爲司空景讓表曰屬平分廣施造物多品長短入用小大見收連采台階堪均鼎足昨者謫見垂象災起潛伏此之爲累匪直微躬

碑後漢蔡邕司空表逢碑曰凡所臨君明而先覺故能教不肅而化成政不嚴而事治其惠和也晏晏然其博大也洋洋焉信可謂兼三才而該剛柔無射於人斯矣銘曰天鑒有漢賜茲世輔顯允厥德昭胤休序我哉雍宮禮樂備舉穆穆天子孝敬允敘降拜屏著奉饋西序威儀聿修化溢區宇乃尹京兆總齊禁旅 又爲司空房楨碑銘曰公言非法度不出於口行非至公不萌於心治身則伯夷之潔也儉嗇則季文之約也盡忠則史魚之直也剛平則山甫之勵也總茲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枉絲髮樹私恩不爲也討無禮當彊禦弗避也是以功隆名顯在世孤特不獲愷悌寬厚之舉享年垂老至於積世門無立車堂無宴客衣不變

裁食不兼味雖易之貞厲詩之羔羊無以加也明明在公實惟房后誕應正德式作漢輔邪慝是仇直亮是與剛則不吐柔則不如媚茲天子以靖土宇 晉潘岳司空鄭袤碑曰陳謨台階翼和鼎寶顯迹成於臺省清風暢於所蒞故能老安少懷遠至邇親凡厥縉紳之士所以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猶早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晞朝陽也銘曰於鑠元侯則天垂象弘操嶽峻字量深廣允恭克讓宣哲清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履孝友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符仍折其部義格皇穹德冠羣后清風顯烈沒而不朽 孫綽庾司空冰碑曰君喻嵩巖之元精挹清瀨之潔流貞質謀於白珪明操勵於南金雖名器未及而任盡臣道正身提衡銓括百揆知無不爲謀必鮮過端委待旦則有心宣孟以約訓儉則擬議季文君平衡無私鳴謙寡欲當世之所難於君易之矣於是慨然遠鑿量已而退高揖帷幙投迹藩屏夫良玉以經焚不渝故其貞可貴竹栢以蒙霜保榮故見殊列樹治而不亂者有矣未有亂而彌治者也考終以正始即事以微心少長能一其度貴賤不二其道文康之雅量於是乎弘著矣銘曰洋洋俊穎巖巖神高流滌淳氣頗扇祥風篤生公侯情靈德充臨川擬潔仰華思崇履險思夷處滿思冲方恢遠猷皇極是贊繁霜夏被修梧摧幹人之云徂朝野咸歎儀型永戢光風長煥 梁劉孝綽司空安成康王碑曰昔者重華文命並胄高陽之苗豐邑春陵俱纂帝堯之緒而虞夏革運姚姒之姓已分高光再興大漢之名無改如我皇家梁齊代建異文叔之紹開起自王族非伯禹之更姓公則本枝別幹誕自河嶽五百之期實應命世卜商有問是謂色難承志望頰在公斯易至如文琰之對食餘幼權之言爵里衛子之朗月映山杜生之凝脂點漆惟公具美歷駕前修我我焉非嶽陵之所至浩浩焉總江漢而爲長故能擊水三千搏風九萬排天闕而俯眇掩浮雲而上征皇帝甄名挺曜河洛有徵握衡含樞奄一時夏利建藩屏固葉深根鄙霍鄴郇方周啓祚封公爲安成王食邑二千戶允同衛叔賜寶器於商郊殊異唐侯戲桐珪於汾水乃拜公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楚之對齊屈完引城池之固荆之比宋墨翟陳轅路之殊品金作貢不異淮海維揚珠璣犀象又無求於晉國况以雲夢九百之宏侈章華三休之巨麗公禦煩以寡居高而降執冲虛之道無矜滿之情其爲政也莊敬足以範物慈惠足以庇民剛毅足以威暴清貞足以勵俗天監十七年薨春秋四十有五凡我庶民竊親高義况復祇承帝命來仕王家兔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奉作

賦之私常懼慶雲之會不酬而搖落奄至豈謂輕塵之効莫展而峻極先頽思以立言貞石貽厥長世銘曰昔在文昭五賢二理漢藩魏屏微風不競於赫我梁德符姬姓康王康叔異時同盛爰自妙年令問不已一孝一弟實光行始義府文場詞人髦士波瀾莫際牆仞難窺用茲先覺導此後知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握不倦三吐忘疲飛龍在天肇基宛瀆地猶小肺民同世復皇情睠正屬難推轂允矣宗英移藩改牧誰謂路永江漢已浮彼蒼不惠遽反成周川迴沂軸塗引歸旒

原墓誌宋謝莊司空何尚之墓誌曰遠源長瀾自晉祖韓潛川韜玉霍岫騰鸞處華民瞻出光帝難寂寞壽仁茫昧報施調於餽歸經難窺寄晝映流芳煙煨作義 陳徐陵司空章昭達墓誌銘曰周原膺膺佳氣惠惠王業攸興帝國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鄰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為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疆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皇儲累殲鯨寇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隆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殪彼羣兇皆無旋踵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窺窬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向甌閩殄其巢窟若夫鳴蛇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猿之嶺喬木參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咸俘偽帥悉據高墉爰泊滄溟莫不懲艾既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鬪艦戈船窺江淹漢公纒聞羽檄遽稟師期馳襲荆郢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隴汧大討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逢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幕爾乃青烏相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旂熊軾後乘龍輅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鏡同駟馬之曲長安傳坐恩禮盛於西京襄陽隨淚悲慟喧於南岷

原詠後漢張衡司空陳公誅曰敬仲初育發蘇卜筮鳳飛觀國流光末裔天祿明德德茂於公入孝出友爰肅爰邕兼學多識窮理知幾德音孔昭翻爾灰飛賦政二城還集皇闈公實省之疊疊庶績公實靜之鵠鵠百察公實愍之乃陟司空纂禹之跡導揚微庸致訓京畿協和萬邦萬邦既協殊服來同眇論前績莫與比蹤

原行狀梁任昉齊司空曲江公行狀曰公稟靈景宿擅氣中和一匱初登東嶽之功可監挺植在器瑚璉之姿

先表豈惟荆南有聖童之目襄城著孔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千里北海之稱美共治方斯茂如也志學之年徧治經記登降千載網羅百氏藻蕪瞻逸蔚爲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携相如而入寧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容辭無矜尚自河洛丘墟歷載二百俾我逢掖遂淪左袵晉宋所以遺恨祖宗是用顧懷公自荷方任志在尅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爰乃卜宇金陵縈帶林壑用辭聊城之賞以爲疏韓之館人謝運往遂輟遠圖又沈約齊司空柳世隆行狀曰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韶州及長風質洞達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陝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總全荆之力兕甲百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驚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涘勇略紛紜顯晦有方出沒無緒攸之乃反柿巨闡親受矢石增櫓乘埤嚴衝駕雉雲鞠俯闕地穴斜通半藏晚淪負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奇靈鋒電曜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就殘寇外老逆黨內摧焚舟委甲掬指宵遯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攜純蔡之高芬纂鍾嵇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唐制元稹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制曰朕聞將星明則英豪用靈旗指則妖祲消勳草可以受疾風盤根然後見利器苟非處劇何以用長况幽并少年燕趙奇士居常以蒸驕自騁失意則白刃相仇將領斯難是先才傑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澤潞磁邢洛等州觀察制置使金蒸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三百戶劉悟天與忠誠人推敬讓蘊孟賁之勇不以力聞避廡頗之強使之心服是以居危邦而智免臨大節而功高嘗見委於先朝屢作藩於右地朕以遼陽巨鎮自我底寧姑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而守臣嬰疾幕史擅權撓政行私虧恩剝下過爲撻楚妄作威稜不均饗士之羊但養乘軒之鶴致茲撓變職此之由不有將材執德兒戲數求朕志深謂汝諧是用拔奇式冀宣力帖以亞相寵之上公俾光十乘之行以壯三軍之氣可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長史御史大夫充幽州契丹兩番經略盧龍等使散官勳封如故

原掌三典刑邦國國用經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鄭注典結四方也一曰刑新

大司寇職以五刑糾萬民刑上野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憲糾暴以兩劑禁民獄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鄭注刑今券書也

聽之鄭注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遠至也使訟者以兩劑禁民獄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鄭注刑今券書也

兩至既兩至使入東矢乃治之也矢者取其直也以嘉石平罷民過未麗于法而害于州罷民凡萬民之有罪

獄者各書券者使入鈞金又三日乃以嘉石平罷民過未麗于法而害于州罷民凡萬民之有罪

石文石也樹之外朝以肺石達窮民大司寇職云凡諸侯之獄訟以肺石達窮民凡諸侯之獄訟

石也窮民之善也以肺石達窮民大司寇職云凡諸侯之獄訟以肺石達窮民

窮而無告者以邦典定之大司寇職云凡諸侯之獄訟以肺石達窮民

大祭祀奉犬牲若禘祀五帝則戒之日蒞誓百官戒于百族鄭注戒之日太廟之內戒百姓也

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書曰不用命戮于社

大司寇職云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泚戮于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曰不用命戮于社

之于天府鄭注云泚臨也天府祖廟之藏泚戮于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曰不用命戮于社

觀之下大夫少正卯戮於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不敢朝飲其羊飲其羊云物魯之取羊有沈猶氏者常朝

制有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償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

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設官部 大司寇

淵鑑類函卷六十八

設官部八丞相司直 丞相長史 三歸三公以下官屬總職 司馬 從事中郎 掾 屬 功曹

公府舍人附

丞相司直一

原杜氏通典曰丞相司直漢武元狩五年置掌佐丞相舉不法位在司隸校尉上後漢罷丞相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司徒府助司徒督錄諸州郡所舉上奏司直考察能否以徵虛實建武十一年省獻帝建安

八年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詔司直階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傳置也伏湛字

武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 文獻通考曰後燕石勒置都部從事各部一州秩二千石準丞相司直

丞相司直二

原朝廷憚之漢書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丞相薛宣甚器重焉 百察憚之東

察知林以明德用甚敬憚之 方進免涓勳漢書翟方進字子威為丞相司直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

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王商下車立須臾乃就車於是方進舉 劉隗勅王含晉中興書劉隗私

奏勳輕慢宰相慶忌上舞慶忌屈節大度邪囑無常請下丞相免官 彈奏不畏強禦詳上 所糾多見

王含以致強驕貴驕傲自恣一請參族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 彈奏不畏強禦詳上 所糾多見

採用虞預晉書劉隗為丞相司直在朝多 王良節儉妻子不入官舍漢書王良字仲子拜大司徒司直在

原杜氏通典曰丞相長史漢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兩長史漢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而張湯傳云殺臣蓋

衆史之長也職無不監田仁為丞相長史上書言天下太守皆下吏 介饋進賢一梁冠朱衣銅印黃綬劉屈氂

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拜為右丞相 後漢建武中省司直有長史一人魏武為丞

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已丞相諸曹史掾屬三十御屬一魏武為丞相置徵事二人建安十五年 初置徵事

之舊有東西曹自魏武大軍還鄴乃省西曹時毛玠為東曹掾與崔瑗並典選舉請謂不行時人懼之及議得

設官部 丞相司直 丞相長史

情今日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
人言方亦復先東遂省西曹
及咸熙中司馬昭為相國相國府置中衛驍騎二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
郎主簿舍人參軍東西曹及戶賊金騎兵車鑿水集法奏倉士馬媒等曹掾屬凡二十四人晉元帝以鎮東大
將軍為丞相丞相府置從事中郎分掌諸曹有錄事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參軍則有諮議參軍二人主
諷議事江左初置軍諮祭酒有錄事記室東曹西曹等十三曹其後又置七曹宋武帝為相合中直兵置一參
軍曹則猶二也其小府不置長流參軍者置禁防參軍蜀丞相諸葛亮有行參軍晉太傅司馬越府又有行參
軍兼行參軍後漸加長兼字除拜則為參軍事府板則為行參軍晉宋以來參軍各有除板行
兼行參軍又有參軍督護東曹督護二督護江左置唐以後無 文獻通考列尚書都司及檢正為宰
相屬官今見尚書左右司郎中門

丞相長史二

原銅印墨綬晉百官表注云太宰長史銅印墨綬 秩皆千石續漢百官表云太尉司徒司空
諸將軍長史各一人秩皆千石 毗佐三台助

鼎和味漢官儀云太尉司徒長史秩比二 差次九品銓衡人倫字差次九品銓衡人倫也 職無不監通

典掌察郡吏于寶司徒儀云左長史職掌察郡吏 徐弃統留事魏志云太祖為丞相征魯魯留徐棄為丞
相長史鎮撫西京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

華繼徒為留府長史謂奪 杜襲為留府魏志杜襲為留府長史襲守長安主者所選多
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遇也

關心如鐵石魏武故事載今日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史也忠能勤事心 人似南金晉中興書丹陽
中長初入洛華歆曰南金

伯長才長可用山公啟事山胡曰才長史映案劍東大將軍 張勃軍間用長西長史
也遷丞相長史格勸王事

鄧殷有文武才又云太尉長史鄧殷通識有 耿遷有器幹又云北中郎長史富 吳良方正

傅咸執正魏志傅咸為長史多所執正也 諸葛舉張裔蜀志云張裔至蜀丞相諸葛亮以
東觀漢記云吳良為司

卿宜節飲晉中興書陳留阮錄云阮字子遠集琅琊王象為車騎將軍鎮廣陵
南蠻長史陶

之於內自持酒魏志光臨宜先請諸家君中聞大懼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驥之然後方還排短胸與冲言法父使驥
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三師三公以下官屬總裁

慨然而退晉書云劉弘為鎮南
將軍荆州軍事弘遣

杜氏通典曰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一太周以後本常有之太其一曰太宰自三公空歷代有之二大大司馬大將軍

諸位從公諸將軍及光祿大夫開官屬等歷代有置有省亦多同說所以不更各具本漢有三司而不見

官屬以丞相為公置司直長史後改丞相為司徒則曰司徒司直長史具宰其太尉後改為大司馬綏和初始

置長史一人掾屬二十四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如中丞具御史後漢

初惟置大傅有長史一人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何曾後置太師董卓嘗居之蓋自為也而不見官屬太尉官

屬有長史一人署諸曹事盧植禮注曰掾史屬二十四人分主二千石長史遷除選民戶祠祀農桑奏議詞黃

閣主簿省錄眾事掌記室令史如周小宰為曹掾記室軍國書檄皆所作御屬閣下威儀司徒屬官有長史一人掾

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正曰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正

據副曰屬漢書注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碑皆上言大司馬屬官並同前漢魏置

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

太傅太保而不見官屬太尉司徒司空有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也晉有太

宰太傅太保惟楊駿為太傅增祭酒為四人掾屬二十人兵曹為左右也揚駿輔政引諸岳為太傅主簿初

駿誅宏為楚王瑋長史凡駿紀編皆從坐同署太宰太保官屬不見太尉司徒司空並有長史司馬太尉雖不

主簿已被毀宏言於瑋謂岳為假史故得免

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太始三年又置太尉軍參軍六人騎司馬五人官騎十人而司徒加置左長史掌差次

九品銓衡人倫冠綬與丞相長史同主簿左右東西曹掾各一人若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武帝時司徒

未有賞罰之制置遠掾屬循行詔遂使司徒督察州郡播種若有秦州郡農桑

所循者增掾屬十人又溫嶠請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初王渾字元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

主吏不持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卑服論者美其謙而識禮司空府加置導橋掾一人餘略同

武帝咸寧初詔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

府者皆為位從公品秩俸賜儀制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劉琨為司空以盧主簿記

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以下令史司馬給吏卒如長

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都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各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其

酒掾屬白蓋小車七轎車施耳後戶早輪輿車孫楚子各一乘自祭酒以下令史以上皆卑零辟朝服其為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為六人其餘如常加兵公制子

開蓋頁 設官部 三公以下官屬總載

佐著作郎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苞初至擢曰天子命我參將軍事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宋有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

司馬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而太傅不置長史掾屬亦與後漢略同自江左以來諸

公置長史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閣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

事中部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部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戶曹置掾加崇極於

此也其司徒府若無公惟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察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屬餘則同矣餘府有公

即置無則省 齊有太宰大司馬並為贈官無察屬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特進位從公諸開府儀同三司

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各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

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

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為兼員其公府佐吏則從事中部二人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閣祭酒各一人主簿

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中部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亦有佐吏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

置禁防參軍初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來著朱衣齊王儉為司徒左長史請依晉令復舊制不着朱衣時議不許又曰王秀之嘗云位至司徒

左長史可以知止足矣又陸慧曉為司徒右長史謝朓為公府左長史竟陵王 梁武帝受命之初官班多

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前代誰可比融曰兩賢同侍未有前例融滂解反

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

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部記室建安王為雍州表求管記乃以江革為征北記室參軍華弟觀

士之華 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褚球字仲實為司徒右長史 又增置左西

掾一人其餘寮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惟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左

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曰三公置官屬 陳三師二大並為贈官而無寮屬其三公有府長史司馬諮議參

軍從事中部掾曹屬主簿祭酒錄事記室正參軍板正參軍 後魏三師無官屬後又置太宰以元天穆為之

增置佐吏三公及二大並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部掾屬主簿錄事參軍功曹記室戶曹中兵等參軍

諸曹行參軍事長兼行參軍都護其大尉司徒為二大屬官皆 北齊三師二大三公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

軍從事中部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閣祭酒及參軍事

軍從事中部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閣祭酒及參軍事

法墨田水鏡集士等曹行參軍督護等員左右長史長史主司馬主舍人主關皆自秦官也從事中郎漢末

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掾屬主簿祭酒所主亦同令史文書此皆自漢官也陳湯為大將軍王

御屬參軍自後漢也孫聖參驃騎軍事是也其儀同三司如開府者亦置長史以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屬田

水鏡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下三公府也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而不見寮屬隋三師

亦不見官屬而三公依北齊置府寮後省府及寮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眾務總歸臺閣唐三師三

公並無官屬文獻通考曰宋亦如之元明並無

司馬

修武政簡軍旅千實司徒儀云司馬之職掌佐公李鎮才良方用山公修事云平南司馬缺案琅邪

趙虞軍間用長山公趙武政簡其軍旅飭其器械也斥憤嘯詠世說云桓宣武作荊州謝奕為司馬既上猶

因酒縱狎晉書云謝奕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通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遇

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

從事中郎

原職參謀議漢書百官志云太尉從事中郎維正大體于實司徒儀云從事中郎之鄭遠志越其儔三

決錄云鄭遠字文倫累辟不就太尉軍山簡不拘品位鎮大夫河內山簡清精履正才識通濟品儀第三品中

何道表為從事中郎遠志越其儔云云山簡不拘品位鎮大夫河內山簡清精履正才識通濟品儀第三品中

東據通識王隱晉書云太尉中郎東據通識有文武才兼東據本姓魏其先避仇改焉據美容貌善文辭弱

荀組才識晉書荀組字季和阮遙集為元皇帝優容晉書云阮孚字遙集元帝以孚為安東

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用為從事中郎也阮遙集為元皇帝優容參軍遠緩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

用申錄以救世而手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

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酬縱恒為有司所案元帝每優客之

原公府掾比元士續漢書百官志云公府東西曹掾比四百石又云漢舊制東西曹掾比四百三公喉舌

崔實政論云三公則天子之朝廷為榮職重在朝廷以為榮如師弟子日錄不拜禮如師弟子日錄不拜

公 以訓羣吏以重朝望見

辟則輕臺除則重 胡伯始漢官儀云初丞相掾史有七人分爲 期月長州郡數年至公卿 崔寔政論三府掾

越卓或期月而長 東郡西曹掾六百石漢末公卿則輕臺除則重 高柔明憲典 魏志云高柔字文惠爲尚書郎轉拜丞相

以自容于明公公之命則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 陳寵科條辭訟 漢雜事云陳寵交遊以不肯視事高柔獨

之政以刑爲先昔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乃止 陳寵科條辭訟 漢雜事云陳寵交遊以不肯視事高柔獨

動心物務數爲呈陳當世便宜宜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服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之

後公府奏 班彪專心述作 後漢書云班彪起字叔皮碑司徒掾 典定文義 全應之分爲大司徒掾典定文

義 舉奏刺史 後漢書云第五種字興先少爲志義爲史冠者數十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州

史中 論議抗直 後漢書云何敞字叔真少爲志義爲史冠者數十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州

常侍 論議抗直 後漢書云何敞字叔真少爲志義爲史冠者數十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州

直屬每於公朝論議 陳祖祭常獨視事 陳寵字祖 鍾離意爲國用心 後漢書鍾離意別傳云司徒侯霸

人到河北時盛寒徒病不能行輒移屬縣作從 倪寬溫良 史記倪寬傳云寬爲人溫良有廉智張湯以爲長

史見上 王述簡貴 晉書云王述字季子每事盡善導政爲中兵部嘗見傳每發言一夫莫不贊美述正色

漢不 劉遐宰士之儔 山公故事云太尉掾滿會樂廣司徒掾何劭劉琨司空 劉瑒宰士美者 又云今

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太尉掾樂廣司徒掾何劭劉琨司空 劉瑒宰士美者 又云今

征西大將軍掾葛口皆其選也按廣字彥輔瑒字伯瑜瑒字正長正字士則瑒字初平 范滂有澄清之志

登車禮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馬良有克終之美 蜀志云馬良曰今街市命孫權敬待之

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及下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幼以慰將命孫權敬待之 鮑宣質直 漢書云

司空掾鮑宣孝弟廉潔質直 劉琨偶朗 王隱晉書云劉琨字越石少爲朗乃吳故 太子未定太祖問邢顛

甚有威重宣備諫官者也 劉琨偶朗 王隱晉書云劉琨字越石少爲朗乃吳故 太子未定太祖問邢顛

見李宣 汝南先賢傳 李宣字和云云 文帝待以友禮 魏志云田疇字子泰太祖遣使辟疇

之交友 太皇委以書記 魏氏家傳云云 文帝待以友禮 魏志云田疇字子泰太祖遣使辟疇

之禮 太皇委以書記 魏氏家傳云云 文帝待以友禮 魏志云田疇字子泰太祖遣使辟疇

所宜使者也 謝掾必擁旄仗節 王掾當作黑頭公 溫語人曰謝掾年三十以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

謂之百六樓望亦被名取而不應

屬

原參定九品于寶晉紀云王導為司徒置西

帝授崔瑗東曹屬敢曰君有史魚之直貪夫某名而清

壯士尚稱而馮斯可以卑時者矣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賢屬 谷永茂才轉漢書云谷永字子雲為御史大夫屬

為穢德魏志云陳羣字長文為太租司空西曹屬時有萬樂安王機下郡周遠者太租辟

謂其單身魏志云鄧悝字元伯辟大將軍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復不知此耶焉為王下作患使民

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拍掌耳惟鍾仲叔被辟且喜且懼

會與人應同今遣伐焉以可克誠仲叔詳據

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自嬰導甚相親悅也

功曹

原糾司外內扶直繩違孫綽傳云綽為功曹參軍騎曹筭云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糾司

功曹止來大綱而巳不拘文法滿益器之轉為記室參軍

為撫軍功曹魏志云荀武為撫軍

陵引為功曹魏志云荀武為撫軍

今鍾會躬為叛選又解收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鍾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功罪而後

蘇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枯骨而捐之中野百年之後為仁賢之貨不亦惜乎王甚悅與談宴而遣之

山簡器習嘏襄陽書舊傳見上

原省署眾事續漢書百官志云司徒黃閣主簿省署眾事掌閣下威儀也

里桓階別傳云止平荆州乃引桓階入為主簿

能令公怒魏志云王粲為主簿時粲內大

了無一事山公啓事云事職有年限如公府

蔣濟賢屬魏志云蔣濟字元伯

陳實灼然魏志云陳實字仲弓舉

文王遣鍾會邵悌魏志云鍾會字季

洪遠為屬終日嘯詠魏志云洪遠為屬終日嘯詠

毛玠為幕府功曹魏志云毛玠為太租

止舉大綱不拘文法魏志云毛玠為太租

魏志云

魏志云

魏志云

魏志云

魏志云

魏志云

魏志云

魏志云

魏志云

魏志云

職在拾遺崔駰與賈憲疏云主簿職在拾遺 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晉陽秋云王珣為桓溫主簿每事 每見違問魏志云 收羅賢俊望大將軍王敦收羅賢俊 收羅士物魏志云

衣字處仲太傅東海王越收
太傅閣處仲上
元帝用道明世說云儲葛洪字道明弱冠知名時元帝為安

為士物聞其名以爲主簿
紫欽文才機辨於汝頴欽字林伯以文才機辨少得名

相主顧榮機神朗徹晉書顧榮字幼清有珪璋機
德祖豫作答敎世說云王東亭下爲相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

就檢處事有闕村度太祖意檢作答敎十餘條敎門下
元琳更作白事世說云王東亭下爲相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

一字云謹索王東指切實憲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志控極
及出擊句如道路愈多不法

馮異拔荆棘東
馮異拔荆棘東

入諫諸葛襄陽書云揚賜入於曰爲治有職上下不得規諫
元琳稱績晉中興書云

大司馬掾府主簿時大司馬溫總略中夏軍國無寧戎
子元無滯文性開朗事無疑滯雖處要制猶聞之

孫寶自高後漢書孫寶字君寶爲御史大夫張忠仁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特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賈逵無惡意復職魏略云賈逵字良道爲丞相主簿時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

出而救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出諫草曰今孤成厥未如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敎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

校檢帳下導語主簿欲與

知人机案問事一月三易面皮無乃禁乎我爲宣武吏一月三易面皮

知人机案問事一月三易面皮

知人机案問事一月三易面皮

知人机案問事一月三易面皮

知人机案問事一月三易面皮

知人机案問事一月三易面皮

知人机案問事一月三易面皮

知人机案問事一月三易面皮

知人机案問事一月三易面皮

知人机案問事一月三易面皮

知人机案問事一月三易面皮

知人机案問事一月三易面皮

公府祭酒

德妙第一乃補祭酒胡伯始漢官儀云武帝時丞相設四科
算無遺策盡不失理東阿王祭酒諫云乃署

策盡不失理也明帝朝戲卯任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君而來何也任曰先帝徵德以惠下臣

可以禮進退驃騎執法御臣
太祖起迎邴原單于還住昌國太祖曰反卿守諸君必將建武十

元理晉書云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
周澤脩高節東觀漢記云周澤少偉高節建武十

光祿辟顧榮祿大夫張華辟爲祭酒
司徒辟左思少好學司徒左思

紀瞻能

爲祭酒

錄事參軍

總錄衆曹管其文案于寶司徒儀云錄事之職

舉善彈非劉弘教云錄事參軍務舉善彈

舉直錯枉于寶

軍掌舉直錯枉

記室參軍

原掌啓奏于寶司徒儀曰記室掌表章

主表章漢書百官志云記室主上表章雜書記秩百石

記書之事創其草于寶司徒儀云記室所主之儀凡有

表章雜記之書掌創其草

弔賀之禮則題署又云記室之職凡掌文墨表章

王胡之管機密庚亮別傳云王胡之嘗管機密

典書記晉中興書會稽虞錄云虞預字叔寧

傅武仲主記據軍記室主記據選司馬也

專掌文疏千寶晉記云東海王越治兵多下瑯

爲記室大司馬書王閏記室左思字太冲齊王同碑爲記室

陳琳阮瑀俱典記室魏志云陳琳阮瑀爲司

曹據左思俱鍾記室心腹之任

管記室事爲心腹之任人謂之子房也

王參軍人倫之表世說曰王參軍人倫之表

鍾記室心腹之任魏志云鍾會爲太僕因

人倫之表故其師之師之謂安期鄭伯道趙穆也

書檄應命立成晉書云穆之表汝其

作書馬上起草魏志云祖逖時太祖適近出瑤隨從因於

上其草書成呈之大祖竟不能增損一字

神堂使阮瑀議之魏武褒賞令曰別部司馬

孔演稱職晉中興書會

楚負才世語云孫楚爲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負才

王麋多才藝多才藝東海王越爲太傅

殷浩禮道驚晉陽秋云袁宏字彥

善元言尤善元言三府解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

袁宏作賦禮道驚晉陽秋云袁宏字彥

伯長於作賦爲大司馬桓溫

李充善箴音中興書云李充字和

度爲參軍善箴銘也

中兵參軍

原掌帳內于寶司徒儀云中兵參軍掌督帳

督牙門晉中興書太原王錄云王述字懷

罰姦詐均勞逸

科其器械除其久戰科其器械除其久戰之任其在軍者以時

祖逖智出人表晉中興書范陽祖逖云太傅東海

袁勗多所救

免參軍署賦曹督別從事多所救免

行參軍

原 掌使命不限數于寶晉記云參軍軍吏惠帝立河間王暕時人未之識也時有參軍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執訪訪當掌牧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于帝帝不之罪 周訪為安東行參軍為安東行參軍在散輩時少於寶晉記云丞相王導為

參軍都護 公府舍人

原 并參三軍魏志云于禁屯涪陰樂進屯陽翟張社太祖牧與護軍薛 三府交命晉中興書顧陽范

原 閻讚鯁直晉記云閻讚為人鯁直不憚強禦初為太傅揚駿舍人駁諫乃解職上表求改著中宗詔特聽之 竺瑤伐鮮卑又云相溫遣參軍

原 張溫請恭祖吳書武烈皇帝紀云張溫為車騎將軍請溫州刺史陶 庾亮請逸少晉中興書琅邪王錄云

原 問計賈詡魏志云賈詡字文和少為 深器魏舒魏書魏舒字季則 甚見敬重魏志云徐幹字公偉為

原 甚見器遇魏書魏舒字季則 甚見敬重魏志云徐幹字公偉為

原 與謀時務又云潘尼字正叔聞齊王阿起義乃避 幼宰參署七年諸葛集云出教與軍師長史參

原 子猷在府日久世說云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相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 道元後莫速荀遠字道

原 張閻今之良晉書云張閻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常言閻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原 祖納文義可觀王隱晉書云祖納字士言能清談 多出眾議晉書云

原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原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原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原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原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原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原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原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原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原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原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郭璞有才術晉書郭璞字景純為尚書

類皆無敢嫁近辟為太尉參軍
宗世說云世目周侯廢如嶺山
又陳郡袁錄云袁就字彥道少有才氣
洞簾不羈為士類所稱王導引為參軍
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晉中興書云王徽之為大司馬相溫參軍蓬首散帶不常綜理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
孔愉不
求聞達會精典錄云孔愉字敬康遇石冰作亂避地始枕
葛洪利得辟身
南上耳說
道含字也
為參軍乃非所樂所利得辟身於

淵鑑類函卷六十八

淵鑑類函卷六十九

設官部九

殿閣總裁

大學士

學士

直閣併入

中書舍人

殿閣總裁一

文獻通考曰宋殿學士有觀文殿大學士學士

觀文殿即舊延恩殿也慶曆七年以文明殿學士稱呼同具宗諡號乃改名嘉祐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真宗特置資政學士

資政殿大學士學士

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真宗特置資政學士以寵之在翰林學士下欽若不悅請於上曰臣向自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

今無罪而罷班及在下是既也

十二月復以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始在端明殿學士也後唐天成元年正明殿

即位之初四方書奏命樞密使安重海

進請于文義孔憲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命馬道超厚俱以翰林

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宋明道二年

改承明殿為端明殿復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待讀學士宋綬為之殿

學士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唯出入

侍從備顧問而已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為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

殿大學士及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

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除閣學士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

閣等直學士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

厲行義文學之士高以備顧問其次與論議典校讐得之為榮選擇尤

精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宣政殿學士

觀書殿學士昭文館直學士崇文館大學士乾文閣學士金不置

元有昭文館大學士煥章閣學士奎章閣學士

奎章閣大學士二負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陞為奎章閣學

士院置大學士二負並知經筵事侍書學士

承制學士供奉學士並二負兼經筵官職順帝至元六年罷奎章

閣學士院立宣文閣惟授經郎及鑑書博士

至正元年六月復舊奎章閣為宣文閣時大臣議悉罷先朝閣監

上曰民有千金之產而設家塾以延館客

堂天子富有四海而學房乃明稽古右文設翰林院職官十五年

不能容耶上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

藝文監為崇文監設官如初明稽古右文設翰林院職官十五年

又做宋殿閣大學士之制設大學士凡一

時耆舊乘運而奮或拔自科甲或徵自薦舉類以所學利見於世

明百官述曰直文淵閣即所謂入閣辦事也

先是洪武十五年冬始做宋制置殿閣學士吏部尚書邵質華蓋

殿翰林學士宋訥文淵閣檢討吳伯宗武英殿

典籍吳沆東閣並為大學士是年召耆儒鮑恂張長年俞銓至

命為文華殿大學士三人辭不就時特侍

左右備顧問未典機務疏文獻通考曰明監前代廢職之禍革中

所以垂之祖訓者甚嚴而殿閣大建文四年七月成祖簡用翰林待詔解縉編修黃淮尋又用修撰胡靖編修

楊榮楊士奇檢討胡儼金幼孜七人入內閣名直文淵閣預機務永樂五年十一月上諭吏部廣等侍朕日久

繼今考滿勿改外任廣即靖也仁宗又設謹身殿大學士續文獻通考曰成祖定華蓋武英三殿及文淵閣東閣各閣士一人正五品班翰林學士之上洪熙

初澤謹身殿大學士於是大學士有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東閣皆在閣曰辦事避丞相若東閣文淵閣大學

士不得肯入內閣亦不得預機務也黃氏翰云永樂初命侍讀解縉等七人入學密勿凡行發稱翰林院內閣

皆請保傳參預機務宣德初臨視至再始設庖廚不復退食于外而出掌部者不再入正統初開經筵文華

殿取駕自是罕至傳旨則中官專之惟傳旨墨書小票問禮監用硃批出問有依違而他官不與迨徐武功李

文達掌文淵閣事始以政府視之人亦稱爲宰相矣殿閣詞林亦云內嘉靖壬戌九月新建三殿成詔改奉天

閣參贊機務自成祖始然惟大學士學士而已即所謂入內閣辦事也

殿爲皇極殿華蓋殿爲中極殿謹身殿爲建極殿始有建極殿大學士直文淵閣翰林院檢討編修撰侍講

侍讀講讀學士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官官不得過五品或九卿正亞兼翰林學士東閣文淵閣武英謹身

華蓋殿大學士而已加官至領東宮公孤帝三孤者或止一二人多或至六七人宣德初張瑄陳山始以侍郎

入內閣未幾以干請諸司出瑛爲南京禮部尚書山教小內使書景泰中王文始以宮保尚書入內閣西東楊

楊士奇楊士奇最久皆不領吏部尚書領吏部尚書亦自文始其屬制敕房誥敕房皆以中書舍人諸司寺或卿丞充

之官至太常卿止即有年勞加俸不得帶九卿堂上執政官嘉靖中張電始以白衣善書歷陞侍郎續文獻通

設立樞國平章左右丞參政卿古宰相之職故置左右司郎中樞事等官爲之屬至洪武十三年革丞相制初

皆革後設殿閣大學士備顧問並不預政故不置屬景願以後機務繁重而內閣制始兩中書舍人以書論官

事稱父即古之宰相屬也避用或由進士或由舉人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謨獻

監生博士以纂修劾勞者亦得入始稱清華之秩矣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謨獻

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日詔二日詔

三日制四曰敕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

上一日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旨審署

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凡經筵知經筵事或同知看定其講章日講亦如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敘

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

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警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行扈行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

而藏之凡會敕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吏館譯生皆總領

之制敕房書辦制敕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敕符底簿誥敕房

書辦文官誥敕番譯敕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勒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

殿閣總裁二

續會要曰後唐長興四年劉昫入相中謝是日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而坐於端明殿昫至端明殿門閣門使曰舊禮宰臣謝恩須於正殿通喚請俟來日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已三日中謝豈宜後時即奏聞昫遂中謝於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復謝於本殿人士榮之續通典曰天成元年端明殿學士馮道趙鳳制云擢自玉堂升於紫殿嘗親顧問每預論思位既益於深嚴禮合加於優異宜令班在翰林學士上宋會要曰端拱元年以殿中丞夏侯嘉正兼直祕閣嘉正嘗爲洞庭賦由此帝知其名詔試禁中稱旨特有是命合辭事類曰宋向敏中爲資政殿大學士敏中赴上賜會於祕閣兩制與焉又曰范景仁爲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祕閣又曰慶曆七年宋庠言文明殿學士正同真宗謚號詔改爲紫宸殿學士以參知政事丁度爲之學士多以殿名爲官稱丁遂稱曰丁紫宸御史何邴以紫宸不可爲官稱於是改廷恩殿爲觀文殿歐陽脩曰觀文乃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上果不可以無學也續會要曰宋舊制資政殿大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元豐中韓維陳薦以東宮舊臣故特授焉明通紀直解曰楊士奇江西泰和人新進華蓋殿入奏事帝望見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惜薪司傳旨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仁宗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減四十萬明名臣記曰楊榮間建安人靖難後召入內閣洪熙元年從帝出喜峰塞召榮問曰人君御世之權執重對曰命德討罪帝曰然二者天下公器人君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稱善還陞少傅賜剛直方正銀章又曰楊溥字弘濟楚石首人建文進士仁宗欲近溥建弘文閣思善門左命掌閣事帝手弘文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識以進溥常密疏言事帝褒答又曰金幼孜新淦人建文進士靖難後入內閣仁宗即位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當是時法司論死罪多寬帝命臨決必三學士會讞奏幼孜知律例多平反又曰洪熙二年幼孜持節出寧夏冊慶府兩郡王妃還上封事從帝度鷄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雄征遼常度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是役以故建憫忠閣至宣府還

通紀曰楊溥英宗即位昭皇后垂簾聽政溥入內閣乞早開經筵涵養本源輔成聖德昭皇后喜曰嗣君冲年卿等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 名臣記曰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景泰中進東閣大學士是時內閣不能教上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况經筵日講閣聖德尤在得人遂薦陳詢楊鼎充日講官王文王恂入內閣又曰景泰七年穀進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詰順天考官劉儼帝命穀覆試穀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况從而爲之辭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 通紀曰陳循秦和人景泰初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勤政要典成寰宇通志進華蓋殿循立朝四十年在內閣掌機務典冊制命皆出其手 名臣記曰薛瑄河津人英宗復位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會欲遣使徵師西番瑄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去 又曰李賢鄧州人天順元年入內閣七年禁中有讒言憲宗不宜復在東宮者帝疑之一日卧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柰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帝起立召太子至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 又曰劉定之永新人正統進士天順中入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 又曰呂原天順初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謹恪稍乏持重 又曰徐有貞吳人宣德進士負文武材以奪門功陞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入內閣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旁助有貞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曹石疑出有貞意合牽帝衣哭訴遂下有貞賢獄 又曰商輅字弘載淳安人成化二年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是年彗星見言官劾輅力求退帝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宥言官帝喜曰輅可稱大臣矣 又曰彭時安福人正統進士與商輅同入內閣景泰元年乞終繼母喪忤旨去天順元年召見文華殿問曰汝十三年狀元耶對曰臣不才誤蒙拔擢又問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帝笑曰善賜酒飯出下命以太常衛少卿復入內閣成化二年進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又曰劉珥壽光人成化十八年進謹身殿大學士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 又曰丘濬瓊山人弘治四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上時政疏凡十餘萬言帝知濬老儒讀書事上輒允 又曰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弘治十一年進謹身殿大學士帝時憂勞思治召對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帝數數稱善 又曰李東陽茶陵人弘治八年兼文淵閣大

學士入內閣正德元年帝不親政東陽與同官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
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于
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文雜於前臣竊憂之不聽 又曰王鏊吳人正德元年與焦芳同入內閣
進文淵閣大學士上時政四事曰講學延下用人節用時劉瑾驕恃日甚鏊居常戚戚四年夏力求去瑾每念
鏊相忤欲中傷鏊整肅杜門瑾敗得免 又曰石瑄成化進士嘉靖五年加少保兼大學士武英殿時時召
對平臺煖閣議廟樂再議廟衛又議章聖太后皇后謁世廟儀守正力爭帝謂瑄非通儒又三封內批忤旨致
仕

殿閣總裁三

延思 訪道 宋皇祐詔置觀文殿大學士略曰因延思之別殿觀前代之秘文榜以嘉名置諸禁職 又曰
且為訪道之所又延稽古之臣猶處哲士以侍從顧問為職祖宗之華資 西班 東閣 續會要
極選 華資 極天下之選 宗澤贈觀文殿學士誥詞云升觀殿之華資 西班 東閣 續會要

三年詔西班學士待制在西故曰西班 詳總載一以 凝嚴 清近 實文 學士制曰俾服凝嚴之職因為杏林
班圖觀之學士待制在西故曰西班 詳總載一以 凝嚴 清近 實文 學士制曰俾服凝嚴之職因為杏林
免咨會復龍圖閣直學士真 禁庭異選 秘殿隆名 宋楊德代表曰秘殿宏開皇境允集又曰著作禁
宗曰學士清近之職非會故可復 禁庭異選 秘殿隆名 宋楊德代表曰秘殿宏開皇境允集又曰著作禁

文字如祭 明敏類祭 字為者曰如魯祭否 人永樂進士曹修撰進文淵閣學士制曰俾服凝嚴之職因為杏林
是時揚榮率凡講大政諸閣老推法于萬萬才 弼正闕失 疏斥誣周 通紀曰徐鴻弘治七年兼文淵閣大
明敏類祭視中官王振正色不少假振蓋揮不可瀆亂且初設文淵閣命講經史始命徐鴻弘治七年兼文淵閣大
上言三禁乃邪妄之說 頌于樂章皇祖蓋揮不可瀆亂且初設文淵閣命講經史始命徐鴻弘治七年兼文淵閣大
阿諛取容也帝嘉納 吾學樂章皇祖蓋揮不可瀆亂且初設文淵閣命講經史始命徐鴻弘治七年兼文淵閣大

之陽聖王之所必禁伏望勸講學而入近有齋無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 有經濟才 負公輔望 劉名臣記曰
又謂使有經濟才 又曰謝遠成化進士弘治十六年兼武英殿大學士成弘治間翰林望最重者吳寬及
二人皆進士第一並負公輔之望 遷入內閣十 參預中秘 賜遊西苑 各通紀曰王英金籍人永樂進士宣帝
餘年號能持正不夫為賢相寬竟不得入內閣十 參預中秘 賜遊西苑 各通紀曰王英金籍人永樂進士宣帝

武善殿大學士宣德初有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嶺自勉命入內閣參預中秘 又曰黃淮洪武中有人仁宗即位
宴山麓比辭又宴太液池論曰明年 賜遊西苑 各通紀曰王英金籍人永樂進士宣帝
朕生日卿其復來至期進至帝喜 期獎擢於名儒 益增榮於近職 並明道置

殿閣總裁四

開 設官部 殿閣總裁

設官部 殿閣總裁

設官部 殿閣總裁

設官部 殿閣總裁

設官部 殿閣總裁

設官部 殿閣總裁

設官部 殿閣總裁

設官部 殿閣總裁

內閣事孝宗稱忠勤正德時周旋由清保讓善 貌奇才傑又曰張子微永壽人嘉靖六年兼文淵閣大學士
類清謹弗論休休不專攻歸佛詩人顧思之
廟見字敬善賜詩 作寶繪樓 又曰手敬入內閣章聖太后賜金增建議請嚴論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稱字敬善才傑

殿閣總載五

詩宋陳后山觀文忠公六一圖書詩曰先朝羣玉殿冠珮環羣公宸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

書元自工緬懷弁服士酬獻鳴瓊瑤 司馬公賀葉仁除直秘閣詩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道

國士比爲仙玉檻勾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月宸翰照星躔職秩曾无貴光華在得賢公御殊未曉尚少

買臣年 明宣宗臨文淵閣詩曰秘閣弘開當異隅充棟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躡星相符罷

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大經大法古所訓講論啓沃良足娛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

儒志績漢仲舒豈直文采凌相如玉體滿賜黃金壺勗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唐虞

胡儼直閣詩曰清曉朝回秘閣中坐看宮樹落花濃綠窻朱戶圖書滿人在蓬萊第一峰

增賦明顧清文淵閣賦曰昔我文皇之統萬方也稽往古遵舊章攬衆維提要綱謂六典之分雖做於周禮而

百揆之總實自於虞唐或合而分或約而詳蓋不可無樞機之總疇咨之良乃眷斯顧禁垣之隅乃崇傑閣翼

彼宸居錫文淵之嘉號擢鑿坡之碩儒職論思於九重贊元化於中樞雖官曹之未彰實名體之隱如乃有草

蔓之葦稷尚之倫大冠長劔鳴玉垂紳坐於兩楹敷帝猷而行皇境萬機倚以裁決庶績賴以經綸則有大官

供帳天府奇珍湛恩渥禮眷我儒紳至於睿思時凝事資訪逮中貴傳宣東朝賜對日度晷而徐還步金扉而

緩退其或金根戾止玉輦幸臨略等級於堂陛咨失得於古今每先過而陳善亦隨時而獻箴或都而俞或吁

而唏言皆可書動鮮有愿嗚呼漢開金馬賢俊雲蒸唐啓學館士誇登瀛徒取技於雕蟲尚無關於大經然猶

耀簡策熙鴻名而况地兼乎木天之重名並乎風池之榮

增記元虞集奎章閣記曰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間燕之居將以緝熙典學乃置學士俾誦祖宗之成

訓毋忘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夫陳內駉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清嚴

邃密非有朝會祀享時巡之事無一日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宥有所圖維爭臣有所繩糾侍從有

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馬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

增銘元虞集奎章閣銘曰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翼其欽聖性日熙乃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增詔宋慶曆七年置天章閣學士詔曰欽惟聖考濬發宸文百篇森布於寶函三襲肇興於華閣肆予纂紹之始務闡師儒之隆遂延勸講之臣欽佇論思之益掩玉府藏書之盛延金門待詔之才宜令廣侍從之負抑亦副適追之念 治平四年以呂公著兼寶文閣學士詔曰昔我祖宗咸有制作煥於簡編河漢昭回奎壁相映

乃規層宇遂在西清憲上帝藏書之府彰累朝稽古之盛並揭嘉名以登峻望俾服凝嚴之職因為咨訪之地大觀二年初建徽猷閣詔曰祖宗述作皆有寶藏之所參列廣內揭為嘉名世擇儒臣以資訪納今將祗率

成憲名以出信不可無所考也在詩有之君子有徽猷是唯詢德之美而觀道之成其哲宗御集建閣以徽猷

為名

增序明鄭曉直文淵閣諸臣表序曰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

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

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其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

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

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

之入內閣也自解始也獻陵宗復設公孤西楊奇始加少保內閣之登公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榮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安丘滿以卿孤入內閣餘皆修撰贊善通議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璠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其

前此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黃中書舍人也文靖金如戶科給事中也文清諸

監察御史也文達李賢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新永嘉張子安仁桂南海方貴溪夏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

也列聖嚴于防姦而廣于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皆效職三楊參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

內取外寧四十餘年號稱治平昭后張太既崩裕陵正親政一時五相馬諭曹為陳才器尋常權歸閣振國社

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強者恣睢弱者韜默或陰主邪謀或由從密旨儲宮易位宜貴紛然天順復辟誅竄

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禮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邊隅者南陽李既斥復留最專且久造膝

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彭文毅商叩關力諫時值佞幸請劔行誅弘治初年大姦距

脫海內欣然宜興徐洛陽劉端清寬綽長沙李東餘姚謝文雅諒直泰陵孝晝接再三虛懷審色勵精求治將

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壘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以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

緩死為恩仕以驟進為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焦芳劉宇本衣冠之

盜廁跡禁扉數年濁亂天下新都和楊廷守正應變綽有餘才雖大禮之議未協宸闈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銘矣

中書舍人一

續文獻通考曰明初丙辰始定中書舍人凡二十員正七品先是屬中書省後革七年改直省舍人從八品

九年始定為中書舍人正七品隸承敕監省革改從七品凡恩蔭寄祿及文華殿門東房內閣誥敕制敕房

分直者無定員建文中改侍書入文翰館靖難後復故按楊一清曰此官存古制也所典司天子辭命親王郡

奉國中尉自王夫人以下卿君合給誥命則書之凡公侯伯初授封爵合給鐵券凡殿內外文武官應給誥

命敕命則書之其職掌至重也每大朝會則殿四員與翰林官酒餼與翰林官坊尚寶司六科同有侍從之臣諸

員文筆殿導駕侍班至會試一員入場收掌試卷日給大官酒餼與翰林官坊尚寶司六科同有侍從之臣諸

同無相並者其地勢至清也其選用自進士外舉人與纂修書成被恩典者乃得之監生儒士有勲勞大臣賢

宮僚講官有子孫宜承餘敘隆慶四年吏部覆郭諫臣奏制誥兩房中書官不得陞列九卿按中書舍人無正

奉持旨者乃得之用非輕矣隆慶四年吏部覆郭諫臣奏制誥兩房中書官不得陞列九卿按中書舍人無正

掌書誥敕符鐵券非草請翰林院實請內府左券寶籍歸古今通集凡誥敕協合籍以急
就章為號凡誥敕之號四曰仁曰十二支曰文行忠信曰千字文文字以千號為滿滿則給
增明末璫傳曰璫太史公濂之次子洪武九年名為中書舍人璫工書法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希直稱為威

鳳神霄祥雲捧日評者謂太史之文舍人之書皆有明第一 王絳傳曰絳永樂初以善書薦供事文淵閣十年拜中書舍人襟度瀟爽工於繪事遊覽之頃遇長廊素壁索酒引滿淋漓揮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拂袖而起與夏太常仲昭俱以寫竹著名 宣嗣宗傳曰嗣宗爲中書舍人宣宗幸內閣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競取嗣宗俟諸臣取畢徐拾一文 盧儒傳曰儒博學能文自負甚高天順初以薦授中書舍人嘗在翰林奉命撰雪賦甚急儒援筆立就一時驚歎 李應禎傳曰應禎成化中爲中書舍人直文華殿有旨命寫佛經辭不應且上疏曰臣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有佛經也忤旨廷撲之因罷殿直 吾學編曰楊一清雲南人成化進士爲中書舍人結文海內名士文章益有名從學者日衆 何景明傳曰景明信陽人八歲能屬文弘治進士授中書舍人正德初劉瑾用事謝病瑾復除中書直內閣制敕房錢寧方貴倖持古畫造門求題景明謝曰好畫母污我題也尚節義而鄙榮利有國士之風

中書舍人三

詩明聶舍人同王中書退朝口號詩曰清切絲綸閣逶迤錦繡城冠裳清旦入珂珮玉階行芍藥春風軟薔薇曉露盈退朝揮翰處同聽上林鶯 王直贈中書鍾子勤詩曰再命歸鸞掖重遊集鳳池黃縑存故墨紫誥布新詞開閣涼風入揮毫瑞液滋蒼蒼鷄樹老還對萬年枝

集賢殿學士一

原杜氏通典曰集賢殿學士唐開元中置漢魏以來祕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書正副本藏於宮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上東西廂貯書自漢延禧至隋唐皆祕書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初開元五年十一月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仍令祕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總其事於麗正殿安置爲修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名集賢收修書使爲集賢殿書院學士五品以上爲學士每以宰相爲學士者知院事初燕國公張說爲中書令知院制以右常侍徐堅副之自爾常以近密官爲副兼判院直學士六品以下爲之侍講學士開元初褚無量馬懷素侍講禁中爲侍讀其後康子元等爲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司直學士

文

獻通考曰集賢殿書院學士掌刊編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課於外唐宋為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諫御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掌同招文館凡昭文史館集賢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 續文獻通考曰遼無金設知集賢院同知集賢院同議官諸議官元集賢院掌提調學校徵求隱逸召集賢良凡國子監元門道教陰陽祭祀占卜祭通之事悉隸焉至元二十年併入翰林同一官署二十三年分置兩院皇慶後定置集賢院大學士五員學士二員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待制一員修撰一員兼管勾承發架閣庫一員所屬三興文署署令一員以翰林修撰兼之署丞一員以翰林應奉兼之明太祖吳元年五月初置禮賢館尋設翰林院以後官品詳載翰林院

集賢殿學士二

孔帖曰唐開元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置使改修書官為麗正殿學士 事文類聚曰王迴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迴質山東宿儒褐衣召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束帛酒饌及牀褥衣被等令迴質坐牀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里巷觀者如堵家人迎門歡噪皆曰稽古之力洵不誣也 孔帖曰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 事文類聚曰元宗因奏封禪儀注敕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製詩序羣臣賦詩上於坐上口詔改為集賢殿時新進櫻桃上令適於席上散布重令諸官分韻賦詩 孔帖曰張說進中書令詔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於此當遂為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學士知院事 事文類聚曰賀知章拜集賢院學士後以年老請度為道士歸鄉里詔許之上親製詩序令所司供帳百司餞送賦詩序列 又曰開元中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內供饌稍厚中書舍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祇供優厚將為糜費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曉之曰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奢縱之戒或造池臺或執聲色豈如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諷刊刻圖書詳延學者所費者

小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為遠也上聞其言堅之恩養漸減 又曰李泌為相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園復為大學士亦因泌為辭而止 孔帖曰蔣又父將明擢集賢殿學士值兵興圖籍淆舛白宰相請引又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奇之各以部分得善書四萬卷 又曰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類剝題文漫缺無能知者遠召又至答曰此聖曆侍臣圖贊帝前口誦以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過是 事文類聚曰南唐徐鉉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由此銳意羣籍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其居曰此寄宿之所耳 元史列傳曰程鉅夫為集賢直學士奉詔求賢於江南鉅夫薦趙孟頫等二十餘人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拜集賢學士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疏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宰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桑哥怒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 又曰尚野皇慶初為翰林侍講學士後改集賢學士移疾歸四方來學者益眾嘗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 又曰李木魯神從幸上都奉敕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資也遷集賢直學士 又曰李洞為承制學士既為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帝嘉納之會詔修經世大典洞方卧疾即強起曰此大制作也吾豈可以不預力疾同修書成進奏謁告以歸 又曰宋本元統中轉集賢直學士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滿百人額為讀卷官增一甲為三人 又曰汪澤民至正二年召修遼金宋三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未兩月即移出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為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致仕歸

集賢殿學士三

十八學士 分紀張說前後三八相三十餘年掌文學之任引文儒侍從之臣以左右王化天子始以經術

以道相高 孔帖帝欲授張說為大學士 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後又集

兩命之榮 又曰賀知章開元中還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宰相海陵王欲用賀知章為兩命之榮 然學士侍御狀馬笑說曰侍御衣冠之選然要為具賈史學士據先王之遺經紳之文此其為問也

帝自為 陽日講易 文類聚曰開元十一年詔學士侯行果等每日侍講周易其後皇太子泰滿講周易上
賢賜之 陽日講易 文類聚曰開元十一年詔學士侯行果等每日侍講周易其後皇太子泰滿講周易上
既賜酒飯學士等飲滿為樂前後賦詩凡數百首時珍異 賜渤海詔 孔帖張說薦張九齡可備顧問名為集
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 文章耐久 武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輕則散 魏文
子代為 文類聚曰轉又祖授開元中宏文館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輕則散 魏文
賢殿大學士肅宗嘗謂李揆曰為門第 月蝕東 薛 唐書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薛李揆曰東薛國書府大臣
亡又可免乎 當代所推時人稱為三絕 月蝕東 薛 唐書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薛李揆曰東薛國書府大臣
明年果卒 集賢有人 諸學士悉不能對訪於薛又微引根源甚詳悉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
矣明日詔兼 判集賢院事

集賢殿學士四

詩唐集賢書院成元宗送學士張說詩曰廣學開書院崇儒引席珍集賢招袞職論道命台臣 源乾曜奉

和聖製前題詩曰盛業光書府徵人盡國英司綸賢得相羣俊學為名 裴漼和前題詩曰問道圖書盛尊儒

禮教興石渠因學廣金殿為賢昇 李嵩和前題詩曰偃武堯風接崇文漢道恢集賢更內殿清遠自中台

劉昇和前題詩曰圖書應明主策府宴嘉賓台耀臨東 薛乾光自北辰 王翰和前題詩曰東堂起集賢貴得

從神仙首命台階老將崇御府 貞 李元絃和前題詩曰碩儒延鳳詔金馬被鴻私饌玉趨丹禁賤花降蒸燁

程行誼和前題詩曰聖主崇文化鏘鏘得盛才相因歸夢立殿以集賢開 蘇頲和前題詩曰肅肅金殿裏

招賢固在茲鏘鏘石渠內序拜亦同時燕賜歡譚道文成貴說詩用儒今作相敦敦學舊為師下濟天光近中來

帝渥滋國朝良史載能事日論思 徐堅和前題詩曰崇文德化洽新殿集賢初庸菲參嘉選首濫承明廬

張燕公詩曰東 薛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 常袞集賢院即事詩曰穆穆上清居沉沉

中秘書金鋪深內殿石甃淨寒渠苑樹臺斜倚宮烟閣半虛縹囊披錦繡翠軸捲瓊瑤墨潤冰紋篆香銷蠹字

魚舊德雙遊處聯芳十載餘北朝榮庾薛西漢盛嚴徐侍講親華康微吟步綺疏綴簾金翡翠賜硯玉蟾蜍

杜甫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曰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鴉路隨水到龍門 司空曙奉和常舍人

集賢院詩曰鶉鶉鳳凰宮蘭臺玉署通官附三台貴儒開百代宗司言陳禹命侍講發堯聰香捲青編內鈞分

官部 集賢殿學士 史官

錄字中綴籤從太史鏘佩揖羣公頽謝徵文並鍾裴直事同

贊唐明皇帝賜張燕公等贊曰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鮮張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宛麗

雄辯抑揚徐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遠賀知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覽強識趙才

識清遠言談幽秘四科文學六書仁義康子洪鐘佇叩明鏡不疲理窮繁象動中威儀侯行職參山甫業纂元

成六藝述作四始飛英韋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樞衣講席臨筵振藻敬會才比丘明學兼儒墨敘述微婉講論

道德趙元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陸去文章兩瞻才術兼美思在專經學通舊史欽蓬山之

秀芸閣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橫孫季良

史官一 授舉國史 監修國史(附)

原杜氏通典曰史官肇自黃帝自後顯著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高勢周則曰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而諸侯之國

亦置其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及鄭書似當時記事各有其職秦有太史今胡無敬至漢武始置太史公以司

馬談為之卒其子遷嗣卒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

占候而已自漢以前職在太史置大史局置大史局當王莽時改置柱下五史記疏言行蓋效古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

之自後漢以後至于有隋中間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悉多隸秘書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官屬秘

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比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宮初成置

史館於門下省之南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開元二十五年宰相李林甫監史以

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史館諫議大夫尹焞遂奏移於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內藥院

晉文獻通考曰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

上充掌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俗呼

為史院天聖修具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史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

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祕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史畢即停續會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國史案每修前朝國史實

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官實錄院

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故臺元祐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率輔三館題名中興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

勘以待從官充修撰紹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為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錄乃即史館開

實錄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為實錄院結與初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國史即置修國史院著作局惟修纂

日曆中興宰相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搜閱校對惟修撰實專史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唐長壽中姚璉請使

時政記自瑞始五代以來中書院皆置時政記樞密院直學士編修太平興國八年蘇易簡為參政自是

皆參政編錄惟呂蒙正嘗以宰相領其事端拱以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同修為一書及王欽若陳堯叟始乞

別撰不關中起居注右史門銓次其事排以日月謂之日曆略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國史院修神哲徽宗三

朝正史又有提舉修敕令天曜慶曆嘉祐熙寧編敕及元符敕令格式各差宰臣提舉詳定官以待從之通法

令者充史館又有校勘檢閱校正編校等官或以布衣之諒洽者為之玉牒所提舉監修亦以宰相為之見宗

朝野雜記曰自真廟以來史館無專官神宗嘗欲付曾子固以五朝史事乃命為史館修撰使專典領其後

子固所草其不當神宗意書不克成考宗時修五朝史而列傳久未畢遂召李仁父洪景盧請為之皆奉京朝

不兼他職者數年而史始畢蓋自開院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乞命後來史官無或轉將成書九朝正史

上許之景盧復言制作之事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乞命後來史官無或轉將成書九朝正史

改然書未就而景盧去國淳熙末修高宗實錄以他官兼之至紹熙末年而工未及半陳君舉直學士院建請

以右文殿秘閣直學士兼史館校勘三等為史官官兼之至紹熙末年而工未及半陳君舉直學士院建請

七年而高宗實錄始成時當修高宗正史孝宗光宗實錄亦不克行明年但增修詔討官三員限一年畢其後又

免奉朝請續文獻通考曰遼國史院設官曰監修國史曰史館學士曰修撰曰修國史與宗重熙中耶律谷欲

奉詔與林牙耶律庶成蕭韓家奴編遼國上世事蹟及諸帝實錄韓家奴見帝獵未嘗不諫曾有司泰獵秋山

之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金初國史院嘗以諫官兼職明昌元年詔諫官不得兼恐於奉章私溢已美故也其

官曰監修國史曰修國史皆一員曰同修國史二員女直漢人曰編修官八員女直漢人檢閱官十員女直漢

員元以翰林兼國史其官秩詳具學士院順帝時常以右丞相統之胡辨仁曰元仁宗常言人言御史臺重

國史院是萬世公論至哉言乎雖然持萬世之公論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御製奎章閣記上嘗至閣中命取國

史閣之左右昇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者編修官呂思誠獨跪奏曰國史記當代入君善惡自古無天子取視

之理乃止胡辨中曰古人有言守道不如守官呂思誠抗言執明史官即翰林院諸臣之職按前代修史左史紀

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典與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明初設起居注尋設翰林編檢等官皆充史官立法雖近轉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君不復與臣下接凡修史取諸司奏績分為十餘事案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提舉國史合辭事類閣大臣總裁潤色之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多紀出身官階選擢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

曰宋乾興元年命司徒監修國史馮拯專切提舉監修天聖五年王曾提舉監修真宗實錄兩朝史 隆興元年詔右僕射湯思退提領修三朝國史父名舉辭免故改為提領權提舉國史院自乾道元年虞并甫始時以

關相故與錢處和分領兩史 紹興中秦會之監修兼提舉二十六年並命沈守約萬俟卨二相始分領焉

監修國史合辭事類曰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唐太宗以宰相監修國史及

其他官兼領房元齡為監修給事中許敬宗兼領唐制宰相四人內一人帶監修國史宋從唐制史館有監修皆宰相兼領故事

宰相兼職皆內降制處分乾德初以趙普兼監修止用敕非舊典也開寶中薛居正以參知政事監修自後參

知政事亦有管勾修國史者不常置 至道三年修太宗實錄宰臣呂端雖帶監修國史而不預焉其後重修

太祖實錄遂詔呂端與錢若水等同修端罷相李沆繼成焉景德二年監修國史畢士安卒遂命參知政事王

旦權領史館事實為監修國史之職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帶監修國史優延老臣也 自元豐王珪後宰相

皆不入銜中興之後六年命呂頤浩兼提舉監修國史當時國史但指日曆頤浩引元祐故事并及正史自是

首相即兼監修監修之名廢於元豐而復於紹興紹興二十六年沈該萬俟卨並為左右僕射始分監修提舉

為二權監修國史自錢處和始時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故以執政領之淳熙五年趙溫叔為右丞相陞兼

提舉國史院錢景魏為監修國史不帶權字景魏辭免周益公在翰林答詔乞援故事仍帶權字許之自後率

帶權字 事文類聚曰元置國史院有監修國史無權字

史官二

冊府元龜曰吳韋曜領任國史孫皓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為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漸見責怒初曜為黃

門侍郎廢帝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 又曰吳華嚴遷東觀令領右相國上書辭讓後主答

曰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當飛翰聘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儔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

邁前賢勿復紛紛 又曰齊丘巨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勅助徐爰撰國史 又曰檀

超爲散騎常侍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記室江淹掌史職 又曰王智深世祖敕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酬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復召見於瀋明殿令拜表奏上 又曰梁任孝恭以外祖丘之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 又曰周興嗣天監中爲負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 又曰沈峻爲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史乃啓峻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 又曰唐房元齡爲左僕射貞觀十年與侍中魏徵等撰成周隋陳梁齊等五代史詰闕上之太宗勞之曰朕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爲將來之戒秦始皇焚書坑儒用絨談者之口隋煬帝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始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爲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於是進級班賜各有差 又曰貞觀二十年詔修晉書以房元齡及褚遂良許敬宗掌其事又詔中書舍人來濟等並當時屬文之士分功撰錄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遺逸芟夷繁雜舉其精要 又曰韋述開元時居史職二十年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續遺闕勒成國史事簡而語詳雅有良史之才 又曰開元中詔右丞相張說在家修史中書侍郎李元紘奏曰國史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祕其事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舊章不墜矣從之 又曰元行冲爲太常少卿以本族出於後魏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 又曰于休烈爲太常少卿修國史至德三年肅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朕有過卿書之否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己其興勃然有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張薦字孝舉少精史傳大曆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其才可掌史任以母老疾不拜命母喪闋召充史館修撰薦聰明強記無不貫通自始命至常兼史館修撰在史館二十餘年 又曰令狐恒兼修國史大曆三年修元宗實錄一百卷成著述雖精屬喪亂之後起居注亡失人以漏略譏之 又曰路隨爲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爲中書舍人長慶二年敕隨處厚常在史館才行可稱憲宗實錄未修灼資論撰宜兼充史館修撰仍分日入史館修實錄且許不入內署仍放朝參 又曰開成二年王彥威表曰臣叨史職注記之暇嘗覽國史輒略其繁文舉

其機要起自武德終於永貞撰成唐典謹詣右銀臺門奉進文宗嘉之賜以錦綵銀器仍宣付史館集賢院繕寫元史曰至正四年阿魯圖代脫脫為右丞相時詔修遼金宋三史阿魯圖為總裁五年三史成帝御宣文閣阿魯圖奏曰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機之暇乞以備乙覽帝曰此事御誠未解史書所繫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阿魯圖頓首舞蹈而出元史明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敕修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列傳六十三卷明危素傳曰素元末翰林學士承旨明師入燕趙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兵垂及史庫言於主帥輦而出之累朝實錄得無恙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吾學編曰錢習禮與修兩朝實錄四年十二月朔霜寒帝顧光祿文官早朝寒盍賜羊酒又顧習禮曰皇祖考臨朝每旦常賜食朕偶忘習禮謹識之又曰劉實安福人宣德進士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聞者相戒勿以藁示實又曰丘濬字仲深景泰進士成化元年修英宗實錄或曰于少保死以不軌盍正其罪濬曰已已之變可無謙哉謙功大過亦不可掩竟錄其實

史官三

增五雜 三恨 山堂肆考曰袁宏云書之為難也有五曰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實得中不文不勝質又曰唐薛元超謂所認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功勳未建賢能未舉五姓女不得修國史五志 三長 治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告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少又曰唐鄭惟忠問劉知幾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則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有學無才猶愚貴懷全不能殖貨自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杗弗能成室三入

再典 六典云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要云得夫一記繁志寡辭約事詳文中之史之失自遠國始記繁而千載勸懼聖子吾見百國春秋勤焉淫人懼焉

千載勸懼 聖子吾見百國春秋勤焉淫人懼焉

紀三十篇 辭約事詳論辨多美貫穿經傳 裁成帝墳 班固言司馬遷作史貫穿經傳馳騁古今

玉版金匱 學海詞林 闢大敵觀乎人文所以化成天下自非鈞深學海囊括詞林盛周公之典撰志仲尼之

武德國史 建中實錄 本傳事通撰或德以來國史文約事詳蓋編士以為名試秘閣皆

直史館 與王為稱名至京師太宗自定題以試之以高爵為右拾遺與約為著作郎皆直史館約

司馬繼為

司馬繼為

張華再典山堂肆考曰漢司馬遷繼父談文詞鄙拙議論高強山堂肆考曰晉王鍾有若過之志

名為著作即今撰晉史魏文詞鄙拙不倫凡書中文章未觀者皆其文論其文體混漫不可解者

良遠董自為政駁元泰記求罷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於眾今史司取士

多頭白可為期素無日政駁謂記者則閣筆相視驗也三世踵修四人並命幼堂肆考曰唐

史才貞元中為起居舍人兼史任長子仲次子信後歷史館修撰三世踵修國稱良筆成云薛氏日曆

曰唐太和四年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揚漢公禮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修撰以本官充史館修撰

故事史官並命時論深以為非直載事功兼制生死臣得唐史和中李補闕修撰以史館修撰正言實奏史

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直載事功兼制生死臣得唐史和中李補闕修撰以史館修撰正言實奏史

乃請高史官之選以求名才章安石孫公此書甚重惜常別其稿于寄一日出而宋失火弟子負其稿

制死人惜書緘笥抱史藏山後云孫公此書甚重惜常別其稿于寄一日出而宋失火弟子負其稿

避池中島上公還及門曰唐書在手餘無所問又曰唐書願乘直筆不負公議又曰宋范吳上言家世

廷求大典因二十年採山錄述抱國史藏於南山因又曰唐書願乘直筆不負公議又曰宋范吳上言家世

里求公釋其事公曰吾為史館修撰吳魯書法不隱寧可負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丞相趙韓史事見于學家成朝

勤曰無愧無易彥章獨付子固又曰宋汪藻撰所付上曰無以易蒸矣言行錄曰宋曾肇于子固天

古之良史無易彥章獨付子固又曰宋汪藻撰所付上曰無以易蒸矣言行錄曰宋曾肇于子固天

察公賢手諭中書門下曰曹肇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修操履無玷議論可觀山堂肆

撰近世修史必眾選文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操履無玷議論可觀山堂肆

殿閣正得其宜以治郡人為史館修撰吳魯書法不隱寧可負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丞相趙韓史事見于學家成朝

事理議論可觀神情冲澹文詞雅正澹唐飾刺意篇什謝李戲為句曰王貌開如鶴黃吟苦左稜曰

宋吳育字春卿授著作除直撰建中錄獻端拱箴又曰唐沈既濟學談明有良史才名稱左拾遺嘗修

名至京師自定題以試之以明示去取參較得失又曰宋紹興四年范冲直史館修仁宗哲宗實錄先是

右拾遺直史館因蘇琦拱箴明示去取參較得失又曰宋紹興四年范冲直史館修仁宗哲宗實錄先是

剛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東明示去取舊文以臣書

紀

稽合異同

裁成褒貶

蓋如春日

凜若秋霜

盛周公之典謨

志仲尼之日月

俾垂作範之規

用成不刊之

樞餘力

東觀全材

兼合

照如春日

凜若秋霜

盛周公之典謨

志仲尼之日月

俾垂作範之規

用成不刊之

增其善於

是眾口喧然

為以謝德

當為作佳傳

頭白可期

張華再典

名為著作

良遠董

多頭白

史才貞元

曰唐太和

故事史官

至是四人

乃請高史

制死人

避池中島

廷求大典

里求公釋

勤曰無愧

古之良史

察公賢手

撰近世修

殿閣正得

事理議論

宋吳育字

名至京師

右拾遺直

剛去者以

山堂肆考

下詳三八

元泰記求

至忠言五

直載事功

兼制生死

臣得唐史

至是四人

乃請高史

制死人

避池中島

廷求大典

里求公釋

勤曰無愧

古之良史

察公賢手

撰近世修

殿閣正得

事理議論

宋吳育字

名至京師

右拾遺直

剛去者以

文詞鄙拙

議論高強

三世踵修

四人並命

直載事功

兼制生死

臣得唐史

至是四人

乃請高史

制死人

避池中島

廷求大典

里求公釋

勤曰無愧

古之良史

察公賢手

撰近世修

殿閣正得

事理議論

宋吳育字

名至京師

右拾遺直

剛去者以

文詞鄙拙

議論高強

三世踵修

四人並命

直載事功

兼制生死

臣得唐史

至是四人

乃請高史

制死人

避池中島

廷求大典

里求公釋

勤曰無愧

古之良史

察公賢手

撰近世修

殿閣正得

事理議論

宋吳育字

名至京師

右拾遺直

剛去者以

文詞鄙拙

議論高強

三世踵修

四人並命

直載事功

兼制生死

臣得唐史

至是四人

乃請高史

制死人

避池中島

廷求大典

里求公釋

勤曰無愧

古之良史

察公賢手

撰近世修

殿閣正得

事理議論

宋吳育字

名至京師

右拾遺直

剛去者以

文詞鄙拙

議論高強

三世踵修

四人並命

直載事功

兼制生死

臣得唐史

至是四人

乃請高史

制死人

避池中島

廷求大典

里求公釋

勤曰無愧

古之良史

察公賢手

撰近世修

殿閣正得

事理議論

宋吳育字

名至京師

右拾遺直

剛去者以

文詞鄙拙

議論高強

三世踵修

四人並命

直載事功

兼制生死

臣得唐史

至是四人

乃請高史

制死人

避池中島

廷求大典

里求公釋

勤曰無愧

古之良史

察公賢手

撰近世修

殿閣正得

事理議論

宋吳育字

名至京師

右拾遺直

剛去者以

文詞鄙拙

議論高強

三世踵修

四人並命

直載事功

兼制生死

臣得唐史

至是四人

乃請高史

制死人

避池中島

廷求大典

里求公釋

勤曰無愧

古之良史

察公賢手

撰近世修

殿閣正得

事理議論

宋吳育字

名至京師

右拾遺直

剛去者以

文詞鄙拙

議論高強

三世踵修

四人並命

直載事功

兼制生死

臣得唐史

至是四人

乃請高史

制死人

避池中島

廷求大典

里求公釋

勤曰無愧

古之良史

察公賢手

撰近世修

殿閣正得

事理議論

宋吳育字

名至京師

右拾遺直

剛去者以

文詞鄙拙

議論高強

三世踵修

四人並命

直載事功

兼制生死

臣得唐史

至是四人

乃請高史

制死人

避池中島

廷求大典

里求公釋

勤曰無愧

古之良史

察公賢手

典 褒貶微權重於宰相 鋪張偉緒咨以鴻儒 劉知幾之作史謂有三長 范蔚宗之精思空無一字
文詞雅正帝墳式賴於裁成 書法森嚴國典惟公於潤色 並新

史官四

增 執簡 左傳齊崔杼弑莊公太史者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史通 合辭事類曰封還後
世為史官通於 網羅舊聞 史記司馬遷網羅 精研就業 班固傳曰因以父彪所續前史 青史 漢藝文志
古今司馬遷傳 天下故失舊古今注牛亨問形管亦以赤心記事也 答曰 言語模寫 為一家之作其作黃高
古史官記 形管記事 山堂肆考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史通 合辭事類曰封還後
事之書 形管記事 山堂肆考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史通 合辭事類曰封還後

列傳初無事述以言 一代之典 溫煥表云國史之興將明 直筆東觀 魏書魏收曰願 不虛美 合辭
寫形容體限此最妙處 曰唐太宗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 絀微烈 史制史策之微烈 敘事簡要
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 山堂肆考曰唐吳兢與劉知幾撰史策之微烈 敘事簡要
合辭事類曰唐吳兢直史館居職良史三十 不徇私情 山堂肆考曰唐吳兢與劉知幾撰史策之微烈 敘事簡要
年敘事簡要又吳兢敘事簡居職良史三十 不徇私情 山堂肆考曰唐吳兢與劉知幾撰史策之微烈 敘事簡要
若切轉任為忠說讀之知故所為屢以情祈改數字 一家之言 本傳曰唐長安三年今左史劉知幾直史館
疑辭曰狗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 父子史官 唐劉知幾父子三 東觀陽秋 蓋魏晉修國

宜置座右 又曰劉知幾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 父子史官 唐劉知幾父子三 東觀陽秋 蓋魏晉修國
陽秋 皆本起居 六典曰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詳山川封域之分略 聖朝大典 合辭事類曰唐至
烈秦國史實 業量該通 山堂肆考曰唐精擇史臣諒修撰國史義在典實 冀為帝典 合辭事類曰唐至
錄聖朝大典 業量該通 山堂肆考曰唐精擇史臣諒修撰國史義在典實 冀為帝典 合辭事類曰唐至
前事係編修爰舉 薦充史館 東都事略曰吳敏字正儀以近臣薦充史館 奏為簡閱 又曰司馬康字公休
舊章冀為帝典 山堂肆考曰初司馬光鈞戰國至秦二世如立法體書籍給以進英宗院之內官為承受光
文字 自選官屬 山堂肆考曰初司馬光鈞戰國至秦二世如立法體書籍給以進英宗院之內官為承受光
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周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 史筆天下之大信 續文獻通考曰清寧五年
福宮前後六任詩以書局孟簡請開上疏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昌魯屋質
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狗
情則大漏不 記錄無隱 又曰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所議官當與知宰相議事無或有不退上曰朕意論之
測可不慎哉 章宗太和六年二月尚書省奏右補闕楊廷秀言乞 分史光天 元史禮樂志云國史院進先朝

編次日曆 章宗太和六年二月尚書省奏右補闕楊廷秀言乞 分史光天 元史禮樂志云國史院進先朝
立於光天門外寺儀使引寶錄案以入 監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修國史院進仁宗寶錄案以入 監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三年國史院進仁宗寶錄案以入 監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推書越王光刺勇決從容 齋峰 學古錄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

之他華削未盡者悉當以心術為本 命至正三年修遺金宋三史以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同修史以
令補正人服其識意政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 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侯斯又言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人臣亦當知之
者足歲豈止為君者人臣亦當知之等其體朕心以前代善惡交相成力任筆削 吾學編曰王禕字
二年名修元史神史才擅太液焚草 明王直記略曰宣宗八年六月七日陪少師少保及諸學士於太液池
長裁繁別機力任筆削擇日進呈焚稿於芭蕉園 園在太液池東崇壇複殿建皇史宬 明實錄云嘉靖十三年秋七月建皇史宬於
古木珍石參錯其間又有小山曲水則焚稿之處也重書九朝寶 御實錄藏之

史官五

詩唐王建上韓愈侍郎詩曰碑文合遣貞魂謝史筆應令詔骨羞 劉禹錫送陳郎中直史館詩曰遠取南

朝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樓到石渠 宋劉筠纂修述懷詩曰良弼論思暇英才

視草餘西清承密旨東觀類羣書左氏先經日征南發例初編年終顯德歷帝自几蓮一覽無前古三長豈後

子宏綱提要妙至論絕蓬條詛謬刊三豕公平喜眾狙菁英咸采振疣贅悉消除組織千章合研窮萬象書

蘇子瞻送史館劉道原詩曰十年閒坐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竭來東觀再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強 曾子

固寄孫之翰詩曰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孰若自作何有餘歸來已絕褒貶事

進用祇調教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觀永護日月金華居 元范梈元光天門進三朝實錄詩曰儀鸞簇仗滿雲

端玉鑰初開眾樂攢三后龍光周典冊羣臣鵠立漢衣冠 馬祖常國史院龍峰石詩曰視草堂深白晝遲瀛

洲仙子到來時閣鈴不響文書靜相對龍峰日賦詩 又題史館詩曰畫省真仙居華屋映丹樹青石倚闌干

松髮沐雲霧綺疏刺連錢承塵繪翔鸞中有河漢文夜深寶光聚玉函黃金鑰太史自侍御河上一豎儒伊吾

誦章句偶趨彤庭詔詞林過天路雖樂文雅懿終慙紬繹誤 明宣宗幸史館詩曰天命余躬撫萬方丹心切

切慕虞唐退朝史館諮詢處回視文星爛有光 又過史館詩曰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

統乾坤六合為家 高啓奉天殿進元史詩曰詔預編摩辱主知布衣亦得拜龍墀書成一代存殷鑒朝列千

官備漢儀漏盡秋城催仗早燭明春殿捲簾遲時清機務應多暇閣下從容幸一披 吳寬初入史館詩曰東

開監頁自 卷六十七 設官部 史官

閣門前十館開史家自昔總難才病容野客隨行入遠喜諸公取次來氣合每聯朝食坐事多長後午朝回揚
雄識字今誰及疑義須煩一一裁

補詔唐高祖敕中書令蕭瑀等修史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
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伏羲以降周秦斯及兩漢相傳三國並命迄於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徒乘機撫運周
隋禪代歷世相承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宗枋莫不自命正朔絲歷歲祀各殊徽號刑定禮儀至
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
餘烈遺風朕焉將墜朕握圖御宇長世字民方立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
開元八年敕張說修國史詔曰肇有書契是興簡冊所以彰平得失以勸懲非夫詳而有體辨而不華含陽
秋之蘊總墳誥之蹟豈能光我司典崇其立言燕國公張說多識前志學於舊史文成微婉詞潤金石諒可以
昭振風雅光揚軌訓可兼修國史仍齋史本就并州修撰

補頌明王立道皇史宬頌曰惟古有史君舉必書左言右動載筆罔虛赫赫彤管螭坳侍立東馬南狐各端其
職唯我有明肇自太祖太宗仁宣英憲孝武煌煌帝業洋洋聖謨超墳襲典溢於翰觚網羅散失廣記備搜郡
國所上太史所修芸籤縹帙金匱咸收簡冊既繁先後靡一於惟我皇覽於前籍因而出之爰正爰輯繕錄靡
忒校讎孔精諸臣咸勳用觀厥成迺審厥藏做古石室司空戴營石室有翼昔藏名山京師留副制崇蘭臺嚴
先四庫其在於今乃知其陋百千萬年與國永壽

補表宋洪邁謝侍講兼修國史表曰勸漢殿光祿之講安用腐儒慕周官石室之文復爲太史拜訓解之甚厚
知荷任之益嵩敢不勞搜遠紹廣記備言竊窺聖學之光明謹次舊文之放失抱遺經而究終始詎憚佔畢之
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遭逢之幸

補疏後周柳虬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執
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縱能直筆人莫之知故
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誚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開誹

謗之路納忠諫之言諸史官記事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警言訪之衆議 唐長慶二年史館修撰沈傳師出爲湖南觀察使杜元穎奏曰臣自去年奉詔命各據見在史官分修憲宗實錄今緣沈傳師改官若更求人選擇非易其沈傳師當分雖搜羅未周條目紀綱已粗有緒竊以班固居鄉里而繼成漢書陳壽處私家而尚精國志元宗國史張說在本鎮兼修代宗編年令狐坦自外郡奏上速考前代近參本朝皆可明徵實有成例其沈傳師一分伏望敕就湖南修畢先送史館與諸史官參詳然後聞奏庶使官業責成有終始之効傳聞揜實無同異之差 後晉起居郎賈緯進唐年補遺錄奏曰臣聞裴子野之修宋略爰在梁時姚思廉之纂陳書乃於唐世咸因喪墜各有研尋皇帝陛下與日齊明固天縱聖聿宣綸誥精擇史官以李氏受終想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沿而創法定儀於文或異恐謠俗之訛變致信實以浮沈將緝亡書以修墜典臣久居職分深取闕遺今錄淺聞別陳短序芸閣蓬山誠莫裨於良直蹄涔掬土願少助於高深

○狀宋周必大辭免監修國史奏狀曰建官以六大爲先實尊載筆作樂以一夔而足所貴端門自愧荀袁鴻雁之行寧備遶固馬牛之走如臣含毫無取濫吹有年紹興正於書林嘗參編次乾道躋於禁路復貳纂修逮茲三入之榮厚甚九重之眷伏望擴大明而委照矜小技之難知成書專屬於名家虛次姑仍於舊貫免令尸素反滯汗青 洪邁辭免同修國史奏狀曰史職至清儒流所重祖功宗德方資潤色於無窮人禍天刑實懼照臨之在上願以四朝之大典萃於一介之軀生方辭撰述之除更冒刪修之任矧二名之寵非侍從而分居乃兩日之間荷光靈之曲被儻稽牘免立見器盈 洪咨夔辭免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狀曰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斷事六經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辯而不華猶坐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體尚譏仁義之輕迨其下之紛紛徒所傳之謗謗矧令修明三館之制揚厲累朝之休在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載在實錄則日月時年之編係欲成萬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才豈臣斐狂可贊筆削

○議唐路隨與韋處厚同撰憲宗實錄內永貞元年九月書河陽三城節度使元韶卒不載其事跡議曰凡功烈不足以垂後而善惡不足以爲誡者雖富貴人第書其卒而已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皆爲漢相

爵列通侯而良史以爲齷齪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皆不立傳伯夷莊周墨翟魯連王符徐穉郭泰皆終身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德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道避禍而傳與周召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賤者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云稱之然則志士之欲以光耀於後者何待於爵位哉富貴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於後者德不修而輕義重利故也自古及今何勝數乎 宋魏了翁論實錄闕文略曰臣曩者濫員東觀嘗讀金匱玉版之藏每惟祖宗實錄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南渡以後高宗孝宗兩朝實錄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意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遺隨事檢閱往往州縣細故動千餘言至事關大體輒反脫略夫卷帙猥煩若此而記載脫略乃爾若不及今距乾淳未遠亟與搜羅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將來臣愚欲望睿旨令史官將兩朝實錄重加點檢儻有缺失即採訪增入其冗濫重複及史文不經去處悉與刪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仰副陛下寅念列祖之意 理宗淳祐二年高斯得進修史故事略曰臣嘗伏讀國史竊見祖宗修書故事帝紀志傳必一書成乃修一書未嘗有並修兩書者蓋國家大典關係至重非專心致志爲之則不能紀載得實傳信後世且以神哲徽欽四朝正史言之乾道中史官李燾上帝紀旣而補外及再還朝乃命修列傳故燾初至有此三項奏請列傳垂成而燾卒所謂展限來年春季者竟不果就遂召洪邁卒成之十三年十一月乃克登進曰紀曰志曰傳次第而修首尾二十七年四朝大典始成孝宗皇帝豈不欲其速具哉而責成有漸如此以燾良史之才無出其右亦不敢自詭並修志傳而二書之進先後相距其遠又如此以是言之崇成巨典其可以易言哉臣伏見國史院被旨修纂高孝光寧四朝志傳限來年三月登進以百餘年間歷史官二百八十餘人所不能成之書自詭速成於數月之內抑何其輕易乎夫神哲徽欽諸臣列傳至燾之時已經四修三修兩修一修可謂易於成書矣猶且踰四年而後奏進今高孝光寧諸臣當立傳者人數猶未能定雜揉疎漏絕無倫次院史所供初草大抵徒具私家所供誌狀全未經史官考校增入他書又安得有所謂四修三修兩修一修者乃欲取辦於四五月之間臣知其苟且減裂務應期限希恩賞而不足傳信決矣雖然列傳粗有張本者也乃若諸志則從前未有片紙纂次今始創爲其間天文地理選舉禮樂之屬猶可編類綴緝惟兵財二者乃百餘年建國之實政本末闕闕

功力浩瀚非可鑿空爲之者豈數月之所能辦乎欲望醒慈宣諭提舉官及此編摩未定之初檢照孝宗皇帝
修書故事改命史院官專一編纂四朝正史諸志候奏篇畢續行纂次列傳庶幾修書次第既合舊典又使諸
史官不分成篇可準不至苟且減裂貽笑後世

淵鑑類函卷六十九

金
日
三
二

設官部十 經筵總裁
侍講 侍講

經筵總裁一

潛確類書曰經筵歷代無專官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肅宗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唐太宗命孔穎達講五經正義元宗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院選者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置集賢侍讀學士侍講直學士褚無量馬懷素為侍講每入闕門則令乘肩輿以進親自迎送以申師資之禮宋太祖召趙孚後殿講周易又詔王昭素便殿講易乾卦太宗幸國子監孫奭講尚書真宗召崔順正講尚書於景福殿又於苑中說大禹謨仁宗御崇政殿召翰林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景祐元年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為崇政殿說書日以二人入侍講英宗時御過英閣召講經史神宗時司馬光進講資治通鑑舊講官每見先賜坐暫起講復坐仁宗富於春秋令儒臣立就御案遂為故事 續文獻通考曰馬祖常云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君德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侍讀名同而實異自漢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唐穆宗始召韋處厚路隨為侍讀命講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常充是選此即經筵侍講崇政殿說書也 紀聞曰元制宣文閣于大明殿之西北萬幾之暇御閣閱經史以左右儒臣為經筵官日侍講讀 瑣錄云明天順八年始開經筵歲以二八月中旬始四十月下旬止

經筵總裁二

前漢紀曰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 漢桓榮傳曰榮光武拜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于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愈見敬厚常令止宿積五年榮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晚出旦入榮嘗病朝夕遣問後病愈復入侍講 類要曰肅宗詔丁鴻與廣平王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歎美時人歎曰天下無雙丁孝公 晉書曰庾亮大興初侍講東宮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心太子甚納焉 東齊紀事曰宋崇政殿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

北有延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仁宗初御延義每令講論或講讀終篇則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賜宴其後專御邇英也 呂申公家傳曰申公侍講筵時仁宗春秋高公于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開陳之 職官分紀曰仁宗嘗命侍臣講毛詩諫官余靖疏曰天子

之學與臣下不同惟當徹全經之樞要復先王之軌範簡而不煩爲得其術 職略曰仁宗嘗語近臣以方親

庶政聽斷之暇欲召名儒講習經典宰臣馮拯等曰今春降詔每於雙日講讀以當奉行前詔故也 呂公著

家傳曰英宗時公著在經筵多傳經義以進規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如在車之式 言行錄曰程伊川在經

筵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以感動上心又云哲宗幼冲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一日講讀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伊川進曰方春發

生不可無故摧折文潞公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伊川講說相與歎曰真侍講也 劉摯行實曰元祐初摯

上疏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爲侍講陛下春秋鼎盛願選忠厚孝弟純茂老成之人以

充勸講進讀之任 談訓曰蘇頌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反覆使上不忘弭兵息民之意以爲

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向有所向則偏偏則爲患大矣 李廌師友談記曰范祖禹詰朝當侍講先一夕正衣

冠儼然如在上前及當講時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 系年錄曰淳熙七年講筵

讀三朝寶訓終篇史浩奏曰陛下雙日御前後殿與宰執裁決又引臣寮班對日盱方罷雙日又御講筵依故

事讀數百言恐勞駑躬上曰朕樂聞謨訓雖隻日休暇亦當特坐自是講讀上必注目傾耳率漏下十刻方罷

元史列傳曰黃潛除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 又曰

亦憐真班以御史大夫知經筵事經筵進講必詳必慎故每讀譯文必被嘉納 通紀曰明陳遇太祖拔金陵

侍御史秦元之薦遇輔佐才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禮待極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講幄贊機務三幸其第命之

官輒辭 吾學編曰方孝孺建文初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侍經筵備顧問孝孺德

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帝好讀書每有疑義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

孝孺就宸前批答 陸欽傳曰欽天順間孝宗在東宮侍講讀進止閑雅最爲得體及即位進太常卿翰林侍

讀充經筵講官沈靜好學解悟過人而矜嚴自持人少當其意者 通紀曰張元禎弘治中陞翰林學士侍
日講孝宗知元禎名聽講喜之 又曰程敏政成化進士弘治初在經筵孝宗賜織金緋衣金帶紗帽靴顧曰
先生辛苦敏政對曰此職分當為頓首而退

經筵總裁三

論藝 上詳侍講二 史贊曰宣帝善修洪業講論六藝 守義 明經 後漢張輔傳曰漢宗永平四
數講于御前誠為人質直守節義每侍 師臣 經士 宮中每宴見帝自迎送侍以御臣體 儲林傳云元宗
諫問陸敷有匡正之辭 下詳侍講二 屢諫正 常謙虛 本傳曰肅宗嘗言張輔入侍講屢有諫正問問
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之 勸講禁中 侍經內殿 上詳經士注 楊同孔之疏風雅言玉音與美冰釋
侍講常在講虛 勸講禁中 侍經內殿 數竟舜之大典 楊同孔之疏風雅言玉音與美冰釋 不殺羊羔

問避螻蟻 言行錄曰通英請三朝寶訓至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勝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具
不可勝用也 又曰程伊川暇嘗問上在宮中起行灑水必避螻蟻因請之 言簡理明 色溫氣和 李應帥
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願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 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
得蘇軾嘗謂廣曰范滂遺書讀曰今在經筵官說與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
少溫潤之氣洋夫色溫而氣和尤可 分賜唐詩 各進漢事 山堂肆考曰元祐元年賜宰相經筵官宴于東
以問陳是非尊人主之意遂除侍講 下詳侍 三德大本 四字首要 司馬康傳曰哲宗初康侍講洪範至又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更有德否康
下詳侍 三德大本 四字首要 司馬康傳曰哲宗初康侍講洪範至又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更有德否康
足以盡天下之要 系年錄曰王巖少因侍講筵奏曰陛下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至又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更有德否康
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四字願留聖心 論經筵三事

著理覽十卷 言行錄曰伊川名對上奏論經筵三事一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二左右內侍官人皆選用老
曰不若以古之治亂者為善龜也仁宗出絳州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亦 講大學衍義 上
願以中正事陛下著理覽十卷 謝繼精義十三卷 慶曆兵錄 五卷 年錄 八卷 講大學衍義 上
春秋直指 吾學編曰明宗濬洪武三年太祖問帝坐西廡賜大臣坐命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濬復言曰漢武帝嘗
神仙好邊功幾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 又曰金
秋政靖難後入內閣陞侍講時翰林坊局官臣日講經史東官凡經義皆內閣閣正呈帝覽已進講旬夜閱春
秋直指三卷

經筵總裁四
白虎觀 賈逵傳曰逵與班固並校秘書肅宗好古 光華殿 山堂肆考曰東漢劉寬靈帝初拜 帝備弟子
文內書左氏傳入講白虎觀南宮靈臺 大中大夫侍講光華殿賜衣一襲

設官部 經筵總裁
光華殿 山堂肆考曰東漢劉寬靈帝初拜 帝備弟子
大中大夫侍講光華殿賜衣一襲

白虎觀 賈逵傳曰逵與班固並校秘書肅宗好古 光華殿 山堂肆考曰東漢劉寬靈帝初拜 帝備弟子
文內書左氏傳入講白虎觀南宮靈臺 大中大夫侍講光華殿賜衣一襲

儀制新書曰後漢宗即位為東都太守元和二年東巡待幸東都引鑾及門生並露

捧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厚莫不沾洽

賜章服苑新書曰慶曆七年上御講英陶講孝經侍講十年至翰林學士侍講十餘年

在經筵二十七年上稱其仁義淳博比先朝崔道度又事文類聚云至和元年賜安

開延英之席治平四年論司馬光曰今朝班居下宋會要曰熙寧元年冀鼎臣等項劉坡等議

露門勸講賈昌朝當世之冠言行錄曰呂公著於講讀尤精衆

展過英閣伊川文集曰哲宗時程頤侍講奏論英暑無飽就崇政廷和殿

直臣宜令生還言行錄曰樞密直學士陳襄在經筵日常論薦當世之士自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最後

出知蔡州已得蔡州帝猶論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篇於是同列罷進者決日

崇政殿說書紀宋景祐元年置四年改為天章閣侍講慶曆二年復為崇政殿說書蓋秩卑資

燕祕書省系年錄云韓維曰宋景祐元年置四年改為天章閣侍講慶曆二年復為崇政殿說書蓋秩卑資

西清帷幄傍登聽長樂之鼓鐘使如夢寐西學侍臣東坡謝表云西學上

範金為鶴二鶴立于左右鶴頭各插香二粒

經筵總載五

詩宋蘇軾侍立過英述懷詩曰上尊初破早朝寒茗椀仍沾講舌乾陛楯諸公空雨立故應慙悔不儒冠

又過英講論語謝賜書詩曰繡裳畫袞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

黃庭堅和東坡入侍詩曰隆儒殿閣對橫經咫尺清都雨露零見說文星環北極人間無路仰天庭

呂希哲大雪侍講筵詩曰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拂素屏特敕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明方孝孺書事詩曰斧宸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

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綬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名講官

陸深經筵紀事詩曰經筵開自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今上

春秋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堯編排御覽効精誠白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圈點罷隔宵預進講官名

橫經几子諸羅叢小對團龍簇繡雲撞向御前安穩定黃金鎮尺兩邊分兩行冠珮列金緋供奉諸臣盡繡

衣步入殿門同啓折講官端拱靠南扉金鶴飄香瑞靄濃寶爐籠火擁盤龍未曾暫免經傳旨不怕嚴寒報

仲冬隔宿薰衣問夜關齋心轉覺副心難不知言語功多少到得君身保治安楊慎經筵紀事詩曰經帷

當日表講殿直天中鷓鴣隨多士貂蟬列上公輝聲分噉噉影辨瞳瞳湛露啼蘭省卿雲爛桂宮蟻浮仙酒
綠鶴蕭錫袍紅晉畫延三接克旻達四聰衣香紛玉藻履跡印璇穹觀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寵高梁授簡恩
邁漢臨雍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鴻羽陵無蝕蠹元閣謝雕蟲瑩德同金礪温規借玉攻宸瞻休氣廷鐘叩德
音隆卷帙叨從事簪裾儼在躬涓埃何補助海岳自深崇敢詫桓榮力還歌吉甫風

○奏狀宋朱晦庵初辭免侍講奏狀曰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微細莫不有法
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
於經幄則又仰聞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
規以爲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 再辭免奏狀曰臣猥以凡品遭直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况使
執經入侍帷幄得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冀幸少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無
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傍徨未敢拜受

○賦元汪克寬宣文閣賦曰於是聖皇駕玉輅張龍旂展乎國容揮乎皇儀望舒陪夫左馭屏翳道夫前馳鳴
和鸞之鏗鏘服袞龍之陸離御斯閣以問道闡經幄之弘規帝幕高懸天顏孔怡列儒紳而進讀對黼袞之嚴
威舒綉帙之蟬蠹擴六籍之精微詠仁咀義聆天語於羲昊言温氣和陳古道於臯夔殫詞臣之忠蓋恢聖學
之緝熙內府頌奇珍於翠釜上方瀉甘醴於玉卮和氣春融起天庭之黃色文星環拱映帝座之清輝

侍讀一

○唐書曰開元中王志愔表薦白履中隱居讀書貞守苦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履中
博涉文史嘗隱居於古大梁城時人號爲梁丘子 又曰徐岱字處仁少好學多所探究侍讀兩宮謹守過人
天中記曰順宗爲太子歸崇敬與登父子侍讀及即位復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舊唐書曰
丁公著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及諸王公十訓穆宗立遷工部侍郎寵青宮之舊也 王起傳曰起累
遷中書舍人俄加侍讀文宗尚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 孔帖曰高元裕
自侍讀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選 宋編年備要曰太宗用著作佐

郎呂文仲為侍讀常出經史命讀之文仲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書學葛端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之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端以字學 實錄曰呂溱以侍讀學士知徐州仁宗特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為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為例 國史曰仁宗詔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數暢經旨議論該洽上見其鬚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者治國之本也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 言行錄曰司馬光遷侍讀學士進讀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光曰秦儀為從衡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此謂利口之覆邦家者也 天中記曰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讀學士經術不深而登進經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顧問 呂公著家傳曰公著為通英侍讀講論語畢上奏曰將來講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格言人君為治之要臣輒於二書及孝經中節其要語共一百段進呈以便聖覽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南豐擬制曰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其列于分職始自開元而朕尤尚之 言行錄曰蘇頌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乞詔史館學士采錄新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唐故事二條頌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以已意反覆言之 會要曰隆興元年十一月命侍讀進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確今古問以經書 言行錄曰史衛國公浩字直翁淳熙中兼侍讀嘗讀正心篇論黃帝無為而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為者豈燕安無所事事之謂乎 東都事略曰鄭丙字少融淳熙中兼侍讀取陸贄奏議切時者反覆開陳進司馬光五規范祖禹帝學以資乙覽 誠齋集曰陳俊卿兼侍讀會錢端禮起戚里東政駁駁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所逐俊卿進讀寶訓適及外戚氏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使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卒不相

侍讀二

者儒

端士

上詳總載一 四朝國史曰越彥若元祐初將啓講筵宣仁后 緝經籍 廣規諷 唐百官志 論執政云陸佃蔡卞皆少年宜用走成端士乃以彥若兼侍讀 日集賢殿

書院侍讀

學士掌刊鈔分錄凡詩關雜遺賢洪範等篇託言以求之 唐書 韋處厚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 備顧問

讀穆宗名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雜遺賢洪範等篇託言以求之 唐書 韋處厚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 備顧問

禪聰明 仁宗實錄曰至和二年詔開閣直學士兼侍讀張昇年高免進讀止今侍讀以備顧問 言行錄

要莫先於學 宗即位以呂公著為黃門侍郎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當正始以治天下修德以安百姓 言行錄

聰明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講讀省刑去奢無違 粹擬經史 分講詩書 唐書曰百官志

機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舉諸條備
同之隨即刪折無留下詳續編注 鄧謝無功 放辭不仕 崔暉傳曰暉徽宗即位拜侍講學士暉曰陛
下不克荷先生宜為相以巨不違故叩頭曰蘇軾為漢漢學士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上
兼賜以金 反覆開導 委曲接引 蘇軾不言然開闢所論無首肯善之言行錄史治兼侍讀進讀三朝
寶訓及其宗正誥事關治體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接引開廣上心因引陳襄故事薦石
斗文等五人皆召赴闕再兼侍讀又薦薛叔似等一十五人叔似各用餘皆以次收擢

侍講一

舊唐書曰蕭德言博涉經史晚年尤篤志於學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盟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
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為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官仍兼侍講 王起本
傳曰起文宗時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又曰文宗召王起許康
佐為侍講學士柳公權為侍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入便殿顧問討論謂之三侍學士 孔帖曰鄭覃為侍講每
以厚風俗黜朋比為天子言之 事文類聚曰李穉字表臣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 范祖禹家傳曰祖
禹兼侍講講論語畢賜宴東宮上遣賜御書唐人詩公表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略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
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山堂肆考曰宋元祐間蘇頌為侍講請如慶曆故事詔講
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故實二事頌於逐事之後略言得失大旨以寓規諫

侍講二

進陳法言

諱言淫事 本傳韋處厚為侍講學士以穆宗冲息不向學即與路隨合六經撰其粹要題為六

昌朝時為侍講

講左氏春秋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 歸田錄曰仁宗退朝命侍臣講漢于過英閣賈

略而不說上曰

六經載此以為後王監戒何必諱耶 反覆開陳 周悉講論 上詳總載二 仁宗實錄余靖

曰靖所言誠知

治體載此以為後王監戒何必諱耶 宜觀孟子 專講春秋 山堂肆考曰司馬康為講官言於英宗曰孟子為書最

講論有缺散化者

周悉講論 宜觀孟子 專講春秋 山堂肆考曰司馬康為講官言於英宗曰孟子為書最

初除兼侍講

專講春秋 山堂肆考曰司馬康為講官言於英宗曰孟子為書最

各傳一經上曰

他人通經宜胡某此道不許 師民上書 純仁陳說 言行錄曰趙元昊反罷進講趙師民上書

復命講讀經史

長編又李文簡兼乾道中兼侍講以經筵少問明錄趙師民勸講箴以經筵并及仇士良不欲人

主讀書近儒生之說又曰范純仁字堯夫元豐中除兼侍講語入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臣士良不欲人
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豈務章通 孫奭拱立 安石請坐 山堂肆考曰安石曾以
向解以資口舌之辨故及在經筵進講無自而入豈務章通 孫奭拱立 安石請坐 山堂肆考曰安石曾以
乃請御崇政殿西階名侍講直學士孫奭馮元復開論語初詔雙 神宗朝王安石侍講以為道之所在禮亦加重
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殊然改聽

請復坐講
之儀不行
 臺丞特名
 宮觀兼充
山堂碑考曰宋慶曆二年名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通英閣故事臺丞無
 並兼侍講又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環並兼侍講非臺丞見長而稱侍講又自此始翰苑新書曰宋乾道七年
 胡銓提舉祐神觀兼侍講是日以宰執進呈虞允文奏曰胡銓蚤歲一節甚高謂當錄其氣節不宜令處去朝
 廷上曰銓固非他人比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故有是命

淵鑑類函卷七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翰林院總載一

文獻通考曰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技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復永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石林葉氏曰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棻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護背相依不可南面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賢相直則棻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又曰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能技術翰居之所以詞臣特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耳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洎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猶肩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定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名蓋唐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者也

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畫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置五員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教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詞授待詔書訖以進赦降德音則先進草大詔命及外國書則具本稟奏得畫亦如之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召面諭旨則給筆劄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具詞以進餘遣內侍授中書省熟狀亦如之若已畫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正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淳化二年以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知京朝官考課李沆

權判吏部流內銓故事學士掌內廷書詔指揮邊事晚達機謀天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豫外司公事蓋防纖

微間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常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自國朝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

院事天曜元年詔學士遇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也隆興改元詔學士及經筵官內宿

稍復祖宗故事石林葉氏曰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誌末年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適

備為學士上常詔曰玉堂之設但虛飾其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稱即高鑄置

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闕視最為翰林盛事給理問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摹說杭州利榜揭之以趨英廟

詩去下二字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其官曰北面都林牙曰北面林牙承旨曰北

面林牙曰左林牙曰右林牙而又有文班未詳所掌其官曰文班太保曰文班林牙曰文班牙署曰文班吏南

面有翰林院掌天乎文翰之事其官曰翰林都林牙曰南面林牙曰翰林學士承旨曰翰林學士曰翰林祭酒

曰知制誥翰林畫院有翰林畫待詔翰林醫院有翰林醫官翰林學士院天德三年命翰林學士院自侍讀

女直幹丹翰林學士承旨掌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銜內帶知制誥翰林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

翰林直學士翰林待制分掌詞命文字分判院事銜內帶知制誥翰林修撰掌與待制同應奉翰林文字章宗

六年二月有司奏應奉翰林文字溫迪罕天興與其兄直元制翰林兼國史院世祖中統初以王鶚為翰林學

士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二十年省並集賢院為翰林國史集賢院二十一年增學士二員二十二年復分

立集賢院延祐以後定置翰林承旨六員學士二員侍讀學士二員侍講學士二員直學士二員屬官待制五

員修撰三員應奉翰林文字五員編修官本為樞密院官元始為翰林之屬十員檢閱本宋樞密院檢詳之職

置四員典籍二員經歷初為典簿已改司直又改經歷所領監一藝文監文宗天曆二年置順帝至元六年改

為崇文監令翰林國史院領之所屬三時以來本為大監蒙古翰林院至正八年始立新字國學於國史院十

二年別立翰林院設官品秩並同國史院掌譯寫一切文字及頒降璽書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
明初置禮賢館尋設翰林院洪武二年定學士承旨直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等官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
十八年命吏部定正翰林院官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孔目侍讀侍講五經博士典籍侍書侍詔又史官修
撰編修檢討俱屬本院簡用取罷裁學士掌詞翰文章誥敕備顧問詳正圖書考議制度講讀職專講讀經史

五經博士專講經義以佐學士講讀典籍句輯圖書以時什襲而藏之侍書以字書侍上待詔應對孔目典文
移出入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詔敕書檄批答王言皆謹籍而記之以備
實錄凡學士講讀史官為上所簡注皆得入內閣預機務京府鄉試充考試官禮部會試充同考試官英宗天
順中大
學士李賢建議請專選進士充翰林院官遂為制先是景泰間陳循輩私其所舉以雜流冒銓一時翰苑多受
廉昏鈍浮薄之流吏部不敢別調至是有旨重修大明一統志制曰惟擇進士出身者為之於是諸輩多乞改
職李賢因言於上命吏部別降之翰林為之一清且請著為制從之自
後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苑為孤梅非翰苑出身不得入內閣居宥密

翰林院總裁二

李白傳曰白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而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
事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 翰林志曰學士初入院賜馬一疋謂之長借馬登翰林者謂之凌玉清翔紫霄
初選者召令赴銀臺試制書批答三首內庫給青綺被紫絲履之類端午賜青團扇 紀纂淵海曰唐制駕在
大內則明福門內置學士院駕在興慶宮則金明門內置院德宗移院於金鑾坡上 玉泉子記曰路延年少
自監察入翰林崔鉉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 續翰林志曰宋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
西僻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瀛洲之象也修篁鶴鶴悉圖廊廡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 合辭
事類曰李昉赴玉堂賜宴詩後序云今日之盛其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十月朔改賜
新樣錦袍特定草麻利物改賜內庫法酒月俸並給見錢特給親事官隨從敕設供帳之盛凡此七事並特出
異恩 續志曰玉堂後廡建二閣悉畫煙嵐曉景 金坡遺事曰太宗謂宰臣曰蘇易簡乞御飛白書玉堂之
署四字今付宰臣李昉以下喚來於中書堂面宣賜 續會要曰政和五年御書摘文堂賜學士院 又曰院
中有雙鶻棲於玉堂之後海棠樹或鳴噪必有大詔及宣召之事 紀纂淵海曰學士院窓格上有火燃處太
宗嘗幸玉堂蘇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宮嬪自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又曰學士
院北廡者為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 又曰故事堂中設視草堂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 又曰學士
院第三廡學士閣堂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 又曰翰林院在禁中玉堂承明金鑾
殿皆在其間 宋元詩會小傳曰金邊元鼎十歲能詩天德三年第進士以事停銓世宗即位張浩表薦供奉

翰林 又曰王庭筠字子端父遵古正隆五年進士仕爲翰林直學士才行兼備子端早有重名大定十六年

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州縣用薦得供奉翰林 元史列傳曰元天曆二年瞻思入爲應奉翰林文宗召

對奎章閣 黃文獻集曰揭傒斯延祐元年以布衣入翰林爲國史院編修官天曆二年文宗聚敷威大臣子

孫於奎章閣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爲之師者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 續文獻通考曰明稽古右文設翰林院

職官以文學承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職清而地禁 殿閣詞林記曰洪武初建翰林院於皇

城內學士而下晚朝即宿其中扁之曰詞林 續文獻通考曰永樂入正大統注意文學肇建內閣於東角門

內名翰林待詔解縉編修黃淮處其中又選胡廣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與之同事雖令講讀纂修預議機

務七人始以翰林史職陞講讀等官洪熙正位東宮又陞春坊等官 殿閣詞林記曰宣德七年賜御製翰林

院箴揭於院之後堂朱髯榜字用金塗之 翰林記曰宣宗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傳命周覽都叢

山川形勢旣畢上曰茲山茲宇元順帝所日遊宴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殷之跡周之監也 實錄曰正

統七年詔建翰林院於長安左門外玉河西岸四夷館東岸則爲詹事府 又曰嘉靖五年十月上製敬一箴

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請勅工部於翰林院築亭立石以垂永久從之 筆

塵曰七年二月敬一亭成亭樹於公署後堂之南左則劉文安井井之外爲蓮池右則柯竹巖亭亭之前爲土

山 又曰南昌張直閣位在輪苑嘗上疏請令史官行人奉使四方各求遺書一部送國學翰林收藏得旨允

行 震澤長語曰翰林院爲齋宿委積之所東閣學士朝退會指之地史館爲講讀史官所聚集皆無公座

瑣綴錄曰翰林直房在右闕門內錦衣衛直房之次凡三間每早朝時諸閣老分坐北檻諸學士居中檻其餘

居南檻俟門吏報三鼓乃俱赴左掖門 又曰文淵閣乃翰林內署非衙門名故朝廷宣召諸事文移雖事關

機務亦止稱翰林院 燕都遊覽志曰寶善亭三楹在翰林院東偏軒窓虛豁旁臨玉河環映喬木學士大夫

靜觀之所也 燕山叢錄曰翰林院門左右各積有飛沙高三四尺並柅檻若短牆然微風一動則盆起出入

者厭之嘉靖中掌院嘗令除去官僚罷謫幾空沙還積如故或以爲形勢宜爾 湧幢小品曰楊守隨掌院之

後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輪廩米者欲曝於庭患柳陰翳之請伐其最鉅者公不許作伐老柳賦示意

西神腔說曰建置官署必立土穀祠翰林院所祀則昌黎伯韓子也

翰林院總裁三

麻 綸 菱紙 翰林志曰唐故事書用黃白二麻為給命重輕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選用益重中

碎事曰李德裕浸紅點 視草 用麻 翰林志曰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筆書認識家翰所撰亦資

書並用白麻不用印 內相 門客 宰相主傳陸贄入翰林常尚少以才幸天子嘗以筆呼而名諱外朝

曾宜論等 驚坡 籠禁 上詳總載二 華漢宋公白賈 引鈴 潤筆 翰林故事唐翰林院懸鈴以代傳呼

長慶中李德裕為學士時河北用兵皆先達 華漢宋公白賈 引鈴 潤筆 翰林故事唐翰林院懸鈴以代傳呼

曰草麻潤筆自隋唐有之 隋鄭譯自陝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論高頊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為方伯杖策而

歸以潤筆一錢 深嚴 清美 蘇頌志曰唐學士判官出授院史授學士自五代有文書必先勸

蘇易簡因各對上言上可其奏自是院復置鈐索官 劉井 柯亭 翰林記曰劉井明學士劉定之所設

要曰宋太宗常論易簡曰詞臣清美朕恨不得為之 會 柯亭 翰林記曰劉井明學士劉定之所設

士何謂所建在官署後堂之右前後 給綺被 賜錦襖 上詳總載二 金坡 毛錦 太宗改賜黃無職十月

二間凡八楹後堂有後堂之右前後 給綺被 賜錦襖 上詳總載二 金坡 毛錦 太宗改賜黃無職十月

玉清 通紫閣 上詳文獻通考 金坡 遺事曰玉署之設密選禁閱每夜滿 輪墨一官輪並入有大監令大除拜

手 號六絕 試五題 唐志李邕號翰林六絕除中書舍人等六事過人 績通典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

首號曰 李謫仙 元才子 上詳總載二 山堂 唐穆宗在東宮時有妃號 翔紫霄 逼華蓋 五

清注 杜甫詩 萬選錢 一條冰 山堂 唐穆宗在東宮時有妃號 翔紫霄 逼華蓋 五

翰林通華蓋 萬選錢 一條冰 山堂 唐穆宗在東宮時有妃號 翔紫霄 逼華蓋 五

甚美銀餅餡皆乳 金馬之廬 玉堂之署 金馬之直廬 下詳總載二 賜紅錦袍 給青綾被 朔舊賜對

尚食使供珍饈酒坊供美酒為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北向其西則鑾駕庫東則玉河橋元之鴻臚署也 元鴻臚

署 金元木宮 春明夢錄曰元時翰林院以金元木第為之 歐陽楚公詩翰林老屋勢深雄猶是金家兀木宮

是 文事訪於陶竇 朝典定於危棠 太宗即位復入翰林加承旨自張昭實儀卒朝廷與故皆裁於危棠

翰林院總裁四

增 撰著文命 翰林新書曰翰林所著撰拜免王公將相如主曰制實賜恩宥曰故書曰德音處公事曰敕曰御

札五品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敕批澤臣表曰批答獎勳勞曰獎諭賜外國書曰蕃書撰曰青詞

設官部 翰林院總裁

密詞釋曰壽文致坊致語曰白話土木興建曰上深文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
瞻接樓殿事此院之制尤
釋文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子之類擬述進入遇有除拜以雙日領院雙日降麻
為切近左接殿右瞻形樓是
趨瞻閣夕宿嚴衛密之至也
司掌給命
翰林志曰後唐學士劉昫奏矧
詔賜金印
翰林志昔開運中賜
金印

聚廳分草
命填委必聚廳分草之制

進詩屬和
翰林志曰後唐學士劉昫奏矧
詔賜金印
翰林志昔開運中賜
金印

煥辟班

御老屬和以賜馬
進草
乞御刊剛然後寫麻五更三點進錢唯王宰相等則不進
煥辟班

解語云元初序朝執政大臣
恒在館閣
麻山叢錄云明初瑛官以本院為近侍衙
進書百權
青溪暇筆

丑北京大內新成裝飾林院凡內文淵閣所儲書舟千餘載以去
內府供職
瑛職錄云翰林官內府

取一節送北京時修撰林院凡內文淵閣所儲書舟千餘載以去
內府供職
瑛職錄云翰林官內府

取一節送北京時修撰林院凡內文淵閣所儲書舟千餘載以去
內府供職
瑛職錄云翰林官內府

取一節送北京時修撰林院凡內文淵閣所儲書舟千餘載以去
內府供職
瑛職錄云翰林官內府

翰林院總裁五

第詩唐白樂天寄錢翰林詩曰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響開裝

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煒煌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窰銀中貴帶昂黛內人妝賜襪東城下頌醜曲水傍樽疊

分理酒妓樂借仙倡 李紳憶夜直金臺殿詩日月當銀漢玉繩低深聽簫韶落齊門壓紫垣高綺樹闌連

青瑣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飛詔草檄深思促換題明日獨歸花路過可憐人世隔雲泥 姚合和高諫議入翰

苑詩曰蕙秩思歸第一流時尋仙路向瀛洲鐘聲迢遞銀河在林色蕙龍玉露秋紫殿講筵鄰御座青宮窳榻

入龍樓從來共結歸山侶今日多應獨自休 朱慶餘上翰林蔣防舍人詩曰清重無過知內制從來禮絕外

庭人看花在處多隨駕名宴無時不及身 温庭筠上翰林蕭舍人詩曰人間鷓鴣香難從獨限金扉直九重

萬象曉歸仁壽鏡百花春隔景陽鐘紫微芒動詞初出紅燭香殘誥未封每過朱門愛庭樹一枝何日許相容

鄭解上翰林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銀燭纒燒一寸花 宋蘇軾玉堂

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詩曰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 劉

筠直夜詩曰風來太液聞鳴鶴露卷明河見飲牛萬國表章類奏瑞手批天語思如流 洪咨夔宣鎖詩曰禁

門深鑰寂無譁濃墨淋漓兩相麻唱徹五更天未曉一池月浸紫薇花 元稹梅擬宮詞述翰林故事詩曰禁鐘初動趣傳宣衣袖薰香到御前漸近宮門扶下馬內官分引導金蓮 御筆圓封相草麻龍箋香透擁金花

儀鸞敕設庭前候賜酪方終更進茶 制草塗鴉未敢刪內璫宣引侍龍顏已分筆格金蟾滴更賜端溪紫硯

山 春帖分裁閣分多宮蛾爭餽纈綉羅青絲菜餅銀盤送幡勝新題墨旋磨 清馥香温酒玉脂祝文新撰

報都知夜來奉旨傳丞相五朵雲濃押省咨 明高啓雪夜宿翰林呈危宋二院長詩曰偶伴王摩詰寒宵宿

禁林院鈴風外靜宮漏雪中沈絳蠟銷吟燭青綾擁賜余明朝陪賀瑞銀闈曉光深 程敏政玉堂散直圖詩

曰金殿當頭玉堂署十二朱廊隱宮樹衣冠濟濟堂中人猶似前時起居注門下斜連金水橋五壘橫蛟

鼉叩閣不許外人到挾冊時見諸王過奎文上應圖書府插架連籤照今古同遊恐是十洲仙下界紛紛半塵

土邇來新詔開中堂儲才脛訓何洋洋日令三館坐羣彥應制往往催詩章從容退食龍樓外松下傳餐解臂

帶光祿之酒大官羊終歲天厨有佳賚宮壺卓午漏未央旭日半下城西牆出門跨馬一分手緩步不知歸路

長 岳正禁窓引燭詩曰禁城傑直已昏黃忽訝夔輿到玉堂直欲踉蹌趨几席其如顛倒著衣裳當窓蓮炬

分紅燄滿室蘭煤散煖香已喜恩光耀今古况將經術侍君王 徐應聘瀛洲亭新池得雨詩曰秘閣清宵近

蘭泉曲沼開宿煙生暮雨新水長秋苔地向蓬萊近波分太液來憑軒多爽氣疑在白雲隈 曾榮新館內直

詩曰華館深沉直禁闈彩疊丹碧煥暈飛上林萬樹連西掖北極諸星拱太微繞硯龍香裁詔罷隔簾鶯語退

朝歸應知幾度青綾夜月轉金莖露滿衣 文徵明翰林齋宿詩曰春星爛熳紫微垣獨擁青綾向夜闌宮漏

隔花銀箭永蓮燈垂爐玉堂寒坐矜宵柝霜圍屋想見郊極月滿壇鈴索無風塵土遠始知仙署逼金鑿 又

內直有感詩曰天上樓臺白玉堂白頭來作祕書郎退朝每傍花枝入保直遙聞刺漏長鈴索蕭閒青瑣靜詞

頭爛漫紫泥香野人不識瀛洲樂清夢依然在故鄉

賦陳敬宗北京賦有曰其左則有石渠天祿之閣金馬玉堂之署濟濟逢掖莪莪章甫講說六經之言談論

羣書之語斟酌禮樂之文涵泳仁義之府莫不筌鏞乎治道黼黻乎皇度

箴明宣宗翰林院箴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書講學所資幾務之嚴于度于咨

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誌乎外必存大公罔役於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

表宋蘇子瞻謝宣召入院表曰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清事秘要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理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糜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才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還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再宣召入院表曰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辭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坐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顛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闕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又具西山謝宣召入院表曰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開終必棄瑕而復用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賦侍禁庭亦赤舄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蓬巖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勿競顛拙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迨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馳驅州縣之煩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東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日之榮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擯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狀宋洪邁謝宣召入院狀曰王言出綈從霄漢以來宣君命在門聳里閭而改觀光生圭華榮動暫纓念臣文習卑凡學尤底滯久汙甘泉之素從再聞長樂之鐘聲披雲觀青天幸親逢於聖旦闕道通丹地忽驟觀於仙晨共誇稽古之榮實格臨深之懼陳質窓賀樓內翰啓曰乎號龍庭躋榮薈禁天子不見賈誼久勞宣室之思內相今得敬與再覩興元之詔儒宗吐氣士類伸着某官道派羲黃學源周孔筆端精爽嗟元氣以翕

三光胸次冲融渾太虛而涵萬象爰維舊德首昇新除七寶牀中不覺踵謫仙之榮遇八磚道上豈徒揜學士之前聞要令天下悉誦於堯言且使山東皆泣於漢制 又洪平齋賀黃尚書除內翰啓曰冠班憲部演誥鑿坡丹筆參平舊識珮聲之鳴玉朱衣引對新催燭影之搖金綸綉一傳簪紳胥忭甚官名高晁董器重臯夔文章爲一代所宗獨全三光五嶽之氣學問自六經而出不數諸子百家之書忽逢天日之明復見岫雲之出趣正爽鳴之位仍趨金馬之廬花煖步磚柳迷歸院妙寫坦明之制還追渾噩之風得禁中頗牧於方來置柱後惠文於不用遡紫霄而直上方枕斗魁指黃閣以平登即成霖雨 又周平園賀洪內翰兼吏書啓曰進儀內相仍長中臺夕對金蓮結絲絢而承駢問晨趨玉筍曳革履而領從官自非兼孔氏之四科安得被賀公之兩命切以翰林逼華蓋素號禁嚴文昌映紫微是司喉舌自昔法天而分職於今再印以掄材緊國名儒膺時選既兼官之俱稱宜上象之交輝

增記序唐韋處厚翰林院廳壁記曰魏晉以後復典綜機密政本中書詔命詞訓皆必由焉唐有天下因襲前代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温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之屬視草禁中乾封則劉懿之周思茂范履冰之倫秉筆便坐自此始號北門學士皆自外召入未列祕署元宗開廣視聽搜延俊賢始命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輩待詔翰林厥後錫以學士之稱蓋由德成而上與夫術數工藝禮有所異也逮自至德台輔伊說之命將壇出車之詔霈洽天壤之澤遵揚顧命之重議不及中書矣尺牘旁午章奏叢至指蹤中外之略謀護帷幄之祕陰陽造化嘉猷密勿萌制乎將然事構乎無形皆功歸元后而德播興運循名跡者莫窺其轍想風采者執究其端雖然臧否無得而稱矣貞元中由此而居輔弼者十有二焉元和中由此而膺大用者十有六焉近日丞相府不由內庭者斷國論宰法度雖有利器長材未免缺折棹撓建中以來簡拔尤重故必密如孔光博如延州文如卿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史魚然後得中第士之遊心處已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紫球璋之行貫金石之誠雖潛身匿跡其能脫乎漢時始建尚書郎五人平天下奏議分直建禮舍香握蘭居錦帳食大官則今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爲登玉清翔紫霄豈蓬山瀛洲而足喻乎處厚職參侍讀通籍近署紀述之事無以辭時皇帝統臨四海之初元也 明周子義重修翰林院記曰長安門之左厥基南峙厥向北

拱者其位置也門之內爲儀門爲堂爲後堂堂之左右爲二廳後堂之左右爲二室學士諸寮之所登而依也堂之西廂有齋若干極庶吉士之所居而習也堂之後爲敬一亭宸碑峙焉羣屬之所瞻而仰也亭之左爲先師堂羣屬之所禮而拜也

翰林學士承旨一

文獻通考曰翰林承旨唐憲宗時始置凡白麻制詔皆內廷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廷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乾寧二年陸康以翰林學士承旨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後唐天成三年敕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爲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著者爲之續文獻通考曰遼翰林院有學士承旨金翰林學士承旨掌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衙內帶知制誥元延祐以後定置翰林承旨六員明洪武二年定翰林官制承旨正三品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

翰林學士承旨二

唐書曰令狐綯遷翰林學士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又曰沈傅師爲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傅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宰相自知必不能因稱疾出又曰韋澳爲承旨與同僚蕭寘爲宣宗器遇召見詢訪時事每有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劄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又曰穆宗以杜元穎多識朝章拜爲中書舍人學士承旨又曰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潛確類書曰唐元稹爲翰林承旨朝退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梅花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孔帖曰杜審權入翰林遷學士承旨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五代史曰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馮瀛王送詩曰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旌西去漢將軍宋張方平傳曰方平爲承旨神宗親劄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爲少意博辭寡雖古訓誥無以加也元史列傳曰王鶚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金主遷蔡蔡陷世祖在籓邸遣使聘鶚及即位首授翰林學

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曰不忽木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獵林徹里等勅奏桑哥狀帝召問不忽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欲用不忽木爲丞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 又曰張孔孫至元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孔孫素以文學名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又曰王構少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謚冊之文皆所裁定朝廷每有大議必咨訪焉薦引寒士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於時終翰林學士承旨 又曰耶律希亮武宗時以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 又曰王思廡至元中爲翰林待制進續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行其說仁宗朝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又曰李孟皇慶中爲翰林學士承旨帝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才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 又曰阿隣帖木兒善國書多聞識歷事累朝遷翰林學士承旨英宗時以舊學入侍左右陳說祖宗以來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翻譯諸經紀錄故實總治諸王駙馬番國朝會之事 又曰趙孟頫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常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皆人所不及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家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 又曰姚燧爲翰林學士承旨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篋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皿一無所取人間之燧曰彼藩邦小國惟以貨利爲重我能輕之使知天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 又曰張起巖拜翰林學士承旨詔修遼金宋三史充總裁官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窟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 又曰歐陽元延祐二年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訓誥多出元手金縢上尊之賜幾無虛歲 吾學編曰明宋濂洪武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帝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

詹同傳曰同初名書仕明賜名同擢翰林學士承旨宋濂序其集謂其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組緼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其推服之如此 張以寧傳曰以寧元至正中官翰林學士承旨仕明為侍講學士使安南凡三往卒年七十以寧貫穿經史少以春秋登第作春秋胡傳辯疑而春王正月考未就洪武二年夏卒業於安南寓舍明年春書成踰月病革作自挽詩而逝

翰林學士承旨三

廷老 院長 鄭綱為內廷之老首定 **賦大言** 試歌器 會要宋淳化四年上草宋玉大言賦賜學士承旨

簡為承旨當禁直以水試歌器太宗曰開辦所玩非歌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 **多識朝章** **獨承密命**

則景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始以固萬世之業

上詳承旨二 通典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焉 **閣下生麻** **窓間引燭** 山堂肆考曰唐觀宗

相與為承旨與字恐同在翰林院開下一麻生半曰承旨將入 **草立儲制** **送光院錢** 山堂肆考曰唐觀宗

未立牛英人有異志中外洵懼各網網草立儲制 **送光院錢** 山堂肆考曰唐觀宗

上即位拜平章事 天中記曰陸處授學士承旨故事凡內宴居一品之上

持舉新例內署禁之 **居一品上** **繼九相後** 唐故事凡內宴居一品之上

翰林學士承旨四

增詩 宋太宗賜蘇易簡詩曰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 宋祁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

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峰最上頭

增表 宋蘇子瞻翰林承旨謝表曰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

成頗收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佞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鑿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

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眾口 周必大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謝表曰頻年入侍特塵清近之班兩職

並陞復冒殊尤之寵賁服章於朽質被舊策於名駒異渥鼎來危東震惕臣伏聞漢以尚書為喉舌唐以翰苑為腹心明光畫省之嚴夔龍接武浴殿金鑿之遠頗收在中凡預遷掄已為要劇矧疊膺於章組足增耀於簪

紳

增奏 周必大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曰吏部設官卿列三銓之首禁林分職命尊一老之承諒

非望實之交乎安得恩榮之並受如臣者繇力薄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祿選除常在於衆先分毫未答於殊知積累更多於幸會儀曹再至禮文或預於討論翰苑重遊典冊屢參於潤色已溢餅壘之量方隆天地之恩外朝高南省之班內直冠北扉之秩求閒而劇既難強於精神宜退而逸亦懼招於議論思道貪饗之誚寧甘逋慢之誅

記唐元稹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曰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班第旋次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綱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位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鷄竿而布大澤則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直上禁中以候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焉

淵鑑類函卷七十一

淵鑑類函卷七十二

設官部十二

翰林學士

直學士院

權直

附

侍讀學士

翰林院官屬

翰林學士一

留文獻通考曰翰林學士唐開元二十六年置初以中書務繁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制誥書命至是改供奉為學士別建學士院專掌內命以張洎劉光謙首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是罷息自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韓維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在舊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已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敕自此北翰林院始無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穩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蓋不言數亦有以鴻生碩學經術優長訪問質疑主之所禮者頗列其中初自德宗建置以來秩序未正廷觀之際各趨本列登貞元元年九月始別敕令明預班列與諸司官知制誥列同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辯近者所出猶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與德音赦宥者則不得由於斯矣興元四年翰林學士陸贄奏學士私臣元宗初待詔內庭止於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語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誥請付中書行遣物議是之敬宗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欲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事未行而帝崩梁開平三年改思政殿為金鑾殿置大學士一員以敬翔為之前翰林院相故為學士者稱金鑾以美之今以金鑾為名非典也後唐同光初又置護金鑾書制學士以趙鳳為之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官皆先試麻制批答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召試之名無考校之實欲請今後召試新學士權停詩賦祇試麻制答詩賦各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名試從之晉天福五年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開運元年復學士院周顯德五年詔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舊制翰林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世宗欲朝夕賜見訪以時事故宋翰林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缺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凡奏事用榜子闕白三省樞密院用詔報不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敕設會從官侑以樂元豐

中始命佩魚自滿宗孟始也凡執政議事則繁鞋蓋與侍從異禮也政和三年強淵明請以前後所被告及案例修為本院敕令格式五年御書揭文堂榜賜學士院靖康元年吳玠等奏大禮鎖院麻三道以上係雙宣學士宿直分撰乞依故事從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缺員則以他官兼直院或權直自國初至行官制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遵而不改乾道九年崔惇詩初以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淳熙五年惇詩再入院議者以翰林乃應奉之所非專掌制誥之地更為學士院權直後復為翰林權直然亦互除二負紹興間常除權與正官至三人按唐之所謂翰林學士只取文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為學士廷觀之際則各隨其官立班而所謂學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貴親遇者號稱內相可以朝夕對參議政事或一遷而為宰相而所孤遠新進者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甚者或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實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直於是其為學士者曠始實顯可以比肩臺長舉武政路矣遼金元明官制俱詳翰林院總載

翰林學士二

孔帖曰唐劉禕之遷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皆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 開元遺事曰姚崇為翰林學士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移七月十五日苦雨泥濘上令侍御者擡步聲召學士來中外榮之 又曰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嬪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白遂取而書其受眷如此 唐書曰陸贄為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成皆周盡事情他學士闕筆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 又曰德宗以段文昌張仲素為學士韋貫之以為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又曰韋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孔帖曰李絳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與崔羣錢徽韋洪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障便坐又曰絳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燬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睚眦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御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於卿知之矣 又曰姜公輔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尚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 崔羣遷翰林學士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者乃得上羣

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他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辭見聽 又曰錢徽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徵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而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母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可益耶銜之 又曰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冊府元龜曰裴垪元和中在翰林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問垪垪小心敬畏甚稱上意 孔帖曰王涯再爲翰林學士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橐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 冊府元龜曰令狐楚爲職方員外知制誥善於箋表每一詞成衆立傳寫憲宗聞其名召見擢爲翰林學士 孔帖曰段文昌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爲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 又曰韋溫爲翰林學士先是父綬在禁庭積憂病廢故戒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耶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 又曰李德裕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其父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後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名見資獎優華 冊府元龜曰韋處厚爲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於思政殿中謝恩諫畋遊及晏起帝深感其言賜錦彩一百疋銀器四事 孔帖曰韋處厚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處厚獨薦韋處厚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隨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隨位崇入且居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 事文類聚曰寶曆元年路隨爲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去之曰我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冊府元龜曰鄭覃爲翰林學士太和四年七月文宗於太液亭召覃已下對賜之錦綵 又曰柳公權爲翰林學士文宗常因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吾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表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 唐書曰公權爲翰林學士上常夜召對於亭燭窮而語未竟官人以蠟液濡紙繼之 又曰劉璩字子京始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帝視案上層謂璩曰爲朕擇一令日璩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 又曰畢誠爲翰林學士党項羌

覆河西宣宗召學士對誠論破羗之狀上曰不期頗收在吾禁中即用誠守西河 又曰陸康爲翰林學士工
文辭敏速若注射然昭宗常作金鑿賦命學士和康先成帝曰朕聞貞元時陸贄吳通元能作內庭文書今得
卿斯文不墜矣 又曰北廳前塔有花輓道冬中以日影及五輓爲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常過八輓乃至衆呼
爲八輓學士 孔帖曰鄭畋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勳書詔紛委畋思不淹畋成文燦然無
不機要當時推之 又曰崔稅爲學士常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
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 唐書曰趙光逢爲學士光裔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命書 紀纂淵海曰李琪
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朱梁時果爲翰林學士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無倫 又曰姚洎爲學士梁
祖問及裴延裕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梁祖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甚慚 又曰僞蜀辛
寅遜夢掌中抽草占者曰君必還翰林學士未幾果然 宋乾德元年實儀爲翰林學士太祖曰禁中非此人
不可 金坡遺事曰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李昉以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亦去其一 言
行錄曰錢若水爲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常草制賜趙保忠詔曰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
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吾意 王旦傳曰旦爲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爲宰相器常奏事下
殿眞宗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言行錄曰王禹偁在翰林眞宗暇日召與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
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織之言豈足軫慮上曰卿愛朕之深
者 翰苑新書曰楊億爲學士眞宗賜以詩曰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名賢 李迪傳曰迪眞宗時爲
學士上問陝西兵幾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小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探取之曰
不意頗收復在我禁中 事文類聚曰陳彭年新授翰林學士上賜歌詩一首因謂向敏中曰頃命學士罕曾
賜詩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間好學鮮有借者 宋實錄曰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雙日至晚方
下直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故也 合巽事類曰錢惟演云希白於予爲從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
參鈞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 山堂肆考曰章得象爲翰林學士莊獻太后每遣
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間而器之 朝野雜記曰曾肇字子開爲學士上命其兄魯

公相肇適視草禁中宋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士論禁之 又曰熙寧初韓絳拜相其弟維在翰林神宗前期預令草制維懇辭兄弟之嫌得請 元史列傳曰高智耀世祖朝拜翰林學士言國初庶政革創綱紀未張宜做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 又曰高鳴為翰林學士每以敢言被上知常入內值大風雪帝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大官酒肉慰勞之 又曰李治字仁卿登進士第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曰素聞仁卿學問優贍潛德不曜久欲一見其勿他辭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 又曰闕復為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一日召至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事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之 又曰元明善延祐中翰林學士英宗親裸太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春遇之隆當時莫並 又曰吳澄英宗朝選翰林學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誠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學者稱為草廬先生 又曰朶爾直班至正元年除翰林學士知經筵事是時康里夔夔以學士承旨亦在經筵數陳經義朶爾直班則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時學士劉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莫敢望之已益倦馬上業進學士丞旨宋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 陶安傳曰太祖渡江安首率父老以迎數陳大業力贊攻取國初置翰林院首擢為學士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王禕傳曰禕元季親時政衰敝走燕都上書不報歸隱青巖山中明太祖徵為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頌帝喜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詔修元史與濂同為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使雲南抗節死贈翰林學士 解縉傳曰縉洪武中選庶吉士太祖極愛之每侍書至親為持硯永樂中進翰林學士縉生而穎絕未能言即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菡萏及年十九舉進士倚待輒數萬言未常起稿善為狂草揮灑如雨風才名烜赫傾動海內 吾學編曰劉三吾洪武中歷陞翰林學士三吾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 典故紀聞曰仁宗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侍講王逵佐之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

此封識進 玉堂叢語曰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錢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之應曰此非三公府也 倪謙傳曰謙生有奇質目光如電體有四乳正統四年進士一甲第三人歷編修至學士與子岳同入史局 名臣紀曰呂原天順初陞翰林學士石曹寵用事知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為先生易緋原不答未幾岳正及原列上石曹罪狀 蕪史曰內書堂教授讀書自學士陳山始以後詞臣任之奉旨收入宮人遊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每學生一名各具白蠟手帕龍桂香以為束修

翰林學士三 東頭 上詳學士二 唐熊望傳敬宗喜為歌詩 五相 三俊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年學士五相一魚

增北門 東頭 上詳學士二 議置東頭學士 以備燕望傳敬宗喜為歌詩 五相 三俊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年學士五相一魚 士與李德裕元稱同 却馬 佩魚 十匹酒筆為佩却之及守登州人鄭褒徒步謁焉高併愛其儒雅乃別為買馬一匹或言其買馬虧清地太宗曰彼能却繼還五十匹佩魚者此慎哉 又曰蒲 登瀛洲 置金 鑾唐書曰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詠以詩書故事號十八學士命開立本國像以章禮 賢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 李白集序曰白名見秦頌一篇帝大悅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謂以國改潛 草詔詰無 七寶座 八花報 潛論類書七寶座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名諸學士 人知者 碧山魚 新書李白詩詩解蓬池繪天寒即水醜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繪夏至 李德裕詩銀花懸院柳風越引冰鈴 潛論類書曰昔空曠茶撤金蓮燭送歸院 五鳳飛 雙鶴噪 山堂詩 后名見便殿曰先帝每誦柳文章必曰奇才奇才因命空曠茶撤金蓮燭送歸院 貯之內庭 候於門外 劉禹錫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魏易簡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鹿蒙載之 下詳雜載二 貯之內庭 候於門外 劉禹錫 詩云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參政元和中憲宗進昭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稱 序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參政元和中憲宗進昭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稱 筆硯而崇化權者十八九 翰林志曰唐李吉甫與衆同直拾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 翰兩不相知均查紙尾之後 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 父子並命 兄弟對掌 並詳學 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 府官東軒筆鏡云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德為學 論邊 楊億乞郡 上詳學士二 府官東軒筆鏡云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德為學 置兵數 又曰唐蔣乂為學士德宗幸凌煙閣視文下詳學士二 擢紙繼燭 取帕求詩 上詳學士二 王珪仁宗時為學士值中秋有月上命宣珪就坐夜滿三鼓令宮嬪各取鏡中菱帶或團扇手帕求詩來者應 之略不停輟人人得其歡心上曰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鏡上考花一朵裝公候頭判官開道入貢服主庭之 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執麻以泣 推觚而行 以山堂詩考花一朵裝公候頭判官開道入貢服主庭之

增北門 東頭 上詳學士二 議置東頭學士 以備燕望傳敬宗喜為歌詩 五相 三俊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年學士五相一魚 士與李德裕元稱同 却馬 佩魚 十匹酒筆為佩却之及守登州人鄭褒徒步謁焉高併愛其儒雅乃別為買馬一匹或言其買馬虧清地太宗曰彼能却繼還五十匹佩魚者此慎哉 又曰蒲 登瀛洲 置金 鑾唐書曰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詠以詩書故事號十八學士命開立本國像以章禮 賢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 李白集序曰白名見秦頌一篇帝大悅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謂以國改潛 草詔詰無 七寶座 八花報 潛論類書七寶座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名諸學士 人知者 碧山魚 新書李白詩詩解蓬池繪天寒即水醜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繪夏至 李德裕詩銀花懸院柳風越引冰鈴 潛論類書曰昔空曠茶撤金蓮燭送歸院 五鳳飛 雙鶴噪 山堂詩 后名見便殿曰先帝每誦柳文章必曰奇才奇才因命空曠茶撤金蓮燭送歸院 貯之內庭 候於門外 劉禹錫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魏易簡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鹿蒙載之 下詳雜載二 貯之內庭 候於門外 劉禹錫 詩云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參政元和中憲宗進昭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稱 序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參政元和中憲宗進昭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稱 筆硯而崇化權者十八九 翰林志曰唐李吉甫與衆同直拾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 翰兩不相知均查紙尾之後 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 父子並命 兄弟對掌 並詳學 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 府官東軒筆鏡云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德為學 論邊 楊億乞郡 上詳學士二 府官東軒筆鏡云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德為學 置兵數 又曰唐蔣乂為學士德宗幸凌煙閣視文下詳學士二 擢紙繼燭 取帕求詩 上詳學士二 王珪仁宗時為學士值中秋有月上命宣珪就坐夜滿三鼓令宮嬪各取鏡中菱帶或團扇手帕求詩來者應 之略不停輟人人得其歡心上曰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鏡上考花一朵裝公候頭判官開道入貢服主庭之 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執麻以泣 推觚而行 以山堂詩考花一朵裝公候頭判官開道入貢服主庭之

增北門 東頭 上詳學士二 議置東頭學士 以備燕望傳敬宗喜為歌詩 五相 三俊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年學士五相一魚 士與李德裕元稱同 却馬 佩魚 十匹酒筆為佩却之及守登州人鄭褒徒步謁焉高併愛其儒雅乃別為買馬一匹或言其買馬虧清地太宗曰彼能却繼還五十匹佩魚者此慎哉 又曰蒲 登瀛洲 置金 鑾唐書曰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詠以詩書故事號十八學士命開立本國像以章禮 賢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 李白集序曰白名見秦頌一篇帝大悅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謂以國改潛 草詔詰無 七寶座 八花報 潛論類書七寶座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名諸學士 人知者 碧山魚 新書李白詩詩解蓬池繪天寒即水醜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繪夏至 李德裕詩銀花懸院柳風越引冰鈴 潛論類書曰昔空曠茶撤金蓮燭送歸院 五鳳飛 雙鶴噪 山堂詩 后名見便殿曰先帝每誦柳文章必曰奇才奇才因命空曠茶撤金蓮燭送歸院 貯之內庭 候於門外 劉禹錫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魏易簡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鹿蒙載之 下詳雜載二 貯之內庭 候於門外 劉禹錫 詩云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參政元和中憲宗進昭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稱 序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參政元和中憲宗進昭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稱 筆硯而崇化權者十八九 翰林志曰唐李吉甫與衆同直拾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 翰兩不相知均查紙尾之後 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 父子並命 兄弟對掌 並詳學 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 府官東軒筆鏡云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德為學 論邊 楊億乞郡 上詳學士二 府官東軒筆鏡云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德為學 置兵數 又曰唐蔣乂為學士德宗幸凌煙閣視文下詳學士二 擢紙繼燭 取帕求詩 上詳學士二 王珪仁宗時為學士值中秋有月上命宣珪就坐夜滿三鼓令宮嬪各取鏡中菱帶或團扇手帕求詩來者應 之略不停輟人人得其歡心上曰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鏡上考花一朵裝公候頭判官開道入貢服主庭之 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執麻以泣 推觚而行 以山堂詩考花一朵裝公候頭判官開道入貢服主庭之

增北門 東頭 上詳學士二 議置東頭學士 以備燕望傳敬宗喜為歌詩 五相 三俊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年學士五相一魚 士與李德裕元稱同 却馬 佩魚 十匹酒筆為佩却之及守登州人鄭褒徒步謁焉高併愛其儒雅乃別為買馬一匹或言其買馬虧清地太宗曰彼能却繼還五十匹佩魚者此慎哉 又曰蒲 登瀛洲 置金 鑾唐書曰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詠以詩書故事號十八學士命開立本國像以章禮 賢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 李白集序曰白名見秦頌一篇帝大悅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謂以國改潛 草詔詰無 七寶座 八花報 潛論類書七寶座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名諸學士 人知者 碧山魚 新書李白詩詩解蓬池繪天寒即水醜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繪夏至 李德裕詩銀花懸院柳風越引冰鈴 潛論類書曰昔空曠茶撤金蓮燭送歸院 五鳳飛 雙鶴噪 山堂詩 后名見便殿曰先帝每誦柳文章必曰奇才奇才因命空曠茶撤金蓮燭送歸院 貯之內庭 候於門外 劉禹錫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魏易簡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鹿蒙載之 下詳雜載二 貯之內庭 候於門外 劉禹錫 詩云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參政元和中憲宗進昭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稱 序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參政元和中憲宗進昭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稱 筆硯而崇化權者十八九 翰林志曰唐李吉甫與衆同直拾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 翰兩不相知均查紙尾之後 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 父子並命 兄弟對掌 並詳學 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 府官東軒筆鏡云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德為學 論邊 楊億乞郡 上詳學士二 府官東軒筆鏡云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德為學 置兵數 又曰唐蔣乂為學士德宗幸凌煙閣視文下詳學士二 擢紙繼燭 取帕求詩 上詳學士二 王珪仁宗時為學士值中秋有月上命宣珪就坐夜滿三鼓令宮嬪各取鏡中菱帶或團扇手帕求詩來者應 之略不停輟人人得其歡心上曰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鏡上考花一朵裝公候頭判官開道入貢服主庭之 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執麻以泣 推觚而行 以山堂詩考花一朵裝公候頭判官開道入貢服主庭之

增北門 東頭 上詳學士二 議置東頭學士 以備燕望傳敬宗喜為歌詩 五相 三俊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年學士五相一魚 士與李德裕元稱同 却馬 佩魚 十匹酒筆為佩却之及守登州人鄭褒徒步謁焉高併愛其儒雅乃別為買馬一匹或言其買馬虧清地太宗曰彼能却繼還五十匹佩魚者此慎哉 又曰蒲 登瀛洲 置金 鑾唐書曰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詠以詩書故事號十八學士命開立本國像以章禮 賢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 李白集序曰白名見秦頌一篇帝大悅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謂以國改潛 草詔詰無 七寶座 八花報 潛論類書七寶座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名諸學士 人知者 碧山魚 新書李白詩詩解蓬池繪天寒即水醜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繪夏至 李德裕詩銀花懸院柳風越引冰鈴 潛論類書曰昔空曠茶撤金蓮燭送歸院 五鳳飛 雙鶴噪 山堂詩 后名見便殿曰先帝每誦柳文章必曰奇才奇才因命空曠茶撤金蓮燭送歸院 貯之內庭 候於門外 劉禹錫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魏易簡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鹿蒙載之 下詳雜載二 貯之內庭 候於門外 劉禹錫 詩云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參政元和中憲宗進昭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稱 序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參政元和中憲宗進昭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稱 筆硯而崇化權者十八九 翰林志曰唐李吉甫與衆同直拾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 翰兩不相知均查紙尾之後 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 父子並命 兄弟對掌 並詳學 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 府官東軒筆鏡云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德為學 論邊 楊億乞郡 上詳學士二 府官東軒筆鏡云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德為學 置兵數 又曰唐蔣乂為學士德宗幸凌煙閣視文下詳學士二 擢紙繼燭 取帕求詩 上詳學士二 王珪仁宗時為學士值中秋有月上命宣珪就坐夜滿三鼓令宮嬪各取鏡中菱帶或團扇手帕求詩來者應 之略不停輟人人得其歡心上曰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鏡上考花一朵裝公候頭判官開道入貢服主庭之 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執麻以泣 推觚而行 以山堂詩考花一朵裝公候頭判官開道入貢服主庭之

林學士實於自越麻以泣坐既又曰宋梅詢為學士一日嘗認頗多構思甚苦推解備階而陶穀索分

行見一老卒取於日中火仲名過梅忽便載至路入見將前復却者數四在右便快活也終得復不遺

曾肇引熾太祖曰此相大家事分額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東帶囊遂趨入又曰宋哲宗元符中曾布既相其

弟翰林學士特出異恩未即真拜李昉入會詩序曰盛事多遜已任學士思緒總職在二山堂講考曰宋

相曰時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詞學優長姿儀灑落上講學士二言行錄曰周麟之高宗朝直學士院

真拜若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上蘇易簡行錄曰酒又賜之詩曰君子得吉命照選德祿記又

易簡答書益公撰記全坡道事宋太祖一日召蘇易簡行錄曰酒又賜之詩曰君子得吉命照選德祿記又

命書之上有博美之稱又必大召見歸至玉堂上御書曰居易七肅膺鳳檢進直齋扉如兩漢制詰

識三代事跡長編治平四年曰馬光文在翰林學士匠手也如捕諸掌上帝如兩漢制詰可也言行錄恭

也士七寶牀中踵謫仙之榮遇八輶道上掩學士之前聞紅藥翻階風動判花之筆金蓮照處人歸視

草之臺撰詔草若湧泉惟陸相始當機務登德音如時雨必韋公乃福生人俱備苑

翰林學士四

增作明河篇宋之問傳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述作出其手翰苑新書曰

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詞有所為必使視免帝寶牀賜食山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如見綺皓闕事

欲投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願固辭乃免寶牀賜食山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如見綺皓闕事

就金馬門降筆下迎如見綺皓闕事寶牀賜食山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如見綺皓闕事

皆謂相曰此婦翁與女進新樂章子登可用舊樂急就翰林命字白進新樂章白應詔揮筆立成其花章曰

名花頓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名對移院天中記曰德宗雅尚文學每幸學士院雜問賜對無所不至

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欄干名對移院天中記曰德宗雅尚文學每幸學士院雜問賜對無所不至

陶穀索分

終得復不遺

宋

故

字

院

人

歸

視

筆

花

之

筆

調

羹

以

飯

之

如

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請此放三後乃已

山池曲宴通鑑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

貞觀風座主辱門生事文類聚云封敖之子舜卿開平中與門生鄭什雍同入翰林致疏有俊才翁龍鳳

燭尚新中香猶舊有老僕注然而泣曰公家歲奇頗多使視草金鑾內馮道趙鳳充端明殿學士非舊也

南還十不存二三矣學士兩人馮道馮道云天下儒生近餘萬數殿前學士只有兩人時華茶之請

馮郡賦山堂肆考曰梁高南漢時任至翰林學士常獻侍門望祠祀焉主文同為科苑新書曰蘇易簡

忠亦王禹玉南宮主文相距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陽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

一時文翰為卿潤色事文類聚曰錢若水相首謝國命筆草疏數言引致深切猶為精當非他官比事類

以張垵錢若水並為翰林學士垵等赴上帝曰學士之職清切好長者言行錄吳越運翰林學士與宗稱

當得代當時揚劉以宋居文翰之選與揚德齊名當時為翰林學士筠自禁林步入掖門乘馬入宮門天

中選人為館職自歐陽永叔輩始時特賜出身林堯勳書曰韓維以賜出身照李末特除翰林學士宗室中

此二夢同禁林弟疑此夢不然熙寧中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素無兄

人名皆從系始薦文學行誼之士樓文姬薦曰王淮除翰林學士上俾撰文舉用視草甚勞合辭事類曰

士名見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無汗馬之勞致此不草都知制東都事略宋胡宿以學士知制誥時大為學

位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夫連作固當煩卿不草都知制東都事略宋胡宿以學士知制誥時大為學

故職宿封還眼赤腰黃翰林故事謂士之重全益世傳徐開學士帝常強謙飲醉賦楚

兩府詩眼赤何時醉賦學士歌吾學編曰明宋濂除翰林學士帝常強謙飲醉賦楚

翰林學士五

詩唐杜甫贈翰林張四學士詩曰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

雲亭紫詰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白居易詩曰何處春深好春來學士家鳳書裁五

色馬曠剪三花蘇魏公玉堂即事詩曰暮名從容對玉堂歸來院吏寫宣忙鄧馭獨賜尊常滿龍燭初燃淚

有香起草才多封卷連把麻人眾引聲長百官班裏聽恩制爭誦雄文出未央李商隱寄令狐學士詩曰秘

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廣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寶鷄曉飲豈知金掌迴夜吟應評玉繩低鈞

天雖許人間聽閨門多夢自述 盧肇喜楊舍人入翰林詩曰御筆親批翰長銜夜闌金殿送瑤緘平明玉
案臨宣室已見龍光出傳巖 劉得仁上翰林丁學士詩曰官自文章重恩因顧問生詞人求作拜天子許和
羹御柳凋霜晚宮泉滴月清直廬寒漏近秋燭白麻成玉殿移時對金輿數侍行賜衣香未散借馬色難名時
輩何偏羨儒流此最榮終當聞變理寰海永昇平 鄭畋夜景詩曰鈴條無響閉珠宮小閣涼添玉藥風枕簟
滿牀明月到自疑身在五雲中 又禁直寄崔貞外詩曰銀臺樓北藥珠宮與人間路不同在省五更春睡
侶早來分夢玉堂中 又金粟坡南望詩曰玉晨鐘韻上清虛畫戟祥煙拱帝居極眼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
望中書 韓偓中秋禁直詩曰星斗疎明禁漏殘薰泥封後獨凭欄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
樓臺籠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長卿祗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 唐彥謙賀李昌時禁苑新命詩曰振鷺
翔鷺集禁闈玉堂珠樹瑩風儀不知新到靈和殿張緒何如柳一枝 吳融八月十五夜禁直寄同僚詩曰中
秋月滿盡相尋獨入非煙宿禁林曾恨人間千里隔更堪天上九門深明涵太液魚龍定靜鑠圓靈象緯沈目
斷枚臯何處在闕干十二憶登臨 徐夔獻內翰楊侍郎詩曰窓開青瑣見瑤臺冷拂星辰逼上台丹鳳詔成
中使取白龍香近聖君來欲言溫樹三緘口閒賦宮詞八斗才莫擬吟雲避禁貴廟堂玉鉉待鹽梅 黃滔寄
楊贊圖學士詩曰東堂第一領春風時怪關西小驥慵華表柱頭還有鶴華歆名下應無龍君恩鳳閣含毫數
詩景珠宮列肆供今日江南駐舟處莫言歸計爲雲峰 宋王珪和王原叔內翰詩曰暮鑰嚴溫省宵鈴靜玉
堂銀花無奈萎瑤草又還芳夢久聞仙笛班清犯曉霜帝閣何所叩一炷祝堯香 張翥王繼學自海南召還
翰林詩曰天上歸來錦作袍幾陪春色醉仙桃銀河有路惟僂鶴碧海無山不戴黿 明陸鈇送王學士赴南
京玉堂視篆詩曰玉堂清迥似僂家竹石叢中吏守衙視篆祇應成故事汲泉還爲浣陳沙琪花夜靜流金液
槐樹春深集乳鴉豈向東山長吏隱北門猶待制黃麻

唐制沈詞行曹確充翰林學士制曰職奉命書選歸於鴻藻名參侍從任切於端人起居郎曹確秀發人倫

行修儒聞保此全器彰乎令名稽其行能雅副銓擢是用寵爾良史爲予近臣俾從瑣闥之榮更侍玉堂之典
皇猷思暢用宣祕密之文清秩不移尚受無私之旨秉心勿替於直道視草勉高乎訓詞 崔嘏行裝論司封

郎中依前充職制曰臺郎望美詞苑地高築列宿之輝華參起草之宥密自非風儀玉立器宇川停擣揆天之雄文蘊擲地之清韻則不足以膺我妙選為時美談翰林學士裴諗襲慶于門騰芳戴席自擢居文團參侍瑤輝進對益見其周詳詞旨不離於雅厚是宜仍金鑿之舊職榮粉署之新恩保乃休光更流芬馥 劉崇望行崔凝沈文偉並充翰林學士制曰漢代設玉堂內署開金馬外門得人甚多斯道大振我聞家遺清風人懷恭德能濟其美者伊凝有之三代絲綸一門冠蓋不墜其業者伊文偉有之而皆以墨妙詞芬策名試第謙無矜物敬以適時周旋鳴玉之儀頡頏攀雲之路訪於執事亦進厥良真我雍容之列所宜有也敬承密命允叶同時

原誥宋呂伯恭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曰內外演綸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察之臣疇若禁林之親密維是盛選屬我鴻儒輟從西掖之聯延入北門之直具官學窮閭奧文冠倫魁增主之明洋洋晁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休有德聲最於邇列是用進陟鑿坡之邃深居鈴索之嚴虞侍燕閑輔陪遺忘

表蘇子由謝翰林學士宣召表曰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閣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誠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嘯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 汪藻謝除翰林學士表曰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朝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為懼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悞掣鈴之召

直學士院 權直附

增會要曰唐制官序未至而他官權攝者為直官五代有翰林學士院而無權直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 退朝錄曰開寶九年李文正盧相並直學士院 太平興國元年湯悅徐鉉直學士院王克正張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 合辭事類曰宋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內制既闕官有命監察御史王綸時暫兼權直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上稱有典

詰體竟至大用前此無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朝野雜記曰乾道九年以崔端詩為翰林權直崔大雅以

秘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淳熙五年始議以翰林乃書藝應奉者所居非專指詞臣也遂改為學士院自是葛

楚輔趙大本熊子復皆以學士院權直為名十六年倪正甫始復兼翰林權直 真西山集曰徐鳳字子儀遷

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他官插內命者不在屬車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為故事 元史列傳

曰虞集泰定中拜翰林直學士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旨采緝本朝典故做唐

宋會要修經世大典書成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乞假職不允中丞趙世延乘間為集請假外使醫帝怒曰一

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又曰謝端弱冠與尚書宋本齊名時號謝宋歷官翰林直學士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

外才俊置其中常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識謝端 又曰王約拜翰林直學士時高麗王昨年老傳國

有不妥其政者飛謾離間奏屬約驗問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曰天地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自知

利寧肯為汝家國計耶詎感泣謝願表表自雪 明通紀曰詹同新安人洪武元年以翰林待制遷直學士諭

之曰翰林為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藻即如孔明出師表何常雕刻然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何用

直學士院二

增居禁廷 訪時事 五代史曰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居禁廷地居親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時

朝夕訪以時 憑敗鼓 賜團扇 係年錄曰宋勝非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凡案公常憑敗

事故有是語 不許入貢略云壞音館以納車庶無後梅開玉關仍謝賢匪用前山上額輔臣綱公王正藻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

溫純典雅 言行錄曰鳳麟之受詔撰張循王碑文成奏御天華其後曰誌銘故事詳盡造語簡要披閱數四

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軹之日 薰宸之夾香案更依五采之雲 輪苑新書

直學士院三

狀宋真德秀辭免權直學士院狀曰翰苑之置官做自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為供奉之近班然遊簡

外廷或以校讐而充選於皇考祖參酌有唐肇新北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洽文之彥惟才是用寧職之拘然

自淳熙以來距今餘五十載乃若彥中而降居此惟二三人宣謂至難詎容輕畀况皇上聿新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方盍資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溫厚坦明之制某早緣干祿勉學爲文僅知場屋剽竊之工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辟水入典道山老歲月於槩鉛猶慙亡補鼓風雷於號令敢謂能勝偶僭直之虛負俾謗材以承乏身雖甚寵誼有當辭

侍讀學士一侍讀所入

補文獻通考曰唐開元三年始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宋太宗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爲侍讀眞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爲翰林侍讀學士始建學士之職其後馮元爲翰林侍讀不帶學士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爲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元祐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續文獻通考曰元翰林院有侍讀學士侍講學士明翰林講讀學士職專講讀經史詳總裁

侍讀學士二

補東都事略曰宋邢昺字叔明眞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 會要曰天禧三年以張知白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外使自此始也 國史曰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數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之 東都事略曰宋綬字公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遂錄唐謝偃惟皇戒德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典君臣正理論上之 元史列傳曰李謙爲侍讀學士世祖深加器重常坐便殿飲羣臣酒世祖曰聞卿不飲然能爲朕強飲乎因賜蒲萄酒一鍾曰此極醉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侍扶掖使出 又曰世祖即位郝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被留思托言垂後撰述書傳及文集凡數百卷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 明王達傳曰達字達善少孤負力學永樂中遷侍讀學士有盛名與解大紳王孟陽王玉汝輩號東南五才子 吾學編曰唐愚士名之淳山陰人建文二年敕方孝孺等集經史中事爲一書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立名爲翰林院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同領修書愚士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瞻尤長於詩翰

侍讀學士三

不趨黨與 迭處禁密宋申錫傳實曆二年申錫充侍讀學士在朝清謹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實曆之間

侍讀學士兄弟 迭時風憲簿册比大崩及申錫初用時論以為改觀高元裕傳曰高少逸代元裕為

侍讀學士四

增狀宋真西山辭 兼侍讀狀曰禮樂詩書少雖涉獵文章翰墨久已荒疎頃屬夏秋之交常陳香火之請蒙恩

未許竊慮是懸詎意龍飛首頒驛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學適盛旦之親逢

所願依日月之光期或遂涓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疹未底全安簡策舊文都忘前集記筴常語且出他人豈堪

持衰敗之身而輒進清華之選

侍講學士一侍講併入

增文獻通考 曰漢顯宗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張酺侍靈帝以楊賜有重名舉賜侍講於華光殿中雖有侍講

之號而未以名官至唐開元十三年始置集賢院侍講學士詳侍宋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其

後又有馬宗元為侍講元豐官制見侍元明官制並詳

侍講學士二

職官分紀 曰唐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穆宗謂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 天中

記曰文宗朝李訓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 山堂肆考曰唐

崔郾為侍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

之賜錦二百疋 言行錄曰范成大字至能乾道中兼侍講直前謝上曰卿閣深博洽故有此除 元史列傳

曰實默為翰林侍講學士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呼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

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問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

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 又曰袁桷舉茂才異等大德初闕復程文海等薦

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累遷侍講學士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勅碑銘多出其手 又曰郭貫皇慶初為翰林

侍講學士後陞左丞加集賢院大學士謁告還家屢徵不起賈博學精於篆籀當世冊寶篆額多出其手明方孝孺傳曰孝孺字希直世居臨海洪武召至京除蜀王府教授獻王師事之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正學先生建文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靖難時以死殉王英傳曰英永樂二年選入文淵閣讀書以慎密受知於帝簡入祕書進機密章奏歷翰林侍講再扈駕北征帝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又謂之曰凡軍中動靜有聞即密奏朕王洪傳曰洪八歲能文章稍長才思穎發十八舉進士永樂初入翰林與修大典歷侍講後為同列所排不復進用當時詞林稱四王皆有才名洪與閩人王偁王恭王褒也周敘傳曰敘江西吉水人永樂中翰林侍講學士居禁近二十餘年多所論列詔獨修遼金宋三史力疾詮次不少暇通紀曰陳敬宗永樂進士重修高帝實錄成改翰林侍講十七年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賦劉球傳曰球永樂進士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應詔陳言忤王振矯旨就朝梓繫詔獄斧鑕交下糜爛而死布衣成器設位龍泉山巔為詩文祭而哭之名祭忠臺吾學編曰王鏊弘治八年陞侍講學士兼日講鑿學問瞻博有識鑿為文春容爾雅議論快暢試士南宮專尚經術險麗奇袤者一切屏去弘治間文體一變士習稍端鑿有力焉唐棗傳曰棗正德甲戌狀元授修撰進侍講學士未幾卒棗老場屋暮年始登上第為文下筆立就或求寬易字句伸筆直書不繫一字人咸服其才惜未究其用也

侍講學士三

經術該深

文思瞻逸

師學傳文宗時名聲為翰林侍講學士專於經術該深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知故事以學與李德裕厚志其親近連工部尚書徐機連之帝雅志向學類思章復

名為侍講

上金華箴

寫無逸圖

馮元傳明道五年元為翰林侍講學士上金華五箴詔書竊之言行下詳侍講二錄曰趙鼎字元鎮先是侍講范冲乞休仁宗通英關故事寫書無逸孝

經天子四章為圖設於講殿之對上視御宸翰寫

修撰一

增合璧事類

曰唐初令狐德棻請修近代史遂命修撰名始於此唐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貞觀以宰相撰

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初人為直館元和宰相梁建封登朝官領史職者為修撰宋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以官高一判館事未登朝官皆為直館大中廢直館二官增修撰四人分掌四季宋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以他官領取最上一負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曆皆判館與修撰官直館分季撰錄其後止修撰官及判

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紳即樞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有司引紳例亦不修日曆元豐官制行國史諫秘書省元祐中就門下省置局號國史院紹聖初復還秘書省舊有修撰官至是改為修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學士充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國史院二十八年以修神宗哲宗徽宗正史置院修史一人同修史一人編修官二人同修國史故事未有以庶官初之者隆興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舍始特命焉乾道洪景盧亦以起居舍人兼同修蓋用此例嘉泰後陸務觀李季章皆踵為之元制翰林兼國史院修撰三貞明修撰屬翰林掌修國史

修撰二

續通典曰唐貞元十一年史館修撰張薦為左諫議大夫修撰如故裴廷齡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臣修撰書朝廷得失之事則領史職者不宜為諫議宜遷秘書少監唐韓愈除史館修撰制曰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韓文魏博先廟碑云臣適執筆諫太史時退之為史館修撰晉天福六年詔曰眷言筆削宜屬英髦東都事略曰宋太宗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多所漏略可集史官重加修撰淳化元年以左司諫梁周翰為史館修撰從翰林學士宋白薦其有良史之才又曰楊億真宗即位拜右正言修太宗實錄凡八十篇獨成五十六卷合辟事類曰呂夏卿字縉叔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諫洽與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又曰范鎮英宗即位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論濮安懿王稱號出知陳州言行錄曰李燾權同修國史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修三經義法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在長編乙覽難周別為舉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撰事目十卷十年六月對延和殿上曰卿宿德者儒宜在左右任史職熹崇禮行狀曰崇禮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奏曰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語言不無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提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跡參照上悉如所請言行錄

曰范祖禹除諫議大夫充實錄院修撰時申公薨遂就職 職略曰蘇頌以爲五朝正國史二脛編年皆出宋
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東都事略曰李若谷子淑字獻臣天聖中擢史館修撰 哲宗實錄曰學士王
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就臺修撰有議
事即赴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元史列傳曰中統初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王
暉以選至京師上書論時政爲翰林修撰治錢穀擢才能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 又曰周伯琦
以蔭授將仕郎三轉爲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伯琦爲宣文閣授經郎敕
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
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文閣之間而眷遇益隆矣 明王叔英傳曰叔英字原采黃巖
人建文初爲翰林修撰靖難兵逼江奉詔募兵至廣德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自經而死 吾學編曰叔英爲修
撰上資治八策皆援証古今可見行事 張洪傳曰洪永樂初授行人奉使日本洮岷賈詒論緬甸那羅塔六
往始聽命守使職越二十年仁宗召入改翰林修撰年七十餘致仕洪國初老儒貫穿宋人經學歸田之後鄉
邦制作咸出其手 又曰謝遷成化進士授修撰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及遷二人皆進士第一
人儀幹修整並負公輔之望 羅倫傳曰倫成化中除翰林修撰抗疏論李南陽起復落職後召還復爲修撰
尋以疾辭歸閉門教授以注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倫嗜學好古篤志力行結茅棲息取給隴畝
客晨至留飯借粟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不以爲意 康海傳曰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狀元授修撰
正德初逆瑾恨李夢陽繫詔獄必殺之夢陽獄急出片紙曰對山教我德涵曰我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乃往謁
瑾瑾大喜德涵盛稱李郎中之文章明日瑾奏上赦李踰二年瑾敗坐落職 吾學編曰呂柟字仲木高陵人
正德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時逆瑾用事以柟鄉人欲引柟啗柟驟與柟遜避不與交瑾憾且中傷柟
會瑾敗得免 楊慎傳曰慎新都人七歲能擬古戰場文時人傳誦以爲淵雲再出正德辛未舉會試第二廷
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中兩上議大禮疏率羣臣撼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投
荒三十餘年卒於戍著述最富詩文集之外凡百餘種皆盛行於世

修撰三

增指事實

裁義類元和十四年李維奏曰臣得東華以記注為職今但請指事實直載事功詳見史官元微之行獨孫朗制曰窠定闕失裁義類此仲尼春秋之職也其可上下心手於愛惡

是非

命程琳擢李淑東都事略程琳舉職勸詞學科中選仁宗時修其宗實錄博採眾記核綜羣籍

手類要丘明之博採眾記 齊又切從外家 東筆成大典 執簡為史官 范杲為史官

編修一

增合辭事類曰宋太平興國八年以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乾興元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

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二員充編修官遂詔集賢校理王舉政館閣校勘李淑同共編修紹興二十八年修神宗

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差吏部郎葉謙亨胡沂校書汪徹兼編修官乾道四年詔國史院添置編修二員五年詔

更添編修二員元國史院同修史之下又有編修官明屬翰林院掌與修撰同

編修二

增宋周益公集曰范成大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上令更加清職遂兼國史院編修官 東都事略曰

劉恕為人強記於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 范祖禹家傳曰祖禹字淳甫司馬

光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供職秘書省時王荆公當國公未常往謁 言行錄曰李燾長編卷帙漸成

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閣公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 元史列傳曰魏初璠之從孫也好

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簡而有法中統中選進讀經史之士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璠名方之古直即授初為

國史院編修官 又曰雷膺年甫弱冠以文學稱中統中用翰林承旨王鶚王磐薦為翰林修撰兼國史院編

修官 李之紹至元中以馬紹李謙薦充史職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直學士姚燧欲試其才凡翰林應酬之

文積十餘事併以付之之紹援筆立成併以藁進燧曰可謂名下無虛士也 又曰虞集兼國史院編修官仁

宗常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唯虞伯生未顯擢耳 又曰曹元用資稟俊爽幼嗜書經目成誦為翰林國史

院編修官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為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天曆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

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為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也 又曰揭傒斯貫通百氏早

有文名程鉅夫盧摯列薦於朝授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讀其所撰功臣列傳歎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勝史牘耳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文宗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 明高啓傳曰啓元末隱居吳淞之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初召入纂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三年帝御闕樓與史官謝徽俱對時已薄暮擢啓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啓自陳年少不習國計且孤遠不敢驟膺重任徽亦固辭並賜內帑白金放還 蘇伯衡傳曰伯衡仕明爲國子學正擢翰林院編修宋景濂以翰林承旨致仕薦伯衡自代召至固辭賜文綺遣歸 張宣傳曰宣少負才名洪武初以考禮被徵尋入史局與修元史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廷即日擢翰林院編修呼爲張家小秀才奉詔歸娶宋景濂送詩曰少年歸娶奏金鑿喜得天顏一笑看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通紀曰周述周孟簡吉水人同胞兄弟永樂二年同榜進士述第二孟簡第三俱授翰林編修帝曰今日又見大小宋故事也 謝鐸傳曰鐸天順間授編修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院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沈著堅定非口耳所到 通紀曰張元禎南昌人天順進士爲編修屢建言與時宰議不合告歸潛心理學名益高 名臣記曰倪岳錢塘人天順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數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帝喜歷陞侍讀至學士 章懋傳曰懋成化二年進士入翰林除編修與莊昶黃仲昭諫內廷張燈杖闕下謫知臨武縣羅倫亦以論起復謫官時稱翰林四諫 吾學編曰王鏊字濟之吳人成化進士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初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 又曰崔銑安陽人弘治進士授編修正德初官瑾擅權卿佐皆伏謁銑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銑他日諸史官見又皆長揖瑾益怒謂張綏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 駱文盛傳曰文盛嘉靖乙未庶吉士授編修官史局五六年嚴嵩當國儵然自遠以使事還朝嵩目而誰之即日移疾歸遂不起

檢討一

增合璧事類曰宋淳化二年以殿中丞郭延澤太子右贊善大夫董元亨並爲史館檢討紹興九年詔史館見修徽宗實錄以實錄院爲名檢討官無定員近制檢討官六員嘉定二年曾君錫自起居郎兼檢討除權侍郎

當陞帶修撰而負數已溢乃降旨權以檢討官繁銜俟將來有闕日陞帶以從官爲檢討官蓋自曾君錫始也
元無明屬翰林院掌同編修吾舉編曰天順初德秀謝王出閣李賢言曰王講讀官
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先王講讀官

檢討二

職官分紀曰宋至和二年詔今後檢討更不得舉試館職 會要曰嘉祐八年監修國史韓琦奏史記日曆未修者積十餘年今將修先朝實錄而日曆未備檢討闕官請以直祕閣呂夏卿祕閣校理韓維兼職詔夏卿維並兼史館檢討 言行錄曰李燾乞刊定徽宗實錄之疎舛者因言臣方修進治平後長編若就加討論他時可助修正史詔開實錄院首命公爲檢討官 明王璉傳曰璉少而穎異落筆數千言文不加點洪武末擢翰林五經博士永樂初進檢討預修大典洪熙在東宮特深眷注常與羣臣應制撰神龜賦居第一解縉次之由是聲名大噪出諸老臣上 王偁傳曰偁字孟陽永樂中用近臣薦聘至京待以殊禮詔授國史院檢討充大典副總裁解縉序其虛舟集云永樂初內外僑臣及四方韋布士以纂修集閣下數千人求其博洽幽明洞徹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孟陽者不一二見 名臣記曰錢習禮吉水人永樂進士入翰林檢討帝喜習禮鄉人惡習禮者指爲蝨子寧烟宜坐奸黨楊士奇楊榮聞帝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帝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况習禮乎習禮感泣自奮勵 陳繼傳曰繼幼孤事母至孝少長從王行俞貞木遊貫穿經學人呼爲陳五經時初開弘文閣用楊士奇薦即日驛召授五經博士預修兩朝實錄進檢討特被知遇老而家居多聞故實德尊行成咸仰爲宗工焉 陳獻章傳曰獻章字公甫正統中舉人再上禮部不第歸隱白沙成化十八年辟召至京乞歸養母特授翰林檢討自後屢薦不起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莆田林俊稱其涵養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寫興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石瑤傳曰瑤與兄玠成化二十三年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李長沙亟稱之曰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

庶吉士一

續文獻通考曰明初稱庶吉士者初稱中書六科庶吉士十八年又有翰林院承敕監庶吉士永樂二年始定爲翰林庶吉士選進士教養之試而留者二甲編修三甲檢討不得留者爲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爲州縣

官史部職掌曰宣德九年命庶吉士於翰林院讀書會典曰教習庶吉士翰林院行戶
部給燈油錢兵部給皂隸刑部給紙劄工部撥房屋順天府給筆墨光祿寺給酒飯

庶吉士二

增吾學編曰王直永樂進士爲庶吉士讀中祕書文辭追古作者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彭時筆記曰翰林
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其餘進士選爲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復有教授他職蓋重其選也職清務簡優游
自如世謂之玉堂仙未軒集曰故事自十月朔日始賜庶吉士酒至四月晦日止歲以爲常吾學編曰鄒
智宇汝愚成化二十三年改庶吉士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
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江暉傳曰暉翰林庶吉士與同館舒芬等抗疏諫南巡
廷杖幾斃陳東傳曰東嘉靖乙丑選翰林庶吉士與唐順之王慎中諸人刻勵爲古學張桂受上殊寵朝士
咸奔走東獨不往歲時上壽遣吏投刺馳馬過其門諸老恨之呼爲輕薄小黃毛出之外藩投置五溪蠻夷之
地以重困之

翰林院官屬

增吾學編曰明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十三年改翰林典籍帝製十題命賦伯宗援筆立就詞
語峻潔帝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孫贊傳曰贊南海人洪
武初爲翰林典籍後以事逮繫有旨輸左校板築蕭牆望都門謳吟爲越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作詩
皆忠愛語特命釋之王恭傳曰恭永樂初以儒士薦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典籍頃
之投牒歸自號所著書曰白雲樵唱高棟傳曰棟字彥恢仕名廷禮永樂初自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九年
始陞典籍廷禮流傳篇詠無慮千餘篇選唐詩品彙議者服其精博文徵明傳曰徵明初名暉以字行長洲
人以諸生歲貢入京用薦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而卒爲人孝友愷悌溫溫恭人致身清華未衰
引退以清名長德主吳中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寧庶人以厚幣招謝弗往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具冠服南面
受拜而却其贊曰此國體也蔡羽傳曰羽字九遠吳縣人其學邃於易爲程文以應有司閱四十年不售以
大學赴選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易蔡生耶奏授翰林院孔目何良俊傳曰良俊華亭人以歲

貢入胄監授翰林院孔目好談兵以經世自負浮沈冗散鬱鬱不得志每喟然歎曰我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遂移疾免歸

淵鑑類函卷七十二